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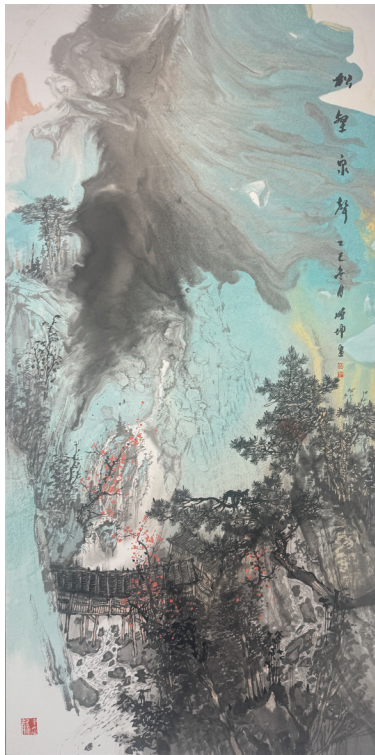
福建文艺家风采



◎ 林赠坤

林赠坤，民盟盟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福建分院副院长，民盟中央美术院古田分院副院长，福建山水画艺委会委员，龙岩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闽西书画院特聘画师、龙岩市政协书画院特聘画师、龙岩市人大书画院特聘画师。

林赠坤钟情于客家山水，在客家题材山水画创作道路上打开了一条守正创新与文脉传承之路。2025年12月在龙岩市民盟书画院举办“岩韵华章”山水画展。



松壑泉声



轻舟已过万重山



溪畔山居映晚晖



秋山烟岚

卷首语

八闽四月，山清水秀、繁花似锦。乡土文坛亦是这般春意盎然、文韵悠长。新的一期《福建乡土》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纸墨芬芳，如期与读者见面。

前期《福建乡土》，我们寻迹闽山闽水，探访散落其间的古厝民居。从闽中闪庐到闽西土楼，从闽南七星土楼群到闽北杨源古厝，品读岁月沧桑，感悟先民生活智慧。

本期杂志【古祠风华】专栏，重点介绍八闽大地上的古祠家庙。这些祠堂不仅是家族传承的地方，也是八闽大地文化脉络和家国情怀的鲜活见证。

黄文山佳作《古祠榕影，风范千秋》，从林则徐祠堂里那棵百年大榕树娓娓道来，借榕树抱石扎根、移栽仍繁茂的坚韧，关联林则徐虎门销烟、开眼看世界、戍边为民的事迹，赞颂其家国情怀与崇高气节，表达对先贤的缅怀。文章托物言志，以榕喻人，情景相融，文笔生动，内涵厚重。

平之《闽甬师表的守望——忠惠阮公祠的前世今生》，记述了阮忠惠公祠建筑特色与修缮历史，追忆开启八闽文教之先贤阮弥之的入闽兴教惠民功绩，梳理阮忠惠公祠的功能变迁，以及阮氏宗族迁徙、后裔寻根往事，诠释了宗祠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

谢奎宗《施祠檐下读家国》，叙写晋江施氏大宗祠的建筑特色，回顾施琅收复台湾等事迹，阐释“树德”家风与家国情怀，彰显两岸血脉亲情。文章融建筑考据、史实与家风解读为一体，以小见大，升华家国情怀内涵。

卓国志力作《客家祠堂里永传的“星火”》，聚焦长汀客家祠堂，以刘氏家庙等古祠变迁为线索，串联起文天祥抗元、朱熹讲学、红军活动等相关事件，展现了祠堂从祭祀场所到文化阵地与革命阵地的转变，凸显其文脉与红色基因交织的精神价值。文章结构层层递进，语言兼具诗意与纪实性。

李宣华《贞节铸风骨，红魂续文脉——将乐杨氏家祠三百年守望》，以将乐杨氏家祠为线索，记述了其三百年历程，介绍贞节坊由来、苏区红色记忆及如今的场馆变迁过程，辩证地阐释传统贞节文化，融合理学、红色精神与护宝义举，赞颂古祠承载的文脉与风骨精神。

杨昌长《福安黄祠话春秋》，从他本人跟黄氏宗祠做邻居的情缘写起，介绍了宗祠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和作为国保单位的价值，讲述了祭祀的传统以及两岸宗亲的深厚渊源，颂扬抗倭名将黄钊的爱国壮举，彰显出宗祠承载的宗族文化和家国情怀。

古祠静默，下自成蹊。各地的古祠堂形态不一、风格各异，然而它们历经风雨洗礼，依旧坚守着那份坚韧与温情，传承着闽地的文脉与精神。



主 编：刘丹艳
执行主编：周而兴
副 主 编：卢秀琴
责任编辑：张春强
美术编辑：晓 林
责任校对：林 端

《福建乡土》杂志
主管主办：中国民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
编辑出版：《福建乡土》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56/D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074X
投稿邮箱：fjmmxt@163.com
电话：0591-88016752（编辑部）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Q6796
国内发行：《福建乡土》杂志社发行部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76号同心楼四层
网络查阅：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印刷：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出版时间：2026年4月
定价：人民币5.00元 港币15.00元

声明：

△作者文责自负，对于侵犯他人版权或者其他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刊以稿酬形式一次性支付作者著作权使用费。本刊有权与合作单位进行电子版网络传播、收录。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目 录

卷首语

◎古祠风华◎

- 02 古祠榕影，风范千秋 / 黄文山
04 闽瓯师表的守望
——忠惠阮公祠的前世今生
/ 平 之
06 施祠檐下读家国 / 谢奎宗
08 客家祠堂里永传的“星火” / 卓国志
12 贞节铸风骨，红魂续文脉
——将乐杨氏家祠三百年守望
/ 李宣华
14 福安黄祠话春秋 / 杨昌长

◎城乡漫笔◎

- 16 崇仁：悠悠古韵添新曲 / 陈元邦
18 千年义契 世代传承
——周宁李氏“三年一贡”侧记
/ 阮学件
21 古厝新生记 / 庄梅玲
23 潭口冬采 / 池宜滚
25 海滨秘径寻奇卉 / 青 色

◎海峡茶道◎

- 27 茶道与道茶 / 戎章榕

◎人物春秋◎

- 29 无土之兰 / 江 雁
32 踏遍青山终不悔
——记美国医生海门薇在闽清
/ 秦 佳
34 别样的爱 / 陈宗辉

◎山水长廊◎

- 36 寻根洪塘：一座村庄与四位宋代进士 / 韩康平
38 缘来青观顶 漫看海生月 / 东山侨
41 南宋丞相郑昭先与连江安利桥 / 江旭升

- 43 寨坂，铁轨上的乡愁与传承 / 沈页真
45 金桔往事 / 罗文妹

◎诗苑撷英◎

- 46 遥祝家乡的月亮 / 斤 辛
46 稻草人生 / 叶发永
46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 黄招琴
47 新娘港 / 林亚川
48 她巷吾生（二首） / 榕之夏
48 重阳节登乌石山 / 郑信钧
48 静坐（外一首） / 姚若愚

◎闽江杂谭◎

- 49 草本汤进城 / 沉 洲
51 再访长庆，牵挂长存 / 陈家恬
53 无用之大用 / 罗锦生
56 晝民泪 / 陈家怀
57 乡村二记 / 欧阳瑾

◎文踪纵横◎

- 58 一部新时代公仆形象的重塑之作
——读钟兆云《公仆榜样》
/ 谢建娘
60 地域文化的传奇叙事
——评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
/ 萧 然
63 博物书写的本真性追求 / 郑丽霞

◎艺林看台◎

- 65 黄中华：于诗画耦合处，觅艺术理想家园 / 笔 间

封面：茶园樱红 / 符熙菱
封二：福建文艺家风采 / 林赠坤
封三：福建文艺家风采 / 郑金星
封底：官英摄影作品

古祠榕影，风范千秋

● 黄文山

我惊异于一棵榕树。穿过天井，进入后院，照眼就是这棵挺拔的榕树，如同一个身材伟岸的男子，正神清气定地在院中缓缓踱步，也许，只是静静地伫立。这棵树长有很漂亮很细密的榕须，长髯拂地，更觉神采飘逸。树身上则缠满了条条气根，筋络分明，处处透出坚韧和刚劲。榕树的枝干伸向天空，枝头上云飞云走，风起风息。而粗壮的榕根，紧紧抱定一方巨石。大约最初的榕树便是依这块巨石长成。不知道是榕树后来用劲大了，还是年深日久，难敌烈日淫雨，总之，巨石已裂成数块，但仍被密密匝匝的榕根紧紧地箍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据说，林则徐祠堂后院的这一棵榕树，是从很远的地方移栽过来的。移栽时就带着这方已然破碎的石头，不离不弃。这么大的一棵榕树，根部还带着石块，走这样长的路，居然枝不折，叶不凋，须不残，一路顺畅，进入林则徐祠堂，好像回到自己家中，很快就落地生根，且枝繁叶茂，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林公就端坐在榕树后侧的“树德堂”上，他免冠布袍，须髯及胸，双手抚几，眼睛微闭，似乎是公余的一次小憩。其实，他自青年入仕，大半辈子在官场打拼，很少有机会回到家乡，更难得能够这样静静地端坐歇息，享受休闲的时光。

虽然临近街市，但祠堂里很安静，听不到大声喧哗；且每一个进入祠堂的人都把脚步放得很轻，

因为谁都不想打搅这位中国近代最勤谨也最忙累的官员的休息。但是，无论是谁，只要看到林则徐塑像，只要看到那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对联，心里头就无法平静。

毕竟，那一段风云岁月，带给中国人太多苦难和耻辱的记忆。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的东方巨人，就要轰然倒下，倒在一片罂粟花上。这时，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是林则徐。

1838年，53岁的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南行的脚步牵动着几乎半个世界的神经。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来自福建的小个子书生能完成肩上的特殊使命，解除列强带给中国人的梦魇。经过两个月的旅途跋涉，林则徐于3月1日到达广州。此时，偌大一座广州城里，每一个人，从巡抚、将军到平头百姓，乃至各国商人，都屏声息气，在等待和聆听钦差大臣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将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的命运。林则徐的回答就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斩钉截铁地表达他的禁烟态度。与此同时，他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书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禁烟，从3月1日抵达任所到3月28日英商首领义律同意交出全部鸦片，前后只用了18天时间。

不仅仅是抗击强虏，林则徐还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欧洲列强从海洋崛起，并凭借其坚船利炮，席卷天下，迫临中国大陆时，清

政府对西方世界仍茫然无知。只有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侵略，就必须了解西方诸国。为寻求“制夷之策”，他组织人员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地理大全》部分翻译整理成《四洲志》，同时还翻译了大量外文书报，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开创了中国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先河。

这一份学夷制夷的遗产，其意义也许不逊于虎门禁烟。鸦片战争让清政府强咽下失败的苦果，却也让中国人一下明白了闭关自守只有等着挨打的道理。

这之后，林则徐被褫职戍军西北。于是，他勤勉的身影出现在咆哮的黄河岸边，出现在大漠的风沙声里。

1849年10月，林则徐赴任广西巡抚，途中在广

东普宁驿馆病逝。

家乡的父老子弟没有忘记他，为他修建了这座祠堂。1982年又辟为纪念馆，收集了很多有关林则徐的文献资料。

祠堂内有花厅两座，中隔花墙，南北相对，庭中有假山、鱼池，莲鱼相戏，花木婆娑，曲径回廊，极尽古园林之美。但当年是谁的动议，迁一棵百年榕树站在院中，让家乡的大树始终陪伴着这位倦政难归的游子。

于是，一棵伟岸的榕树便这样挺立在林则徐祠堂的院中，榕荫匝地，树干伸向天空，根上还紧紧地抱拢一方石头。

树犹如此。难怪人们从树旁走过，总会驻足仰首，久久地端详这一棵大树的姿采。



闽瓯师表的守望

——忠惠阮公祠的前世今生

● 平 之

在福建历史上，能够有功于社会，获配享官祭者只有三个人，一位是汉闽越王无诸，一是刘宋昌国太守阮弥之，一是五代闽国忠懿王王审知。阮公祠今在福州东郊鼓山镇前屿村，祀晋安郡太守阮弥之。祠坐南向北，土木结构，前后二进，由门房、回廊、大厅、前后天井组成，占地面积575平方米。门墙洞开三门，中门嵌横匾楷书“钦赐葬祭忠惠阮公祠”。一进大厅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两边设风火墙，厅前悬有“闽瓯师表”横匾。二进大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斗拱雕花，装饰华丽，厅前置游廊，两边设风火墙。

阮弥之（？—436），江左人，河南开封陈留郡阮肇之十世，南朝宋元嘉二年（425）任昌国郡太守，治郡期间“教稼穡、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器，连平洞夷海寇之乱”“倡文明、正风俗、振士风”，颇有善政。据《福州阮氏族谱》记载，阮弥之初到福州“见闽越人不知学、不知礼，于是在乌石山麓择地三十余亩、二十多间房，兴办学校，邀请江左名士阮籍、阮咸等来闽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后因忧伤国事病故”。郡民德之，立为七闽人师庙，于乌石山南面，原兴学地，仁王寺边，塑像为神，焚香祀之。阮弥之在虞愿、李椅、常袞之前就在闽兴学，闽都的文化教育由此开端，因此，阮弥之堪称闽中文教先祖。

清郭柏苍《乌石山志》载，阮弥之“闻上杀檀道济，竟叹息忘寝食，以忧色卒”。檀道济作为建宋功臣遭忌被杀，阮弥之内心应是对此不平，他叹曰：“檀公社稷臣，我在内，必不使上有此失。”同时，他也应有担忧自己的处境，因而忧惧而死的。宋文帝为了安抚人心，遂赠其资政大夫，谥忠惠，钦赐葬祭，闽人敬之，立忠惠庙于阮公衙署旁。官设有司春秋二祭。

宋代，抗金将领、河南少尹阮骏以身殉国，赠朝议大夫，谥忠武，祀忠孝祠，后移入祠庙与祖同祭。宋末改曰八闽人师庙。钱屿（即今鼓山镇前屿村）子孙往乌石山奉祭，路途遥远，向省申陈，于明万历七年（1579），移建东水关外归善里钱屿墩。清乾隆十一年（1746），“巡抚周学健重修”，乾隆二十四年（1759）重建一次，宪台赠“闽瓯师表”匾。阮公祠“道光中遭飓风推倒第三进”，仅剩下前两进。据祠内“道光十九年，本乡重建立”楹刻，估计此事是发生在此之前。光绪年间该祠也有重建。

1933年至1938年，前屿阮公祠办为福建省义务教育实验区工读学校，闻名全东水，受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第一分部三班校舍之一。1953年，阮公祠成为石油仓库，仓库管理员把牌位、匾额、柱上的对联木板当作柴火烧饭。1957年，阮公祠成为拖拉机的停车场。1958年至1961年，阮公祠则成为鼓山人民公社的办公场所，1962年至1966年又挂上了公安派出所的牌子。此后的阮公祠又变为编制草席、草帽的草织厂直到1970年。之后的五年，阮公祠又成为皮鞋厂，厂子因亏本于1975年搬出。1987至1995年，则被作为鼓山镇茶厂使用。

而在乌山的原祠，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左右，郭柏苍撰写的《乌石山志》和《竹间十日话》中曾提及，涛园及与之相邻的其他名人宅第、亭园，如阮弥之祠、韩锡榕庵、谢道承一枝山房等都荒废了，被人占为斋堂，辟为果园，并相继转卖。光绪六年（1880），沈瑜庆以240万钱的价格购得许友的“涛园”故址，为其父沈葆楨修建专祠，即“沈文肃公祠”。

阮弥之后裔分衍于福建的龙溪、晋江、莆田、宁德、建阳以及福州府辖下长乐、古田、罗源等地。至唐、宋，阮姓族人已大规模迁徙至浙江、江苏、江西、福建等省。元代，福建的阮丰道进士及第，出任海南文昌县正堂，后落籍于琼，为海南阮氏开基始祖。清代开始，有部分沿海地区的阮氏族人迁徙至台湾等地，还有一部分旅居菲律宾、印尼、越南、日本、美国等国家。阮公祠管理者阮家彬介绍，阮公祠每年春秋二祭，正是海内外阮氏后裔回乡谒祖的重要时间，祠内刻着的十条祖训成为阮氏代代相传的家族基因。

根据琉球阮氏族谱记载，始祖阮国（号我莘）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出生于龙溪县，1594年后，多次往返中琉之间，1607年受朝廷批准入籍琉球，以士族身份入居久米村。其后裔不忘开基祖，坚持



四百多年的祭祖活动，当代更是组织“阮氏我华（即莘）会”访问前屿阮公祠。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携带《阮氏家谱》寻根到漳州龙海角美，拜谒祖庙世德堂。同时，还访问了福州阮公祠、泉州阮氏祠堂、海澄（县）月港阮氏宗祠。如今，忠惠阮公祠内现还有“钦赐葬祭忠惠阮公祠”“教子有方”“伟哉阮母、德被异土；宝婺虽隕、范式千古”“彤管昭然”“燕翼贻谋”等匾额，咏颂着阮氏先贤的青史光荣，激励着一代代阮氏后人不忘祖训，为祖争光。

慎终追远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从周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社会秩序和以五服思想为内涵的天下观念。魏晋时期，社会形成了门阀世族，唐中后期，科举制度打通了寒族的社会上升通道，门阀世族终结。宋代以后，宗族组织日益在地方社会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明代以后，又与国家的里甲、保甲制度相结合，成为国家推行儒家教化、加强赋税征收和地方治安的间接统治工具。修宗谱、建宗祠、拜祭祖墓体现了古往今来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通过举办这些活动，不仅满足了部分宗亲的光宗耀祖的心理，也加强了宗亲的根脉共同体意识。

施祠檐下读家国

● 谢奎宗

靖海侯府在左，施氏大宗祠在右，中间只隔着一一条窄窄的巷子。

夕阳西下。远处，一湾海水，十里海滩，细碎的浪花泛着金色的光影，赶海人的扁担压着沉厚的岁月，他们的脚印向暮色深处铺展。白天喧闹的街道归于平静。天边呈现出金黄与蓝灰相交织的色彩，让这座占地两千四百多平方米的闽南皇宫式建筑显得更加恢宏肃穆。

施氏大宗祠已经三百三十八岁了，犹如一位历经三个多世纪的老人，收藏着一个家族的变迁和兴衰图景。一代代族人用砖瓦和石木，记录着祖先的教谕、家族的荣耀与慈悲。许多人慕名前来拜访，描述这栋建筑的华丽和传奇。

这里是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村子濒临碧波湛蓝的深沪湾，面向台湾。施氏大宗祠坐落在平坦开阔之地，背依万寿宝塔，左襟灵秀余脉。一个家族的生命气质、文化样本和精神特质，也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下来的宗祠里。

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侯府广场周围，立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花岗岩石碑，那是各界名人对施琅将军的敬仰之语。落日西沉，光影恍惚迷离，这种光景，正适合参观宗祠，与宗祠的肃穆、幽深和庄严气氛相协调。

说明来意后，宗祠管理员施大哥带我蹚入右侧小门。门楣上写的“昭假烈祖”，出自《诗经·鲁颂》。似乎警喻凡过此门的施氏子孙，要以德行与功业，向先祖表达敬意与告慰。

施大哥对宗祠建筑特点和家族源流如数家珍，古铜色的脸上荡漾着自豪的笑意。讲到家族大事，

音调总要提高一倍。宗祠坐北朝南，规模宏丽，五开间三进带东厢房，硬山顶砖木石结构，总建筑面积一千七百四十平方米。三川脊屋顶，燕尾状檐角上鸱吻高耸，是典型的闽南“皇宫起”体式。祠堂的山墙利用碎砖乱石垒砌成“出砖入石”墙体，民间赋予“金包银”“百子千孙”等吉祥名称。大门彩绘威武的门神，门顶悬挂蓝底金字匾额，阴刻“施氏大宗”四个大字，庄重雍容。2006年，宗祠与靖海侯府一起被评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宗祠大门、照壁、墙面、檩柱，镶嵌着各种砖雕、石雕、木刻与家族有关的诗词楹联等。大门正中的一副对联：“浔潮浩瀚源远流长绵祖德，海域澄明钟灵耀秀振家风。”道出了施氏家族临海而居的地理渊源与家国担当。另一副对联：“临濮封侯亘古皆称圣门贤者，石渠讲易迄今尽颂汉代儒宗。”“临濮”是堂号，可知衙口施氏来自山东濮水；“石渠讲易”指汉代施仇在石渠阁讲论《易经》的盛事，彰显了家族的学术渊源。

宗祠内还有“东溟欣砥定，生民咸颂干城；南纪庆安澜，上将精诚卫国”“上将能宣力，南纪尽安流”等对联，集中体现了对施琅功绩和德业的评价和赞赏。

此外，宗祠内匾额琳琅满目，富具内涵，如“彰信敦礼”“天下第一清官”“勋德齐班马范曹”“勋庸懋著”等三十六块匾额，皆源自康熙皇帝谕嘉或书赐施家之文。

祠堂正厅为树德堂。面宽五间，两梢间辟为夹室，栋梁的大通梁长达三丈七寸，据说是晋江跨度最大的宗祠。神龛中供奉施氏始祖鲁惠公、靖海侯施琅等四位祖先神像。正厅大堂悬挂“树德堂”匾额。施琅“平台”封侯后，回乡重建施氏宗祠，命名为树德堂，意在告诫子孙：培养品德比夸耀自己的功绩更重要，此后树德堂成了浔江施氏的堂号。

正厅最引人瞩目的是，梁枋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是康熙帝为施世纶御题的“天下第一清

官”。我仰头望着这块匾额，想象着三百多年前，高堂之上的帝王以这种方式宣告天下，赞誉一位臣子的美德。

施琅教子有方，家风良好。八个儿子皆能克承先业，“皆彬彬以文名武略世其家”，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次子施世纶。施世纶曾任泰州、苏州知府及漕运总督等职，为官清正，严于执法，断案如神，是清代著名公案小说《施公案》的人物原型，一生破案四百余件，被百姓称为“施青天”。康熙帝盛赞其为“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生性警敏，办案重“推事理，察物情，鉴貌观色，必得其状”，所经办的案件既未发生冤案、错案，亦无久拖不决。同时他还是一位诗人，曾随父征台写下了《克澎湖》一诗，其中“爱山移航对，隔水问花多”的名句传世，抒发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宁静和平生活的向往。施世纶制定的《浚海施氏宗谱·族约》共二十六项一百二十九卷。其中关于扶危济困、孝悌友爱等家训，至今仍在施氏家族代代相传。

相较于施琅的“平台”功绩与施世纶的清明官声，施世榜的足迹则书写在台湾的土地上。作为施琅的族侄，他理解的“树德”，就是开发荒地，造福百姓。他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建设的八堡圳，是清代台湾最大的水利工程，灌溉鹿港、彰化县一百零三个村的土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工程前后历时三十三年，历经艰难，工程资金短缺时，他甚至变卖家产，终使八堡圳水利工程得以完成。让旱地变成水田，百姓旱涝保收，丰衣足食。施世榜堪称开发台湾水利的先驱和功臣。

从正厅狭长的通道穿过，便来到后厅。这里是奉祀施琅的专祠。后厅开阔，阳光充足，天空是海峡的那种蔚蓝，我驻足良久，在这静谧空旷的回廊里翻开历史的帷幕。神龛中安置着龙袍御衣的施琅漆胎坐像，我感受到将军目光如炬，洞悉天下风云。天文、地理、谋略、气象、兵法，了然于胸。我忽然想到，时光穿透了生命的意义，瞻拜施琅将军，

是对华夏英雄的怀念和珍重。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1621年出生于晋江南浔，以勇武著称。康熙二年（1663），施琅率兵收复金门、厦门两岛。其后施琅屡次上疏，请求出兵征台。康熙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委以征台重任。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率战船两百艘、官兵两万余人，从铜山出发东征澎湖。经过七天血战，大获全胜，台湾郑氏集团终于纳土归降。康熙皇帝接到捷报，当场脱下所穿御衣龙袍赏赐施琅，封其为靖海将军、靖海侯，赋诗“岛屿全军入，沧溟一战收”以褒扬。又赐“勋德齐班马范曹”的牌匾，将其功业与品德比肩班超、马援、范仲淹、曹彬四位先贤，高度赞扬施琅在收复台湾、巩固海疆等方面立下的赫赫战功。收复台湾后，施琅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力主将台湾、澎湖收入版图，设府县治理，派兵驻守，隶属福建省。

施琅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在家乡晋江衙口旧址重建宗祠。宗祠落成之际，他亲自撰写建祠碑记，记述家族及宗祠的历史沿革，表达对国事和祖灵关心。这座碑刻至今还嵌立在祠堂东墙。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宗祠都要举行施琅诞辰祭祀活动。从祖祠走出去的宗亲，一拨又一拨，不论路途远近，都回到这里继承祖训、追思先贤。古炉香烟燃起，宗祠内热闹温馨。主祭人在鸣金五响、擂鼓三通后，高声吟诵“圣帝钦赐，百字诗章。浚海辈数，千秋光芒”的颂文。

遥望深沪湾衙口海滩上矗立的施琅石雕像，高达16.83米，象征着施琅将军1683年收复台湾。大宗祠门前的池塘如七星拱月，倒影着历经300多年时光的磨蚀仍旧熠熠生辉的古祠。施琅、施世纶、施世榜，或以武功定边疆，或以清名誉天下，或以水利润苍生。各自书写了丰富而又传奇的人生，共同诠释了施氏家族“勋德”二字的深刻内涵。海风吹过檐角，数百年来宗祠依然挺立、透亮。

客家祠堂里永传的“星火”

● 卓国志

“这里的建筑很绮丽，它是从前商人公会、客栈、庙宇的三位一体。”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战时中国的科技》一书中这样介绍长汀城里的客家祠堂。

枕山临溪的千年古城长汀，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内最久经岁月的风骨，当属数量众多的老祠堂，他们像一群智慧的老夫子，向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们诉说着沧桑与荣耀。

“今即人往风微，而声名悬日月，灵爽薄霄汉。”宋代《临汀志》中《流寓》章开篇如是说。是的，贤人君子旧游之地，空气中往往还留下他们的精神骨气，弥散开来，滋养后人。

南宋端宗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10月。抗元英雄文天祥率军来到长汀，驻节数月，大举募兵，留下了“雷霆驱精锐，斧钺下青冥。江城今夜客，惨淡飞云汀”的诗句（文天祥《至汀州》），抒发他率师入汀州时的壮志。

文天祥募兵抗元的指挥所，就在长汀城内刘氏家庙。景炎二年，元兵破汀关，文天祥率部撤出长汀退往广东。文天祥三到长汀抗元的故事广为流传，汀人建有“文丞相祠”祭祀之，明末“易堂九子”成员、文学家彭士望有《丞相祠》诗纪念，诗云：“七十日留参政事，三千里送谪归人。凄惶汴洛无

生路，辜负燕云未死身。鹃血空啼号望帝，石工欣羨托安民。诗成列宿元精在，字字风霜泣鬼神。”

“临汀鸡鸣最早处，其上有峰曰状元。”清代刘氏宗祠“祠谱”记载刘氏家庙的方位，与今分毫不差。地处长汀城内乌石山高坡之上的刘氏家庙，气势恢宏，建构精巧，为刘氏江南五大宗祠之一。祠堂融祖祠、书院、试馆和纪念堂于一体，占地1000多平方米，光大门就有三个，房间69间。建筑用材极为讲究，所有梁柱皆用上的大原木，墙体所有的砖块上都刻有“刘祠”字样，足见刘氏家族当年的气派。

崇文重教的风气，在长汀城老祠堂里，处处可见可感。从刘氏家庙可窥见一斑。

刘氏家庙内设有“东山书院”和“朱子祠”。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应长汀主簿刘子翔之邀，来到长汀刘氏家庙的东山书院讲学，在汀州兴起理学崇仰之热。朱熹离开时作七律一首赠别刘子翔，诗为《临汀留别》：“剩喜君才老更成，伊优丛里见孤撑。官身未免心徒壮，亲膝频违泪欲横。簿领不嫌春笋束，廉声欲比玉壶清。枉车投翰殷勤甚，安得仁言与赠行。”勉其清勤为官。刘氏后人于是建起“朱子祠”来纪念朱熹，谨记家族荣光与家风祖训。

刘国轩，明末清初长汀四都乡人。曾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主将，收复台湾后辅佐郑成功的子孙，被郑克塽封为“武平侯”，后归顺大清康熙帝，任

天津总兵，封伯，赠太子少保，回乡省亲时不忘到刘氏家庙祭拜祖先。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入汀时，也曾驻在此祠。

清代“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回祖籍武平县寻亲时，专到长汀刘氏家庙祭祖，留下了“为肖子难为孝子，做良臣勿做忠臣”一联，至今仍悬挂于刘氏家庙厅内。这副楹联教育后人：要做孝子，更要做有用的人才；要做良臣，不唯上，能明辨是非，不做愚忠的臣子，要做一个有主见、讲忠诚、敢担当的官员。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福建省兆征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就设在刘氏家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开展调查研究、进行革命斗争。陈云指导苏区工会运动的名作《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就是在这里写下。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年轻时，在福建省立七中（现长汀一中）读书，就食宿在刘氏家庙，祠堂上厅最上方至今仍挂着“开国上将”匾额，以纪念刘亚楼将军。

二

坐落于长汀城中央的汀州龟山公祠，始建于明隆庆年间（距今近440年历史），是明穆宗为褒扬北宋著名理学家、闽学鼻祖杨时而敕建的祠堂。祠内配祀杨时“门下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朱熹门生长汀人杨方。杨时号龟山先生，“程门立雪”传美名，那日的朔风雪深化为绵长学风，致汀州府化成风美，“户诗书、家礼仪”，“士多达礼而博文”。龟山先生仰慕者众，历朝历代仁人志士临汀州

瞻仰龟山公祠者络绎不绝，龟山公祠还是开国上将杨成武求学时居住过并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的地方。

1914年，杨成武出生在长汀县宣成乡下畲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0岁进城上学，11岁考进福建省立第七中学（今长汀一中）。在长汀县城读书时先后在汀州龟山公祠和省立七中附近的张家祠住宿过。

杨成武将军在1979年5月16日《福建日报》发表的《汀江红旗——缅怀张赤男同志》文中说：“1927年底，张赤男同志从外地回到长汀城，来担任我们学校的老师，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龟山公祠。在那一闪一闪的油灯下，他向我们讲述他参加的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的战斗情景，宣传马列主义，歌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谆谆诱导、娓娓倾谈，经常同我们谈至深夜……这使我更加了解张赤男同志的革命经历，他在我们年轻的心灵点燃了革命的火焰，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革命启蒙教育……”

其时，武夷山南麓的闽西正孕育着一场风暴。张鼎丞、邓子恢等决心在龙岩到长汀一带尽快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实行武装割据，把闽西的经济文化中心长汀变成革命的中心。汀江两岸的农民运动也正在开展。



在张赤南的发动下，小小的祠堂天天都有衣衫褴褛的农友来“做客”。张赤男聚集起几十个农友，成立农会。他带头宣誓，发出“同心同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抗捐税，分田地，为穷苦人打天下”的誓言。龟山公祠俨然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了。

1929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张赤男对杨成武和几个进步学生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样？”杨成武说：“好啊，走！”

杨成武从此告别居住多年的汀州龟山公祠，走上了艰苦卓绝、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

三

1929年3月14日，早春的山花已盛开。长汀城里的180余座祠堂被一支约3000人的军队住满了。看起来像支“穷人队伍”，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穿草鞋，衣裳打满补丁，装束又不一样，有的农民打扮，有的像个工人，有的穿着国民党军的旧军装。但他们对城中穷苦人好，给穷人分粮送物。

队伍中的几面红旗格外醒目，中间是个“镰刀锤子”的图案，旗杆边白底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长汀城东大街的周氏宗祠同样住进了红军，来的人一看宗祠里的摆设，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原来这里开设了一家被服厂，就是红军刚刚打死的汀州军阀郭凤鸣的被服厂，有好几台缝纫机，机子上的文字似乎看不懂是哪个国家的。

不久后，听到报告的毛泽东、朱德、陈毅来到周氏宗祠，喜出望外，当即接收这个军阀被服厂，改为“红军被服厂”。他们三人联手设计了一套新的军装，列宁装样式。把四散的原厂制衣师傅再找回来，又集中了几乎全城的个体裁缝，总共60余名工人，连日赶制红军军装4000套，每人一套。萧克回忆说：“在第一次到汀州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二

件事：每人发了4元零用费，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回江西那天，大家都穿新衣服，好神气啊！”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军装，长汀红军被服厂是党和红军的第一家真正的国营企业，周氏宗祠也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贡献了一个“第一”。

四

“一要打仗，二要建设。”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如是说。

1933年3月5日，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毛泽东在发给前方周恩来、朱德的电报中，曾这样说：“国民党军……有进攻汀州、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

雄才伟略如毛主席，何以用“根本重地”这样分量的词来形容长汀？

闹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

“上河三千，下河八百。”说的是当年汀江水道上下河段的船只数量。长汀一直是苏区经济最为繁华的中心城市，往来客商川流不息，商贸很是繁荣。

1929年春，红四军入闽，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作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个伟大决策后，开始在长汀城建设了我党我军第一批公营工业和商贸企业。

长汀城内十多座大祠堂，也因了历史的眷顾，担负起了为革命、为人民的生产，变身一座座国家工厂和商贸企业。繁忙的生产和贸易，虽万般艰难却不可或缺地保障了“军需民用”，无与伦比地支撑起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和群众生活，成为“军民共融”的起始。

如今，穿行在长汀城古街巷，那挂在周氏宗祠、许家祠、阙氏宗祠、林氏家庙、赖氏宗祠、李

氏宗祠、赖氏坦园祠、丁公祠等一座座老祠堂门墙上的牌子，“红军被服厂”“长汀印刷厂”“中华织布厂”“中华纸业公司”“中华熔银厂”“红军弹棉厂”“中华熬盐厂”“粮食调剂局”……无不让人肃然起敬，仿佛回到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

当年中央苏区32家国营工厂，在长汀的约占一半，而大多数苏区国营企业就建在祠堂中。没想到，常人眼里只用于祭祖睦族的老祠堂，竟然承载起了十数万红军部队的军需供应和百万工农群众的柴米油盐。

中央苏区时期的长汀城，有着红色的上海之称。

1931年12月21日，一个三十多岁的英俊男人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长汀汀江码头边。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中央苏区。穿行在长汀城内，周恩来不禁赞叹：“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

“苏区之冠”，这个赞叹不简单。周恩来旧居即中共福建省委旧址前，就是当年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所在——水东街张家祠堂，想必当年他是视察了长汀城老祠堂里红火的生产场面后，发出的感慨。

五

1935年的2月，又是一个早春。

瞿秋白、何叔衡未随红军长征，取道长汀往上海转移，来到了长汀四都镇汤屋村，住在一个月前就转移到此的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点——“凝春晖”楚发公祠里。

村子很小，却有个奇特现象。百户人家纯姓汤，总祠一座，公祠廿余，几家一祠。这些祠堂，许多做了留下来打游击的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和企业。那里还有红军将领罗炳辉攻打苦竹山团匪的指挥部旧地——汤氏宗祠。瞿秋白，这位以“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为理想，被毛泽东称为“不亦伟乎”的“瞿老师”，被鲁迅引为知己“斯世当

以同怀视之”，自称“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泥上云梢”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何叔衡，这位被毛泽东称作“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担大任”的党的元老、“一大”代表。想必那时，两位驻足这些老祠堂前，料峭山风穿岭上，坚韧信念留心头。

有这样一个细节，红军北上长征之际，瞿秋白把自己的强壮马夫换给了徐特立。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情怀，他把危险留给了自己。也许那时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却依然想着革命的成功，对革命胜利充满感情和信心。

不几日，瞿秋白、何叔衡行至长汀水口小迳村遇敌，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6月18日于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

红军离开了中央苏区，闽西革命之火并未熄灭。曾经迎来以“民权革命”为宗旨的红四军首次入闽的四都镇赖氏宗祠、温氏宗祠等老祠堂，重新成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及红色银行、兵工厂、卫生材料厂、红军医院……

其后的三年，长汀军民按照毛泽东教导的思想和方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打破国民党军的反复“围剿”，保存并发展了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开辟了大片游击根据地，做到了“二十年红旗不倒”。毛泽东曾经称赞说：“你们三年苦斗有很大的功绩。”“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

正如长汀四都一处老祠堂门上一对木刻楹联所言：“革命萌生此间引燃星星火，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这对联究竟何人所撰未知，看着它，眼前飞过风雷激荡的英雄故事，耳边响起血与火的年代里枪炮声隆，心里想：

祠堂里的星火，定会永续相传。

贞节铸风骨，红魂续文脉

——将乐杨氏家祠三百年守望

● 李宣华

在将乐县府前广场右前方——古镛镇胜利村电信巷6号，有一座古朴秀巧的清代建筑院落，名曰“贞节坊”，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砖黛瓦凭虚构，古韵清雅雅且神。这座建筑与轩峻壮丽无关，没有假山怪石、古戏台，唯有一院清幽秀丽，在密林一般崛起的裙楼中静若处子。

起：建坊旌表贞节

贞节坊又叫杨氏家祠。始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是当时县衙为旌表杨时嫡裔杨祖绳妻节妇林氏所建。

清代徐观海编撰的《将乐县志》，在“女贞”一章节中写道：林氏，宋杨文靖裔孙承祀生绳祖妻也。年十九归祖，遭祖夭歿，遗子光绪甫二岁。杨氏四世单传，期功缌服之亲鲜所倚重，而乘间窥伺，谋承祀者涛张并起。林竭力撙节，弭变销讹，经历劳苦。家既饶，重葺先祖祠墓。至今逾大耋焉。雍正十二年建坊。

何谓贞节？在封建礼教中，贞节指的是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道德行为。“贞”为“正”，用在女性对男子，特别是妻子对丈夫的关系上，则是指专一。秦汉时期，贞节观并不盛行，女性再嫁也是常有之事。到宋代，情况就没这么简单了，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进入清代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似乎成了一种宗教。毋庸讳言，如此这般的封建贞节文化需要去其糟粕。抛开所谓的贞节观，重新聆听宋代理学大家杨时第20代嫡孙杨祖绳之妻林氏的故事，着实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坚强的力量。她独自一人，含辛茹苦，用孱

弱的身子为2岁的孩子支撑起爱的港湾，将孩子抚养成才的事迹令人动容，令人敬仰。

这座贞节坊建筑座东南朝西北，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970平方米，由牌坊式门楼、正堂、后堂、边厢房及前、中、后三个天井组成。

牌坊式门楼为砖构仿木。据当地长者回忆，门楼原是中轴对称的六柱五间五楼式，后右梢间坍塌无存，成了今天的五柱四间四楼式构造现状。门楣上端正中石匾上阴刻“贞节”二字，旁边小楷附铸“大清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奉旨给银旌表”，下方横额阴刻“龟山嫡裔杨祖绳妻节妇林氏”。

门楼位居杨氏家祠整组建筑的右前侧。走进门楼，是门厅，正对为前天井，左转进入正堂。两侧有厢房相连。后堂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式，木质结构，上有阁楼。天井左右两侧分别设贮藏堂及楼梯间。

贞节坊是闽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融旌表式牌楼门与家祠、祖屋连为一体的古代建筑。“这座贞节坊建造年代明确，是研究福建古代牌楼门式建筑的重要实例，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县博物馆馆长林薇介绍说。

承：家祠风展红旗

主人不见今时厝，今厝曾经住主人。在荏苒的岁月中，这座院落逐渐成为了杨氏后裔的宗祠和议事之所，祭祖的宗祠。直至有一天，深明大义杨家人腾出宗祠，让这里高高飘扬起一面鲜红的旗。

这事得从1931年说起。对此，《红色热土·将乐“中央苏区”纵横》一书中写道：1931年6月22日，

红三军团第六师从养宁兵分两路进攻将乐，解放了将乐县城。28日成立将乐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便设在贞节坊。

1932年10月22日，红军第二次进入将乐县城，恢复将乐县苏维埃政府和西门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8月，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代总政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红军总部）也从江西东移，经建宁、泰宁抵达将乐，成立将乐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成立西门区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点设在杨氏家祠。

1933年12月30日，红七军团第三次解放将乐，中共闽赣省委重建将乐县苏维埃政府，西门区苏维埃政府也同时恢复。此后，邱水木担任区政府主席，并成立西门游击队，队长为揭正云。区政府积极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积极扩红筹款。

将乐人民素有支前拥军的好传统。1931年红军首次攻占将乐县城时，就有包括杨时后裔在内的许多城区儿女积极响应扩红号召，踊跃参军参战和自发支援前线。

杨时第23代孙杨锡光，深受家风影响，自幼爱好学习，青年时期便从光明镇山头村走出，到南平、福州等地学医。1929年学成归来，在将乐县城离贞节坊不远的街巷创办了三华医院。平日里，杨锡光以元代淡泊名利的将乐仁医廖文彬、明代德技双馨的将乐医官萧玄真等人为典范，乐善好施，深受群众广泛赞誉。1933年，红军第二次攻占将乐，杨锡光带领三华医院职工，积极热心地收治红军伤病员。在救治的聊天中，他深受红色光芒熏陶，随后不久便毅然参加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红五军团任医生，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合：古厝续写文明

1989年国庆节，经整修加固，贞节坊一改往昔

“家祠”身份，首次以“将乐县博物馆”的名义登场亮相。馆内设立历史文物陈列室和杨时展室，常年免费对外开放。

将乐有着1700多年的建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福建省文物大县，这个县博物馆的开放成了当地弘扬悠久历史文化的一扇重要窗口。哪知，阴霾笼罩。1995年7月5日，一名盗贼乘着夜黑天高，前往博物馆盗窃文物，被当晚在值班室内负责值班，时任博物馆副馆长的廖国华发觉。欲逃跑的盗贼被廖国华死死拽住后，拔出小刀刺向廖国华，廖国华身中31刀后英勇牺牲。廖国华在贞节坊博物馆护宝，与图谋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故事传扬八闽大地。200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廖国华革命烈士称号。

1996年1月，县博物馆由贞节坊迁至原县档案馆，文物封存。2002年1月，博物馆迁入占地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1平方米的县广电大楼新馆，馆内有将乐县历史文物陈列室、将乐中央苏区县纪念馆、文物库房等。2020年10月，将乐县博物馆新馆搬迁至县文博小镇8号馆，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由县博物馆本馆、县博物馆分馆杨时纪念馆、县博物馆将乐窑分馆、东南考古研究基地、将乐县博物馆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将乐考古研究基地等组成。

2008年，将乐县人民政府再次拨出专款修缮“贞节坊”，并致力将其改建为“杨时纪念馆”。这个馆于2009年6月26日建成并对外免费开放。纪念馆由展览厅、演播厅、休息厅、杨时研究室和办公室组成。馆内收藏有关杨时的史料20余种，图片和图表60多幅，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较好地展示了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生平事迹和理学文化。2021年，杨时纪念馆新馆搬迁至县文博小镇4号馆。至此，贞节坊再次回复往日的平静。

福安黄祠话春秋

● 杨昌长

福安，是闽东古文化相当厚重的一个省辖县级市。其古文化包括宗祠文化，仍然保持着历史的延续性，被当地政府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福安市阳头街道察阳路的黄氏宗祠，是我省现存规模颇大的祠堂建筑群，保留了明清时期南方宗祠的建造技艺，体现了闽东地区优秀古建筑文化和深厚历史文化特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国祠堂建筑的类型和功能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2019年10月，福安黄氏宗祠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说来我与福安黄氏宗祠，还有一段“朝夕相处”的缘分。当年，我在一家地处阳头察阳路的企业担任办公室主任，因企业没有职工宿舍，我这个自诩为“无产房阶级”的一员，便被企业老板安排在与黄氏宗祠毗邻的一位姓黄的裁缝师傅那里租了一间宿舍居住。从此，每天的上下班来往，我都与黄氏宗祠“谋面”几次；尤其是宗祠大门前的照壁、泮池等，我走得很“亲近”。我去上班路上必然经过宗祠那个仪门，门楣上刻有“示我周行”四字，让我翻了将近半个时辰《辞海》，才查出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其意蕴还蛮深邃呢。意思是“对你友好的人才给你指引一条正确的道路”，这让我受益匪浅。

与黄氏宗祠“互为邻里”久了，春秋时节便能遇到祠堂内黄氏族人在举办春烝秋尝祭祀黄氏祖

先和黄氏英烈仪式。仪式按小品中宋丹丹的口吻，“那是相当的热闹”。虽没有“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是少不了的。好奇心萌发的我探头探脑，进入祠堂观赏黄氏族人的祈福仪式。

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时间久了我也不时到黄氏祠堂内观光，多多少少领略了祠堂内的戏台、大厅堂、祖宗堂、后院等建筑风貌；尤其是戏台楼屋顶上那牌楼式太子亭，飞瓦重檐，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整个宗祠分为三进，祠堂内十四根大柱分成两行排列，犹如两列威武的将士。大厅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几近影视中皇家建筑的气派。大厅堂与祖宗堂之间的天井雨亭，建筑形制融合了儒家明清风格和地方特色。堂后有院子，南侧有祀房。堂内上方楹联、匾额琳琅满目，考究精细。据说，这些牌匾等文物，当年曾送到宝岛台湾，参加海峡两岸黄氏族谱展览，还博得宝岛江夏（黄氏郡望）族人的赞赏。对方回赠一幅“黄祠文物赴台特展纪念”匾额以作纪念，可见两岸黄氏族人一脉相承，同气连枝，亲情可谓血浓于水。

黄氏宗祠内，供奉着诰封的察阳黄氏始祖奎公，十五世集贤院直学士干公，十四世参公和箕公，十五世天房寿公、地房康公、人房宁公，以及廿二世布政司钊公等龙牌（祖牌），供黄氏子孙祭祀上香。祠堂内，还悬挂着清乾隆辛丑岁温麻使者兵部尚书范宜恒题赠黄干公的匾额；此外，还有乾隆元年巡抚福建提督军务部御史卢焯，为黄干公题书“理学传薪”的匾额。此外，还有清光绪戊戌科翰林院庶吉士黄彦鸿的进士匾，以及丁丑年闽学研究会所立的“理学先贤”横匾。太子亭上高悬匾额“春秋崇祀”和仪门“示我周行”“武祖其绳”遒劲大字，据传是理学大师朱熹所题。相传，明刑部尚书王世贞有“浙闽两祀”题匾馈赠黄钊，后因倭寇进犯祠堂毁于一旦，现存牌匾乃清时邑人吴瑞焉知县重书。

黄氏宗祠内，供奉牌位殊为显赫的是，叱咤风云、声名远播的抗倭名将黄钊。祠堂内设有黄钊纪念馆，黄钊身披铠甲，左手握利剑，右手持兵书的塑像，给人的印象是目光如炬，威风八面；其神态大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骁勇和豪迈。

黄钊，别名后谷，字珍夫，明正德五年（1510）生于福安察阳。明嘉靖丁酉科举人，官迁浙江温州同知。明嘉靖年间，倭寇每每进犯闽浙沿海地区。黄钊官迁同知后，即修固城池，武备战舰，募兵迎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大举进犯温州一带，黄钊率中军出击，并约定左右军伺机相互支援抗敌。黄钊中军一路冲杀，锐不可当，迎面倭寇，溃不成军。然而，左右两支军士将领皆纨绔子弟，见倭寇蜂拥而至，便吓得魂飞魄散，四散逃逸；致使倭寇三军聚集合围黄钊之中军。一拳难敌四手。黄钊中军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战至黄昏，黄钊身上伤痕累累，终因力尽被擒。是时，寇酋以高官厚禄引诱黄钊投降倭寇，黄钊视死如归，怒目圆睁，痛斥倭寇进犯我中华之恶行。穷凶极恶的寇酋，见官禄难买黄钊心，就用“剥衣寸刖”之极刑，将黄钊残杀于瓯江之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黄钊宛如文天祥般宁死不屈，慷慨赴死，其英雄气概诚乃仰天唱大风，英气可干云！一代文武同知黄钊，就这样在人生的舞台上壮烈谢幕。

都说“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黄钊出生在贫苦家庭，六岁父亲贫病交加终成不治，撒手人寰，年轻的母亲失去丈夫犹如天塌，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含辛茹苦给人帮工赚取微薄的工钱，用以糊大囡细囡之口，直至把儿女拉扯至成年。黄钊读上几年私塾，能阅读不少书籍，他在学堂上听塾师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稍长就去学武艺，加之他天资聪慧，文武渐进，还著有《堕樵集》《归娣集》等爱国书籍。中举，官擢温州同知时，便写一诗：“母健凭谁问？关河信使稀。斑

衣魂梦数，霜鬓岁时违。毛檄情何已，颜瓢事岂非？白云闽海曲，瞻望苦依依。”可见其孝母情怀之深厚。不承想，黄钊和母亲“别时容易见时难”，率军抗倭壮烈殉职，母亲肝肠寸断！

黄钊英勇就义，温州、福安两地民众悲痛不已。无比痛恨倭酋将黄钊尸体抛尸毁迹，致使黄钊嗣子黄文烨不得不将黄钊衣冠代乃父入殓，葬于福安廿五都溪柄白沙村。

为旌表黄钊为国捐躯之功勋，当朝皇帝特颁诰书：“兹特赠（黄钊）布政司右参议，锡之诰命（官职），仍建祠以祭。”刑部尚书王世贞，为黄钊题书墓志铭，诗人王世懋致悼诗：“忆昔东南几陆沉，闻君死事涕沾襟。城头落月残军色，海上寒涛烈士心。百战高原臣力尽，千秋遗庙思国深。已知青史留生气，何必孤儿备羽林！”

走进福安黄氏宗祠，我对这座始建于宋代，在明万历八年（1580）重建后遭焚毁，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再次重建后，乾隆十六年（1751）又被水淹，乾隆三十三年再度重建的建筑物，有了一种莫名的悲怆感慨。于是，我萌生出一种仿诗于谦《石灰吟》的冲动：“千锤万凿又水淹，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宗祠在人间！”

离别福安黄氏宗祠之际，我的视线不自觉地投向黄钊纪念馆，只见馆中央一个硕大的“忠”字牌高悬上方。纪念馆两旁有一对楹联，上书：“览镜徘徊若我成翁双鬓白，挥戈慷慨平生许国寸心丹。”祠堂内有一老者告诉我：“这是当年黄钊在温州同知任上自拟的。”好一个“成翁双鬓白”，好一个“许国寸心丹”！笔力千钧，气魄豪迈，一腔热血，一片情怀。这就是爱国之同知将帅——黄钊！走完福安黄氏宗祠，我多想留下深刻且难忘的印记，让一介后学如我，把黄氏宗祠龙牌上英烈的事迹光昭八闽大地和浙水吴山。然我这苍白的文字叙事，是否挂一漏万？

崇仁：悠悠古韵添新曲

● 陈元邦

走过许多古村落，在乡村见到过许多古厝老屋，但当我看到光泽崇仁街的老建筑之后，心底里惊叹：没想到崇仁镇还藏着这样一条老街，这样一片气势恢宏的老宅大院。

我因参加在光泽举办的“我在乡村有首诗”活动而前往光泽。活动结束后那个清晨，我们一行人慕名前往崇仁古镇走访。

刚进崇仁镇，映入眼帘的是刻在一块巨石上的“崇仁故里”四个大字，苍劲而有力。这村名好文气啊！乡党委书记给我讲了村名的由来和“称土定县址”的故事。崇仁有1000多年的历史，最早被称为崇仁里，明清时又曾称为崇仁市，后来才保留“崇仁”二字并一直沿用至今。从宋代的“里”到明清时的“市”，让人察觉到这个地方发展脉络。不论名字如何改动，“崇仁”二字一直保留，有着崇尚仁义之意。在当地，一直流传着“称土定县址”的故事，说是北宋时期光泽建县选址，崇仁与杭川两乡皆为可选之地，两乡百姓都希望能够把县衙建在本乡，县太爷难以选择，最终出了一招：用两个同样的容器，将两乡的土分别装入容器中带回县衙，称称看哪个容器里的土更重，就将县衙定在哪个乡。结果是杭川乡胜出。可崇仁乡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样的泥土，杭川的却更重呢？过上一时日，置于县衙的装着从杭川送来的土的容器表面出现如霜的白，谜底揭开了：原来这土中加入了盐，增加了土的重量。虽然县衙地址不可更改，崇仁“虽败犹荣”，赢得了“老实人”的声誉。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我从中理解了“崇仁”的含义。

漫步古街，我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一股浓郁古韵迎面扑来。天色还没有完全放亮，人们还沉浸在梦乡之中，只有昏暗的灯光照着长长的一眼看不到头的幽巷。当地人引以为豪地称之为“五里长街”，鹅卵石铺就的街面受到昨夜雨浸润而泛着油光，街的两旁是一个挨着一个斑驳的灰檐高墙的老宅——龚宅、裘家大院、福字楼、崇仁书院，还有各类商铺。镇党委书记告诉我，这片街区，北宋元祐年间因“里”而肇建，明嘉靖年间因“市”而鼎盛，以老街为轴，十字巷、龚家巷、王家巷、官家巷、城家巷等20多条街巷错落交织。我穿行于这些老街小巷心生惊叹，这样恢宏的乡村格局还真不多见。走在街上，豪华气派的老宅门面、青砖铺面、黑瓦墙檐、精美砖雕，走在百余米长的小巷，宽度只够容纳两人并肩而行，两侧墙体用鹅卵石砌成，中间用土、砖夯实。行走街巷，用手触摸被风雨浸润的青砖，被岁月侵蚀露出“筋骨”的斑驳土墙，似乎感到有些温润，仿佛这些青砖和土墙在诉说着往事。走进街边的一个店铺，它的装修风格就已经告诉我，这是一家中药铺。镇党委书记说，这家店铺原本是经营中药材的，他们想通过重现店铺原貌来展示其历史。之后，我们又去了正在重修的裘家老宅，我站在场地中央，环顾四周，古朴厚实的墙体，不仅尽显古时的气派，也看出重修者之用心。镇党委书记说，这些古建筑是古村的瑰宝，是凝固的历史，保存古建筑就是保存历史。这些年，他们按照“保护文物、修旧如旧、完善功能、提升品位”的原则，率先完成崇仁龚氏宗祠门楼、裘氏古宅的修缮，对崇仁书院、古渡口等建筑的修缮也尽可能原汁原味地重现旧时风貌，最大程度保护古街的传统格局和完整性。修缮之后怎么活化利用呢？“准备把它打造成旅居康养基地。”镇党委书记颇有信心地回答道。历史上，崇仁就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他们不仅要让老厝重修好，还要利用资源优势，开发药膳，使之成为旅居康养基地。

崇仁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老宅大院，得益于这里的位置。镇党委书记一边说着，一边领着我朝溪边走去。烟雨朦胧，江中沙洲隐隐约约，一道琴桥横亘在村庄与沙洲两岸，宛若仙境一般，让人心旷神怡。这溪叫北溪，水运交通发达，农副产品外运、日常生活用品及生产所需物资供应，大宗货物皆依赖北溪水路运输线，因而崇仁成了古渡口，成为福州、寨里、司前乃至江西毗邻数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这也许是明代时人们称崇仁为崇仁市的原因吧。

崇仁，不仅是崇文之地，也是商贾之地，让我找到了崇仁拥有数量众多的老宅的答案。

“北溪湿地是《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最美的风景线之一，可以说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叠加氤氲出的美。”镇党委书记很自豪地告诉我。沿着溪坝慢行，一块块溪石垒起的堤岸就让我赞叹：溪石光滑而且并不规则，可在石匠的手上，却砌出了美观的石阶。光泽，崇山峻岭之地，沟壑纵横，造就出了许多这样的砌石工匠。

远处的山云雾缭绕，江中沙洲青竹滴翠，移步换景，我陶醉在这景色之中，不知不觉沿溪畔走到了村头，一棵硕大的古樟树吸引了我。这是福建省树龄最长的樟树之一，据说是建村时所种，至今已有1200多年了，村民们视之为神树，素有“树在村在、树亡村灭”之说，以为它可庇护百姓、禳灾驱祸，所以会适时祭祀此树，重大的事情也会到树下烧香祈拜。这棵老樟树，是一代又一代村民的心灵寄托之处。在五里长街，祠堂、书院、牌坊映入眼帘，文气充盈，张公庙、关帝庙、福善王庙等三座古庙遗址分别建于街头、街中、街尾。三座庙宇均为纪念古代忠义之士，体现着当地百姓信奉忠义、崇尚先贤的宗教信仰，每年还会举办庙会，本村乃至各地的信众都会来这里聚会，喝擂茶、打糍粑，观看当地茶灯舞、三角戏等艺术表演，好不热闹，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民俗文化风景线。

镇党委书记领着我去看坝上的灵泉井。清代之

前，崇仁百姓饮用的是溪水，康熙三十七年，崇仁王氏始祖振北发动王氏族人在王氏晒谷坪坝挖了一口井，乡亲们从此喝上了清澈甘甜的泉水。王氏樵夫常去蜈蚣岭砍柴，挑柴回家时都会在灵泉脚下歇脚，喝泉水时发现此泉水与晒谷坪坝下泉水井的泉水味道相似，只是路的另一边是近30米高的铁坝，潺潺的泉水沿铁坝直泻而下，旁边伴有一个小漩涡。好奇的樵夫将一把谷壳放进小漩涡，数日后发现这些谷壳在泉水井浮了出来，因此便确认了泉水井的水源即来源于灵山脚下的泉水，于是便将这口井命名为灵泉井。

喝水不忘挖井人。故事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成了古村的人文景观。井的故事，让我想到“源流”的含义，溯古村源流，便可触摸到一条从建村伊始绵延而来的文脉，陶冶她的子民。

古村要保护，也要活化利用，要在保护中活化利用，在活化利用中保护，实现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良性互动。镇党委书记说，他们把建设康养基地作为活化利用的目标定位。在乡村中，我还看到，粮站改造成民宿，礼堂改造成了游客中心。两处建筑，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青砖黑瓦，苏式风格。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迹啊！

走在坝上，随处可见花草，可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这些全是我们种植的中草药。让它成为百草园，既可以美化环境，又可以让游人识百草，还可以为康养提供原材料。”

一些民房被开发成民宿、茶屋、咖啡屋，人们在这里，望山、看景、听水……真是放慢脚步、放松身心的好环境啊！

我站在村头回望，炊烟袅袅，化为云雾。远山、沙洲、溪流、村落宛若蒙上了一层轻纱，妙曼如仙境，偶尔听到几声鸡鸣狗吠，更添了村庄的宁静。这真是养生好去处啊！

一座古村，因聚成“里”，因“市”繁荣，今天，又在乡村振兴中赓续古韵，唱出新曲，迎来新机。

千年义契 世代传承

——周宁李氏“三年一贡”侧记

● 阮学件

丙午新岁，正月初三，恰逢周宁李氏“三年一贡”盛大庆典。在阮家洞村聚龙桥上、观音阁前，人头攒动，鼓乐喧天，火铳轰鸣。一字排开的八仙桌上摆满丰盛供品，阮严公（阮三公）后裔在此隆重举行迎神盛典，恭迎李氏先祖李三公（岳王李璟、颍王李昪）、阮三公等神像巡安赐福。现场旌旗如林，香火鼎盛，宗亲们身着盛装，满怀虔诚与热忱，共同见证这一传承千年的民俗盛事，祈愿新岁风调雨顺，家族枝繁叶茂，阖境平安。（注：“颍王”亦作“颖王”，后者多见于族谱。唐昭宗第十六子李昪，天祐二年受封颍王，入闽后易名李璟，尊为岳王，号李三。）

一、唐末烽烟 王室南渡：岳王入闽的时代与征途

唐天祐四年（907），朱温废唐建梁，长安宫阙惨遭涂炭，李唐宗室几近覆灭。年仅十一岁的颍王李昪（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生），在阮严（阮三公）等忠臣护送下逃离京城，一路南下避祸，易名李璟，隐去皇子身份潜行。彼时中原板荡，闽地偏安，成为王室遗脉的避难佳处。颍王一行自浙南入闽抵达长溪（今宁德一带），在霍童受隋谏议大夫黄鞠后人款待庇护，再沿山路奔赴周宁咸村，一路前行，沿途留下许多历史印记。

行至周宁咸村松林，此地山高路险、追兵渐迫，颍王念及随从兵卒前途，不忍众人同赴危难，

遂将随身银两分予士卒，令其各自谋生，相约三年后秋收重聚。此地因此得名王宿地，分兵之岭称兵散岭，埋银藏宝之处为金藏井，刀枪掩埋之地为刀枪冢，千年地名皆藏着王室南渡的悲壮。

此后更名李璟称岳王，进一步隐匿行踪，得亲臣陈安、陈梅枢庇护，于北山牧羊隐居。阮三公与刘氏寻得“水流东、水流西”的隐秘之地——仕本村，二位谋士献策定居此地开基，并娶刘光之女为妻，成为周宁乃至闽东李氏开基始祖。后裔遍布周宁仕本、李墩、王宿地、梅洋、池园及宁德、福安、霞浦、福鼎、政和、武夷山、建瓯、浙江温州等地，枝繁叶茂，绵延千年。

二、忠臣相随 生死相依：入闽随从与义士

岳王入闽之路，步步荆棘，全赖忠肝义胆之士誓死护卫，阮三公与刘氏献策，以“溪南讨柴、溪北种粮”之计，先是助岳王脱离险境后安顿周宁。这份君臣知遇之恩，成为李阮两姓情谊之缘起。

阮严，字国威，行三，世称阮三公，唐朝重臣。其祖先世居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为“建安七子”阮瑀、“竹林七贤”阮咸之后，家学深厚，通舆地、善谋略。严公于唐咸通年间官至大使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及唐末乱世，朱温篡唐，公痛愤朝纲倾覆，遂弃官护送唐皇室入闽。阮严公为阮氏入闽护主之祖，其后裔世代秉承忠义家风，绵延不断。阮氏一族侠肝义胆，由此可见一斑。

据周宁阮家洞、李墩、古田邹洋等地阮氏宗谱记载，严公娶钱氏，育六子：伯曰昌，居莆田；仲曰荣，居罗源；叔曰能，居漳湾；季曰膺，居澄山；五曰韶，居察阳；六曰钦，居漳湾。阮能公（字仲仁），曾任节度使，唐末封京畿国公，娶妻吴氏，育七子。唐广明元年（880），为避黄巢之乱，阮能公携七子加入王潮、王审知队伍。光启元年（885），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从河南光州固始出发，率领光州、寿州五千士兵及吏民渡江，经江南、江西进入福建。

之后队伍一路征战，于景福二年（893）攻克福州，王氏兄弟自此占据福建全境。这或许是阮三公策划皇子往福建方向南逃的原因。

开平三年（909），王审知被后梁册封为“闽王”，闽国建立。因阮能父子助闽王有功，能公卒于景福年间，王审知分封阮能公七子官职：长子阮希颜任兴化太守，次子阮希郡任福州太守，三子阮希畋任泉州千总，四子阮希藩任漳州太守；五子阮希袭“守御长溪等郡，劳来安集，久而寇息民安，王奖其功，以女妻焉”，为闽王驸马，对逃到长溪的皇子多有呵护；六子阮希实为闽王随驾统领；七子阮希邵任侍御史。

三、趣闻轶事 乡土留痕：岳王入闽的民间传奇

岳王入闽历程，在周宁民间化作诸多趣闻轶事，口耳相传千年。途经咸村时，夜半听闻村民鼾声阵阵，岳王脱口称“鼾村”，后谐音定名咸村；登山越岭之时，天色未亮便启程，此岭得名早岭，后讹传为枣岭；饥餐噎食之处，称“噎岭”，今名“邑岭”。每一个地名，都藏着王室南渡的艰辛与传奇。

相传阮严公为舆地宗师，为岳王卜居仕本村，此地东有马山、西有枪山、南有鼓山、北有旗山，四山环拱，一水环流，流西又流东，恰合“藏龙卧虎、隐世开基、宏图再展”之愿。岳王定居后抚膝叹曰：“此地山环水抱，可保子孙平安，绵世泽于无穷。”千年以来果然人丁兴旺、英才辈出，印证了公之卓识。而岳王分兵时的三年之约，更从族人相聚，演变为李氏“三年一贡”的祭祖习俗，成为闽东独有的文化传承。

四、君臣义重 李阮情深：两姓千年的渊源与坚守

阮三公作为岳王入闽的核心辅弼，以忠义护主、以智慧安邦，与李氏结下君臣相得、生死与共的渊源。唐末乱世，阮氏一族倾全族之力庇护李氏

遗脉：定吉壤、供粮秣、通乡谊、守机密，助岳王从流亡皇子，变为安居乐业的开基始祖。嗣后，阮三公隐居离仕本村不远的桃源洞（两地仅一山之隔，相距四华里），旋往漳湾与子孙会合。李氏感念阮氏护主安邦之恩德，世代铭记，两姓自此定下“世代交好、永不相负”的誓约。

据阮家洞阮氏宗谱记载：南宋末年，阮希袭后裔阮仲模公由长溪（今霞浦）盐田乡杯溪上村卜居桃源阮家洞，阮氏正式扎根周宁，与李氏比邻而居、守望相助。

至清代，桃源阮氏十九代碧升公，字玉东，娶李村（今李墩镇李墩村）李氏淑珠婆，生四子，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春移居六蒲洋水北境李村开基，李、阮两姓再度同居一地，亲睦有加，延续千年世好。

千年来，李、阮两姓互通婚姻、互助农事、共护祖业，遇危难则携手相扶，逢喜庆则同席相贺，从唐末君臣之义，升华为世代宗族之亲情，成为周宁乡土间宗族和睦的典范。李氏家庙中，至今供奉阮严公（阮三公）神像，神位两侧书：“尽忠护国为唐室，伴驾随龙迁闽疆，横批：鉴观有赫。”彰显“不忘恩、不负义”的初心。两姓后人以“今日龙溪君臣会，阮李两姓万代兴”为誓，将这份情谊刻入血脉，融入日常。（注：仕本村李氏家庙中供奉的七尊神像，阮三公排位第三，紧随颍王李昪之后，其在李氏宗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五、诗词咏志 文脉相传：《六蒲洋感怀》颂李阮千秋之好

千年宗谊，不仅载于族谱，更咏于诗篇。桃源二十五世裔孙阮奉紫先生深情作《六蒲洋感怀》一诗，将家乡山水、先祖忠义、李阮世谊融于一诗，在周宁乡间传诵。

六蒲洋感怀

——阮奉紫

六蒲洋上清茶香，飘扬盘龙鹫峰仙。
东山陈厝八斗丘，李墩黄埔富足乾。
追思先唐下厝聊，竹林可风绕山边。
神蟾教书龙头岗，逍遥金顶乐长间。

（辛卯年）

诗中“追思先唐下厝聊”一句，直指千年往事：“先唐”追忆唐末朱温之乱，李氏先祖颍王李昶避祸入闽，阮氏先祖阮严公护主南下；“下厝”为李墩李氏聚居之地，“聊”喻两姓族人常相往来、促膝谈心，生动再现李、阮两姓患难相依、世代交好的历史场景。

诗中“竹林可风”，既写六蒲洋竹林山水清幽之景，更点明阮氏为“竹林七贤”阮咸后裔，承先贤高风，守忠义祖训，与李氏世代相敬、和睦共居。“李墩黄埔富足乾”一句，直书李墩地名，将家乡山水与李阮情缘融为一体，既是乡土咏怀，更是千年宗谊的诗意表达。

六、三年一贡 礼承千年：李氏习俗中的李阮情谊

岳王分兵时的“三年重聚”之约，历经千年传

承，成为李氏三年一贡的祭祖习俗。每逢寅、巳、申、亥年，李氏后裔齐聚仕本村李氏家庙，举行盛大贡祖仪式，而这一习俗中，处处可见李、阮两姓的深厚情谊。（注：今年（丙午年）正月初三是“三年一贡”周期的结束，此次“贡祖”“走礼”活动，始于乙巳年腊月初三，为期一个月，神像由仕本请到王宿地，再接回仕本李氏家庙供奉。）

贡祖期间，李氏族人抬着先祖李三公等和阮三公神像巡游，途经阮家洞、阮洋中等阮氏聚居地时，阮氏族人必抬出阮严公先祖神像，以君臣之礼隆重迎接，设贡祭拜、鸣铙相迎，践行“君恩臣必报，父业子当承”的祖训。仪式上，李、阮两姓礼生共行唐宫“走礼”，共阅族谱、共叙情谊，将千年忠义与宗族和睦融入礼乐之中。李氏族人代表致谢，阮氏族人则以吉语相和，铙声震天、锣鼓齐鸣，成为周宁山间最隆重最意味深长的文化盛事。“三年一贡”不仅是李氏祭祖的传承，更是李、阮两姓千年交好的活态见证，跻身周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

千年岁月流转，唐末烽烟已远，而李、阮两姓的情谊，历经世代风雨依旧坚如磐石。从王室南渡的君臣相护，到乡土安居的宗族相守；从阮严公的谋划携逃定策开基，到阮仲模公肇基桃源、碧升公联姻李氏、卜居李村；从“三年一贡”的古礼传承，到阮奉紫先生“追思先唐下厝聊”的诗意颂扬，李、阮两姓以忠义为根、以和睦为魂，书写了一段跨越千年的宗族传奇。

如今，这份情谊依旧在周宁山水间流淌，在阮家洞、仕本村、王宿村等，在李墩六蒲洋的烟火日常中延续，成为闽东乡土文化中“义、和、仁、礼”的生动诠释，激励后人传承祖德、世代交好，共筑和美家园。

古厝新生记

● 庄梅玲

红砖古厝，其纵横纹理间，蕴藏着闽中南地区数百年的乡土记忆。它们历经风雨更迭，仍泰然伫立，在乡野或城市边缘，以其独特的建筑方言，诉说着当地风土人情和家族故事。

在福州市上迳镇梧岗村，便保留有一片较为完整的古厝群，分别为旧厝底（又称祖厝）、长房厝和林家小院。三处院落以祖厝为中心，比邻而立，相依相伴，共同守望梧岗村林氏一脉的岁月流转。

论及年岁，祖厝资历最深，作为林氏家族在梧岗村的发源地，已走过了三百三十多年光阴。长房厝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也有两百多年历史。而小院则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样沉淀着近百年的悠悠往事。

三座古厝其外貌神似，均承袭了闽中南传统的建筑风格：前埕后院，青石筑基，巨木为梁，红瓦覆顶。值得一提的是，瓦顶上，左右两边高高翘起的燕尾脊，线条流畅，直指蓝天，颇似一艘鼓足风帆，随时准备起航的船只。

然而，仔细端详，它们又各有气韵：祖厝像是健硕的大哥，占地面积最大，房间分布最密；长房厝好似二哥，是中规中矩的“三落六扇厝”结构；林家小院则如娇俏的小妹，以一弄之隔偎着祖厝落座，二层小楼环抱着一方天井，木格美人靠和八角形的窗棂点缀其间，甚是可爱。

三处古厝同出一脉，如同一首二十四行史诗，记载着林氏一族说不尽、道不完的陈年旧事。

建于1929年的林家小院是一座“华侨厝”，原有十六户人家，2020年初春由村财出资启动修复。工程队按照“修旧如旧”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其原

有的布局、结构、材料及工艺。然而，说是工程队，其实只有一名设计师，说来有点不可思议。

当时，该工程的打包价不过四十万元人民币，为了节约成本，也着实因为那段时间请不到合适的师傅。设计师在聆听小院主人和村委的修缮初衷之后，二话不说，便亲自披挂，将全部身心投入其中：木板刷什么颜色的油漆、顶梁原是什么图案、瓦当勾勒什么纹路，她从书上找、从族里长辈的记忆里寻。因为她知道，她修复的不仅仅是梁柱砖瓦，更是一方让游子漂泊的心灵得以靠岸的港湾。

历时半年的风雨兼程，小院恢复了生息，于2020年7月5日正式开馆，其后人或亲临现场或通过视频，又一次将往昔触摸，无不动容。

小院的重生，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族人心中的热望，修复祖厝的呼声日渐高涨。

虽然祖厝面积更大，牵涉更多，耗费也更高，但在村镇两委不懈沟通与奔走之下，终于在2021年仲夏得以启动，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竣工开馆。

现如今，焕然一新的小院和祖厝，连同由个人出资修缮的长房厝，均已由私人财产向公共空间转化，化身为民俗馆及文明实践基地，免费向社会开放，实属难得。

古厝里，一砖一瓦、一座石墩、一扇木门，都还是原来的模样。当年留下的灶台、锅碗瓢盆、农用具，依然搁在那儿，不曾移、不曾改。只是主人早已搬离，而今大门常开，迎来八方来客。

人们慕名前来，或许是为睹物思人，借这些老物件儿，唤醒儿时记忆、牵动乡土情思。又或许，每一个到访的人儿，同我一样，更想探寻这古厝深处曾发生的烟火故事。

通过悬挂在长房厝正厅墙壁上的“梧岗门前林氏长房世系简表”我们得知，林氏一族早在1690年便迁至梧岗村，现已发展至二十三世。如今，在其众多子孙中，仅少数人住在梧岗村，其余人要么驾舟游走海外，要么扬帆扎根他乡。他们当中，不乏

知名的作家、画家、企业家，也不乏资深的教授、博士、爱国侨领和政客。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身居何位，时常惦念家乡的古厝、龙眼树和水井；时常吟诵祖上留下的家训，不觉间将其融入血脉。

“教子教孙须教义，积善积德胜积钱。”篆刻在祖厝偏院门框上的这副对联，言简意赅，却道出了人生真谛。有后人将长辈的教导凝练为一则祖训，涉及了士农工商，读来朗朗上口，字字珠玑：

“工读须勤奋，当官应为廉，经商讲诚信，处世善为先，待人多包容，对己则从严，知恩要图报，林家子孙贤。”这则祖训如同老祖父慈祥而坚定的目光，鞭策着林氏后人向善、向上。

旅居荷兰的著名华文作家林湄女士，便是林氏后人之一。2024年3月，她再次回乡寻根，在福清市文艺家之家做文学讲座时，便敦促青年在文学创作时要扎根传统、摒弃功利。她说，写作没有捷径，唯有勤奋。通常在她的随身包里，笔和纸是常备之物，哪怕平常和朋友聊天或忙于家务，一有灵感便掏出纸笔随时记录。源于此，林湄一生笔耕不辍，佳作频出。

林湄为人谦和，葆有本真，言谈间总透着邻家姐妹般的亲和。朋友常感叹，她有一种天赋，能悄然拆除身份的藩篱，将访谈变为心灵的对话。这种没有功利心的诚挚，曾令冯友兰、钱锺书、沈从文、巴金等大家也敞开心扉，与她进行纯粹的文学恳谈，畅所欲言。而这份本真，想来与她儿时身受的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

林湄的祖父，自幼便受过良好的教育，曾任职于厦门船务；祖母一生乐善好施，深受乡里尊敬。到其父母一辈，学识与才能更是出类拔萃。浸润于这般文墨与仁善的涓流，承袭着重视教育、崇尚德行的家风，林湄及林家子孙的品行与志趣，便也在这般无声滋养中，愈发丰盈而坚韧。

晚年定居荷兰的林湄，在华文推广方面不辞辛劳、竭尽所能。她说，华文是她的根，身为中国人，

将华文推至全世界是她此生义不容辞的责任。说到故乡，林湄曾在文章中提及：“（故乡）老厝天井里的那方天空，是我走遍世界依然仰望的坐标。”而这一坐标，显然是每一位游子的精神支柱，是始终滋养他们血肉的养分，是他们茫然回望时为其亮起的那一盏灯。

2024年的故乡行，林湄在梧岗村几栋古厝间转悠了一整天，触景生情，产生了在长房厝安度余生的念头。只可惜，2025年8月9日，林湄突发疾病仙逝，难再实现她此生夙愿，遗憾至极。

话说回来，对古厝新生赞赏有加的，何止林湄一人？何止林氏一族？改造它们的智慧早已如同一颗饱满的种子，在梧岗村萌发，绿荫遍拂全市、全省，乃至远方。而这一繁茂的源头，则要回溯林氏一族集体的情怀，感念于他们将家族的记忆，慷慨地赠予了时代。感念于他们果断地接过当年匠人的凿子，超越局限，共筑与今人共生的精神家园。

“守住老房子，就是守住咱们的根，让后辈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说这话的是年过耄耋的退休教师林民善先生，他是修缮长房厝的经办人之一，也是在他的收集与整理下，林氏长房家族族谱得以刊印。

而今在梧岗村，守护文脉、留住精神的接力棒，已传到了以林秉朝为龙首的新一代梧岗村“两委”班子手中。他们的故事写在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数十个荣誉里。这满墙盛誉背后，是他们黝黑的脸庞，是烈日下奔忙于田间地头的背影，是白发长者向稚童讲述家族往事时的专注神情，是村规民约上墙入心后愈发和睦的邻里关系，是越来越多返乡人眼中闪烁的认同与希望。

梧岗村的故事向我们验证了一个道理：当乡村找到了自己的根脉，便能生长出最具生命力的现代模样。

而这模样，着实叫人羡慕，叫人欣赏，也叫人在念念不忘之余，体悟生命的来处与归途。

潭口冬采

● 池宜滚

很早就留意梅溪潭口。那是她奔入城关前的一道大拐弯，流水在此回旋，冲刷出一汪静水深潭。

很早就听闻这里沉睡着的故事。唐末宋初，四位陈姓将军为护佑百姓，在此纵身跃入深水，以生命践行了“杀身成仁”的誓言。

很早就好奇溪心滩丘上立着的“昭显侯庙”。那座古朴的建筑，承载着千年英魂，也是闽清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

这个清晨，我便循着心念，到潭口一探究竟。

从城关到潭口不过十公里，适合机车探寻。我喜欢短程的“摩旅”，没有车厢拘束，风过耳畔，带着山野的清冽；视野无遮，身心沉浸山水画卷；空气贴肤，清晰触碰季节的温度。更不愁停靠，自在随性。

梅溪入城关前，地势骤然逼仄。河床被流水深切，两侧青山如屏，勾勒出深沟峻岭的模样。山腰间的公路蜿蜒伸展，一头连着城关的烟火，一头系着县域南部的乡野。潭口与县城，恰好构成了一道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回环。

闽清县城的小巧，藏在细节里：平原面积不过5平方公里，往西走两公里，便彻底换了模样——没有了街道的规整，多了山野的随性；少了高楼的遮挡，添了农舍的炊烟。虽说潭口沿岸散落着村庄，却满是纯粹的乡土气息。此行，算得上一场真正的“野采”。

闽清的冬，总带着几分“藏不住的生机”：秋天早已过去，三角梅却仍在枝头燃着妍丽的红；冬天虽已抵达，山野间却几乎寻不到肃杀。我们判断季节，从不敢单凭气温——它们总爱“骗人”，反倒是物候与作物的变化更实在。当芥菜、萝卜、白

菜、菠菜这些被称作“冬菜”的作物挤满菜地，便是冬天在闽清的铺陈。

这一季的菜好种，农户们也勤，园地间满是生机。一路行来，路边的空地被打理得整整齐齐。成列的芥菜，绿伞般撑满地面；青翠的萝卜缨子，嫩生生地向上冒；菠菜是密集的绿意，摩肩接踵地“挤”出了油亮的光。悠然静谧的氛围，无形地松弛着人心。

过了党校门头，视线突然被溪谷中一抹暗红吸引——那便是潭口的“昭显侯祖庙”，闽清最古老的“将军庙”。据说当年四位将军与两位总管跳潭后，半数人的尸身被溪水留在了这片礁石上，百姓就地掩埋，后来还依着礁石建起了庙宇。

望着溪心的庙，再往前骑行一公里多，便到了通往庙宇的岔路口。入口处的斜坡有些陡，我停好机车，沿着石阶步行而下。斜坡旁满是农户的菜地，豇豆藤蔓还缠着竹架，翠绿的豆子垂在其间；淮山的叶子保持着绿意，正招摇地迎接阳光；几架百香果爬满棚架，紫色的果实星点在绿叶间；不远处的香蕉园，是最茂盛的方阵。跨季的与当季的作物，一起丰富着田园里的品类与层次，拼出一幅鲜活的农田图。野地里同样精彩，几丛芦苇蓬松着花穗，绒毛被晨阳照得透亮；几群麻雀扑棱着翅膀，起起落落、叽叽喳喳，热闹着静好，灵动着娴静。

穿过溪床上的水泥路，便到了庙前。庙虽在溪中，却稳稳踞在一片礁石丘上。部分溪水从庙左侧的沟道里匆匆流过，更多的则被前方的水泥坝拦住，引向右下侧的水电站。也正因这独特的地势，生成了庙宇立足的一座小岛屿，双方依存着在溪中挺立了千年。至于它如何在一次次漫过屋顶的洪水中安然无恙，闽清人总爱讲些神秘的传说——许是将军的英魂在守护，许是土地的灵气在庇佑。

闽清不少姓氏的族谱里都写着，先祖是随王审知入闽的，而闽清建县，也与这位“开闽王”密不可分。相传建县前夕，王审知派长子王延翰与四位

陈姓部将前往闽清筹备一应事宜。那时闽清正闹瘟疫，王审知拨下赈济款恤民，可纨绔的王延翰却私吞了“救命钱”。百姓走投无路，只得通过四位陈姓将军向上申诉。王延翰被问责后，便记恨上了四位将军与闽清百姓。他掌权后，竟诬陷闽清山民造反，故意派四位将军率五百军卒前往“剿贼”，还严令“务要杀净”。

四位将军再入闽清，刚到潭口，便见故交百姓拦在道上，跪地求饶。他们望着眼前的乡亲，想起往日的情谊，终究不忍下手。顶着“抗命”的风险，抚慰百姓，解散军卒，赶走马匹。赶马的位置，至今仍叫“马回头”，闽清人民世代记住了将军们的一言一行。

将军们深知王延翰的狭隘与狠辣。为了让百姓免于灾祸，他们与两位总管一同纵身跃入深潭，以自己的死，换来了闽清百姓的安宁。事后王延翰还是派兵清剿了藏身到附近际上村的散卒，但没有扩大追杀范围。不过这些事件被百姓们编成昏君满门抄斩清官谏臣的故事。将军们牺牲后，部分尸身留在了溪中礁石上，部分顺着溪水漂到了城关台山南岸。百姓们悲痛不已，均就地收敛安葬，还先后建起了两座祖庙。到了宋代，朝廷感念将军们的忠勇，敕封他们为“昭显侯”。闽清人更是在各乡镇建起了分庙，让这份忠勇与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

站在庙前，才发觉此前从高处望见的“小巧庙宇”，竟如此巍峨。前埕朝着下游缓缓抬升，方正的庙墙迎着上游的流水矗立，山门是一座双层亭阁，飞檐翘角，覆盖着金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亭阁上层竖贴着“敕封昭显侯”的匾额，黑底金字，透着庄严；下层门额题着“昭显侯祖殿”，字体遒劲有力。门外两侧立着两根盘龙柱，龙身雕刻得栩栩如生，龙鳞层层叠叠，仿佛随时都会腾云而起；门亭前方两侧各摆着一个阁式化纸炉，正前方则是一尊神龟造型的三足石香炉，两耳饰着螭龙，炉身还留着淡淡的香火印记。

庙宇是有人打理的，我来得早，门却已开了。庙内打扫得一尘不染，供桌、香烛都归置得整整齐齐，无纸灰和炮骸，看得出来打理者用了不少心。

我独自在庙里缓行瞻拜。千年前的英烈，他们的事迹或许已不被太多人知晓，可那份“杀身成仁、以命恤民”的精神，却从未褪色。

前庭、天井、内堂，一步步走过，两侧的厢房里，供奉着元、明时期的贤令董祯、沈源，还有陈、蔡两位总管；大堂正中的四位将军塑像，身着戎装，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守护着这片土地。塑像的威严，远不及他们生前的品性功业更能摄服人心——爱民者，民恒爱之，纵使过了千年，这份情感也从未改变。

我从边门走出来，在四周转了一圈。溪谷宁静，只有阳光肆意洒落，溪风悠然穿行，时光仿佛在这一刻慢了下来。远处岸边的菜畦里，有位老农正弯腰劳作，身影在晨光里拉得很长。我没有上前求证他是不是庙里的管事，这样的时刻，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心境里，便是最好的相处。我与老农，与千年前的将军们，虽隔着时空，却在这片山水间有了精神的共鸣——为这方土地，为这方百姓。有些情感，完全可以跨越岁月，永恒着同频共振。

返程时，我走得比来时更慢。晨阳越升越高，把菜苗的影子压短了，叶片上的露珠却越发闪亮，像撒了一地的碎钻；成群的鸟雀在绿丛中欢腾，不知道是共进早餐，还是共演早课。我忽然觉得，自己与这片土地上的生灵，有了一种奇妙的“情绪相通”——共享着这一刻的阳光，共享着这片溪谷的静好。

返程时我带着满满的“收获”——是对英烈的敬仰，是对山水的热爱，更是一份从心底照彻开来的光明。

闽清的溪山本就美好，而当读懂了山水间藏着的精神灵韵，这份美好便愈发鲜活。潭口的风，潭口的庙，潭口的故事，让人一眼千年，一见如故。

海滨秘径寻奇卉

● 青 色

平潭君山之滨，藏着我的一径秘道。曾有一段时间，每回平潭，我总往那里去。不为别的，只为道旁生着草原狼毒的姊妹——大狼毒。

那原是君山上极寻常的一道山径。向上，穿环岛路可触云影；向下，便直抵沧溟。我常自环岛路某段豁口俯身而下，越过福建胡颓子、菝葜、茅莓及柘树交织的荆棘网，踏过嶙峋乱石，一步步迈向礁岩错列的海岸。若久未造访，野路便被荒草漫没，唯凭记忆寻踪、拓路前行。

提及大狼毒，世人多先想到狼毒。那是草原的常客，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地。二者虽同冠“狼毒花”之名，实则并无亲缘——不同科属，大狼毒为大戟科大戟属，狼毒则为瑞香科狼毒属。勉强能牵上的关联，唯有“貌美心毒”的共性，植株形态相仿，皆含剧毒。此毒性尤以狼毒为甚，其根与乳汁，人若触碰，轻则过敏红肿，重则眩晕呕吐乃至昏厥；牲畜误食，更会顷刻毙命，毒性之烈，胜过草原狼噬，“狼毒”之名由此而来。也正因这烈性，狼毒的根茎成了制作藏族经书的



绝佳原料，以其制成的纸张，可历千年而不朽、不受虫蛀鼠啮。这便是声名远扬的尼木藏纸，曾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狼毒毒汁在防虫御鼠方面，无可匹敌。大戟科的大狼毒虽无这般传奇功效，却能与狼毒共享其名，想来毒性亦不容小觑。更巧的是，二者生长环境颇为相似。在云南香格里拉南部的小中甸镇，214国道两侧的高山草甸上，大狼毒与狼毒成片交织、同生共荣，织就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在我国，大狼毒的自然分布区原记载为云南、四川、台湾三地，《福建植物志》从未有过它的踪迹。直至后来，我在一份2017年发布的福建新记录植物论文中，寻得它的蛛丝马迹。罗柳青等学者在福建海岸带调查中，首次发现了大狼毒的野生种群。文中虽未透露具体发现地，却道出相似生境，它们皆扎根于海岸高潮带上缘礁石缝隙之间。

未曾亲见大狼毒的姿容，便难言领略过海边植物极致的美。犹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情景。那是2020年暮春三月，我踏过那条隐于荒草的野径，抵

达山与海的交汇处。在离高潮带仅数米之遥的海岸线上，一丛丛、一片片陌生的花肆意盛放。海浪在脚下翻涌，它们就在岸上依海而生，顶生的杯状聚伞花序，宛如一朵朵雍容华贵的黄牡丹，壮硕无比，簇簇相拥。在这片了无生机的礁石间，骤然撞见这般绚烂的景致，直教我心神震颤。

许是地处偏僻，平潭近年几近绝迹的诸多植物，都在此处安然生长，如芙蓉菊、滨海前胡、滨海珍珠菜等，它们与大狼毒相伴共生。大狼毒的花序最是奇妙，看似花团锦簇，却若苞叶聚生。它的茎干粗壮如滨海珍珠菜，轻轻掰下一片叶，便有乳白汁液涌出。“是大戟科植物！”心头一动，当即拍下照片，遍询身边植物学专业朋友，却无人识得这神秘的滨海生灵。

隔了数日，再次前往那片海岸。昔日盛放的“黄牡丹”，已然换作“绿牡丹”，它们的子房愈发饱满、突出。有植物学专家见了照片，推测它或许是大戟本种，却终难下定论。我遂在笔记本细细记下这般特征，只盼来日有识者见之，能为这海滨奇卉正名：

该植物的大多数特征和大狼毒相同，如株高平均40~60cm，叶互生，茎在基部分枝或不分枝，形成丛状；伞幅8，苞叶2枚，花果期3—6月；花序黄绿色，雌花1枚，花柱3，中部以下合生，柱头微2裂，子房柄伸出总苞之外……但它的子房并未如《中国植物志》描述的“密被长瘤”，只是有很多疣状突起。

数载光阴倏忽而过，我再度踏上那片藏着大狼毒的海岸。彼时正当八月，暑气蒸腾，眼前的景象教我心头一震。曾经雍容如牡丹的大狼毒，竟悉数枯萎。我怔怔立在礁石上许久，满心不解。遍寻植株四周，不见半粒种子，只得怅然离去。

翌日，记挂着种子，又一次折返海岸。种子是大狼毒与大戟本种最关键的区分特征之一；而它骤然枯死的缘由，也同样盘桓在我心头。志书载，大

狼毒为多年生草本，断不该如此短命。扎马步半蹲在礁石上，逐枝逐梗地翻查是否有未凋落的种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寻得数粒尚未来得及入土的枯蒴。那蒴果呈球状，3个分果片紧紧抱合，宛若相依的姊妹；种子椭圆，淡黄褐色的种皮泛着莹润光泽，通体无任何纹饰；种阜则是三角状盾形，基部并无短柄。比对志书所载的形态特征，竟分毫不差。那一刻，所有的疑惑与惦念尽数消散，我确凿地断定，这生长在平潭君山海岸礁石间的奇卉，正是那大狼毒。

行至靠近上坡的礁石处，一丛大狼毒的根系赫然入眼，海水经年冲刷，已将它的根系冲去大半，裸露在外的断根扭曲如舞，却早已僵硬、凝固，定格成苍凉的姿态。铲开余土，见全根时，我有些错愕，它地上茎叶枯萎，地下根系仍坚强地活着，被土掩盖的部分萌发着莹然新芽。惊喜之余，将它带回福州，每日观察。十一月初，它的新叶冒出土面，那抹新绿，似绝境中绽放的希望。此后数年，我一直观察、留意，它的叶片也始终苍葱如昨，却从未开花结果，直至最终枯败。它与彼岸花同样执拗，离开生境，便不愿绽放。而它的那些未曾离开故土的“亲人”，依然在海边保持着天性：春天开花，夏末枯萎，秋天长芽，冬天展叶，次春再开花。

后来，我的伙伴老杨与“奇花异草”也来到了这片海岸。他们采集部分植株进行分子检测，最终结果正是大狼毒。至此，我终于可以骄傲地宣布，我在平潭君山海岸发现的这种大戟科植物，确是福建罕见的大狼毒。

这，便是我家乡的“狼毒花”。它们以天为幕，与狂风巨浪为邻，海浪的翻涌是它们生命永恒的伴奏；即便身处恶劣环境，仍将自己的生命演绎得无比绚烂。

海岛之人，向来无所依恃，唯有向海图强；而这同样向海而生的大狼毒，亦在布满荆棘的生存历程中，磨砺得格外坚韧与美丽。

茶道与道茶

● 戎章榕

茶道与道茶，两者有内在的关联却是不同的概念。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茶文化的呈现形态。

“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之一，最早由道家提出。道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道”的基本涵义为道路，引申为规律、法则，指事务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由“道”又引申出“天道”“人道”“物道”“茶道”……

茶道起源于中国，南宋时期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我曾到访建瓯市东峰镇裴桥村，山上留存着“北苑御焙遗址”，该遗址已被列入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介绍，此遗址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而被发现。1995年1月，日本茶道专家、原东京博物馆副馆长林屋晴三先生一行慕名前来考察，面对“北苑茶事”石刻（凿字岩），他们不禁欣喜若狂，甚至喜极而泣，下跪膜拜。随后，林屋晴三先生捐资200万日元，在石刻上建亭予以保护。日本友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日本茶道的源头，宋代点茶东传日韩，深刻影响了日本抹茶道和



韩国茶礼。

不过，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还是有差异的。中国茶道从养生角度看待喝茶，而日本茶道侧重讲究喝茶的方法。

相较于茶道，道茶对多数人来说则相对陌生。所谓道茶，简单来讲，指的就是道家茶。我对道茶的认识，得益于前不久前往福建省柘荣县的一次经历，以及结识的一位高人。

爱茶之人都知晓“白茶之雅，尽在柘荣”。这片被北纬27度黄金产茶线穿过的土地，孕育出“银针披毫、牡丹绽雪”的茶中珍品，以“芽秀茸厚色如银，香幽味爽甘如饴”的“柘荣白·高山韵”而驰名。

柘荣不仅盛产高山白茶，还拥有马仙信俗。马仙是福建省三大女神之一，是以孝德楷模的形象，以为民祛病化厄、禳灾御患、保佑平安而受人顶礼膜拜，其影响波及闽、浙、赣、粤和台、港、澳及东南亚等地。

此次柘荣之行，我有幸结识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马仙信俗）和省级非遗项目（柘荣白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袁密阳。常言道，择一事，终一生。

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已属不易，而他一生致力于两件事：做活一位仙（国家级非遗），做好一杯茶（省级非遗）。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品饮茶的国家，“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撰写过《道德经》的老子（李耳）就做过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道为宇宙之本，自然无为是宗。”道家思想孕育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但道家与道教是有区别的。袁宓阳作为国家级非遗、省级非遗以及道家炭焙老白茶第六代传承人，多年来始终秉持“以道心做慢茶，以好茶弘道利生”为宗旨，依照道家的“道法自然”，一年仅采摘一季古龄茶树头春叶，并采用传承百年的非遗道家炭焙技艺制茶、存茶古法，赋予其“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老子语）的境界。

在与袁宓阳交谈中，我愈加感觉到，做好一杯茶，关键在于对茶要有独到且深刻的认识。尤其他对茶道与道茶的论述，颇为独到。

“茶之为饮，发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最初，茶被称作“荼”。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颁布《开元文字音义》，并御笔作序，将“荼”去掉了一笔，改为“茶”。自此之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均改为“茶”字。《黄帝外经》云：“荼”之草字二十，人者八也，廿八日月星宿乃天，木之八方为地，天地阴阳之谓道，人于草木间寻求道，逆读为道茶，顺读为茶道。由此可见，茶道一词源自道家。陆羽的《茶经》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奠基性著作，被誉为茶道“圣经”。卢仝的七碗茶歌便是引领唐代道茶风尚之典范。

经指点我恍然大悟，“茶寿”（108）不正是从一个“茶”字的字形拆解与文化隐喻相结合而来的吗？难怪早在10多年前，柘荣就被评为福建省第一个长寿之乡，迄今百岁以上的老人多达17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这与饮茶，在饮茶中融入道家“去欲”“守柔”“虚静”等养生观念不无关系。

道茶的渊源，还可追溯到汉代道家医学对茶的药性研究。茶最初作为药用，在另一位道家圣人的相关记载中也可寻得踪迹。东汉时期，道医华佗，药用茶须标准三寸，有针、有叶、有梗，以确保其完整性，其中叶为阳，梗为阴，阴阳初生，针为生，故而以三寸为一采。据福建史志记载，马仙在成仙之前，曾用当地老白茶和中草药结合救治当地很多村民。道茶不仅具有茶疗功效，还包含了道家文化的精神与艺术的两个部分：以阴阳五行、太极功法来制茶是道茶的艺术体现，而道法自然、象外之象、味外之味则是道茶的精神所在。只有形神具备，达到“俭清和静”，才是道茶的至高境界。

中华民族历来重道崇德。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得道。“道可道，非常道。”从一杯茶得以窥见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东汉明帝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朝，佛教、道教盛行，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学主张融合。于是，禅茶出现，其在制作方法与呈现方式上吸收借鉴了道茶。北宋时期儒、释、道融合趋于成熟，理学成为儒学的新形态。儒茶、道茶、禅茶，皆归结于茶道（茶文化）。中国茶道是儒家礼仪、佛家禅悟、道家修炼三者的有机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一种外在呈现与内在蕴含。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源所在。



无土之兰

● 江 雁

我家阳台上，养着一盆兰花。青瓷浅盏，疏朗地栽着五六茎叶子，串串紫花低垂，在绿意掩映间，似一滴彩墨，氤氲开来。

兰花不止于紫，亦有乳白、黄绿、粉红诸色，斑斓多彩、极其绚烂。它们亦是君子之兰，绚烂之外，不事张扬，甚至还带着几分清冷与孤高。

自古而今，兰花在文人笔墨间，便承载着独特的意蕴。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兰为佩，喻君子之高洁。朱熹《兰涧》以兰花喻理学追求的“本心之净”。兰花逐渐成为文人自我投射的意象。

兰既可入诗，亦可入画。宋代，最具特色的代表便是郑思肖的《墨兰图》。以水墨渲染，寥寥数笔，浓淡相生，便勾勒出一丛幽雅之兰。为何不以彩笔绘之？在郑思肖之前，宋徽宗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便色彩富丽，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青绿设色著称。而郑思肖笔下之兰，却只以黑白呈现。若再细观，还会发现一处蹊跷。那丛墨兰，无土无根，仿佛飘摇于虚空之中，无所依托。这一切，显然皆为郑思肖有意为之。

画兰即画心。这丛无根墨兰，究竟意在何指？一切，还须从郑思肖所处的时代与经历说起。

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祖籍连江透堡，生于临安（今杭州）。他长居于外，不常归乡。如今走遍透堡，能与他联系起来的其实就是一个露天广场和一座郑氏宗祠。广场中央矗立着郑思肖的雕像，周边簇拥着长春花、茉莉花和金盏银盘等花卉，居民常在此晨练、散步。而郑氏宗祠则大多时候清寂无人。唯有每年祭祀之时，郑氏

后裔纷纷归来，一时香火缭绕，鞭炮震响，喧腾非常。这里所供奉的，正是郑氏一脉相承的不朽风骨。跪拜之间，那些“家国一体、忠孝同源”的久远故事，又再次鲜活、滚烫起来。

郑氏先辈中，有两位对郑思肖影响深远。一位是郑思肖的高叔祖郑鉴，乃两优释褐状元。礼部曾拨库银在其家乡修建状元坊，以彰恩荣。如今牌坊已圯，但他修筑的状元街、状元井和状元桥遗迹尚存。状元街已铺上水泥，与寻常巷陌无异；状元井口封着铁栅，须俯身细看，才能瞥见那一汪幽深。唯有古榕荫底下的状元桥，仍可漫步其上。桥下溪水碧浊，静静的，不怎么流动。听说这里曾是舟楫往来的码头，最终还是沉寂于车来人往的尘烟里了。

所幸郑鉴的故事并未湮灭，至今为人传诵。他疾恶如仇，一旦抓住奸臣软肋，绝不松手，非撕下一层皮不可。宰相韩侂胄对其格外怨恨，处处排挤，直至把他外放到台州任知府，方肯罢休。在台州任上，郑鉴难以施展抱负，眼见国事日非却无能为力，终日郁郁，于淳熙九年（1182）病逝，年仅37岁。朱熹与他交谊深厚，闻讯悲恸，亲撰祭文道：“一语定交，情义日亲。”更盛赞其“伟哉，凛乎其有古诤臣之风”。

郑思肖的父亲郑起亦为人刚直、严毅清修，“耻恩出私门”，不肯徇私舞弊。郑起以教书授业为生，格外重视对儿子郑思肖的言传身教，悉心栽培其忠君爱国之志。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日日训诫他“唯学父为法”，并厉声道：“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

当元兵大举南下、国势危殆之际，郑思肖忠直极谏之气沛然腾发。他毅然只身叩击宫门，献上《上太皇太后幼主疏》，奏章字字泣血、直指时弊，犹盼能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南宋积弊已深，朝野上下惊慌失措，纷纷自顾逃命，谁还有心留意这一纸疏文？

南宋气数已尽，回天乏术。南宋灭亡后，郑思肖心成死灰。但是，死灰未冷，尚存星火。即便不得已成了遗民，隐于田野，也处处透露出对故国的眷恋。

他改名“思肖”，肖是“赵”的繁体字“趙”的一部分，暗藏赵宋之姓。居室题匾“本穴世家”，将“本”字里的“木”移入“穴”内即为宋。他自谓“大宋孤臣”，终身不娶，无子无家，散尽家财，放浪于田野山林、寺观道院，在儒释道之间寻求解脱与平衡。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称其：“坐必南向，岁时伏猎，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识焉。誓不与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见有语音异者，使引去，人咸知其狷洁，亦弗为怪。”

他曾一度弃绝纸墨，想要封笔。然则，对投靠新朝之流的愤懑，对元廷暴政的悲慨，对百姓艰困的哀悯，令他无法闭目塞听、沉默不言。“有不可遏之兴，时辄作数语，以道胸中不平事……”他写道，“每一有作，倍怀哀痛，直若锋刃之加于心。”即便文字如刀，剖心析肝，他仍不能不写、不能不语。他深知“国可亡，史不可灭”，若任由元人修史，难免篡改失真。这份存史之责，他作为宋代遗民，必须扛起来。

宝祐六年（1258），蒙古大举南侵，兵分三路，步步围剿。面对彪悍善战的敌军，潼川安抚使刘整无力抵抗，缴械叛变。郑思肖对此人深恶痛绝，以诗录史，在《题多景楼》题注中直书“时叛将刘整围襄阳”，《重题多景楼》又注“刘整围襄阳已六年”。仅一“叛”字，便将此人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

“权臣持国，士气沮丧，畏祸燃身，相尚卖

谀……养成德祐莫大之祸，不可救药！”山河破碎、国破家亡，又岂是一个“恨”字能尽！他对那些“马犯金汤即弃关”“失节抱虎反矜喜”的降臣叛将痛恨入骨，只觉得千刀万剐亦不为过。然而他无力行动，唯有借纸墨为刃，痛加斥责，令彼辈遗臭万年。

乱世飘摇，忠臣勇将奋然抵抗的铮铮傲骨与凛凛气节，成为他心中珍贵的慰藉。无数深夜里，他在摇曳烛光下伏案疾书。在《二唁诗》中，他赞颂临安陷落后仍坚持抗元的少保张世杰：“幸有张将军，强哉气赳赳。生死不携异，宁受奸宄狙。”《五忠咏》里，他沉痛悼念为守卫潭州、扬州、常州而壮烈牺牲的制置李芾、丞相李庭芝、察使姜才、都统王安节等英烈。而在《哀刘将军》中，更是泪洒纸面，缅怀常州守将刘师勇：“既抱忠贞仇敌国，莫于成败议将军。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衔塞北云。”

与那些投敌叛国之辈相比，宫廷中那位“誓不辱国、誓不辱身”的嫔妃，更显凛然气节——“能行男子难行事，羞杀朝中投阁人！”就连身份卑微的歌妓毛惜惜，亦敢当面怒斥叛将，最终惨死于利刃之下。这些不屈的灵魂，更应被铭记，永世传颂。

蒙古部族攻破常州城时，屠戮民众，寸草不生。郑思肖面对如此暴行，目眦欲裂，记录下一幕幕人间惨剧：“德祐初年腊月二，逆臣叛我苏城地。城外荡荡为丘墟，积骸飘血弥田里……”

入元之后，世人很快淡忘了旧日疮疤，“欣欣从北俗，往往弃南冠”。唯独郑思肖不能忘、不敢忘，也终究忘不掉。他从心底抗拒元朝的统治，仍坚持以德祐纪年，“梦中亦问朝廷事，诗后唯书德祐年”。他恨自己一介书生，百无一用，只能登楼断魂，逢人垂泪，“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

悲愤成疾，不疯魔，也成痴。他转而在儒释道中寻求解脱，并始终怀抱复国中兴的渺茫期望。听

闻黄河莫名水清数日，便欣然以为正应“黄河清，圣人生”的古谚，或许中兴有望。旁人皆视他为疯癫异类，纷纷远离，他却全不介意，甘愿“幅巾藜杖，独行、独住、独坐、独卧、独吟、独醉、独往、独来”，犹如一抹孤绝的遗民幽魂，飘零于天地之间。

儒家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无论是“达”还是“穷”皆无路可走。郑思肖只得转而沉醉于仙道，在神仙幻境与炼丹方术里暂求纾解。他并非仅止于空想，而是真正炼丹养气，甚至撰就《太极祭炼内法》一书。“得丹一阳之要者，莫详于所南郑先生《内法议略》，深切著明，诚所谓发仙公未发之蕴也。”其内容备受推崇，更有马行之等弟子传承心法，延续精义。

然而仙道终究虚妄，令人双脚离地、不忍直视世间疮痍。可人终究要吃五谷、怀七情，总不能永远飘荡于虚空。

该面对的，终须面对。郑思肖又寻得另一条路——禅佛之途。身居尘世，心却可皈依空门。他隐入寺庙，体味禅房夜坐的幽静。纵然肉身困于无边浊世，心灵却可安享当下片刻清欢。围炉待月，融雪烹茶，茶香袅袅，月光澄澈，心境也随之归于平和。

这一生曲折的心路，郑思肖自己曾总结道：“自幼世其儒，近中年闯于仙，入晚境游于禅。”然而仙与禅，于他骨子里的儒者底色而言，不过是一种暂时的遮掩与稀释。儒家思想始终羁绊着他。“惟吾夫子之道，无古无今，无变无异”，儒家正道如磐石般岿然未动。

他总得做点什么。

于是，他将所写的250首诗、30多篇文章悉心整理，编成《心史》一书。这部血泪交织之作，讴歌南宋忠烈，痛斥奸佞与元军暴行，抒写眷念故国之情，字字激昂，句句缠绵。因身处元朝统治之下，

此书无法刊行。他一咬牙，用厚蜡层层封裹纸稿，纳入锡匣，四周填满石灰防蛀，再以铁函密封。内缄封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外缄封书“大宋铁函经”“德祐九年佛生日封”“此书出日一切皆吉”诸语。最终，他将这铁函万般不舍地投入苏州承天寺一口古井深处。

明崇祯十一年（1638），大旱肆虐。承天寺僧人为寻水源，疏浚寺中枯井。几锄落下，忽闻铿然作响——竟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函。僧众如获至宝，将其供奉于佛前。四乡村民闻讯而来，皆欲一睹神物。僧人焚香净手，极为慎重地启开铁匣。除去石灰，打开锡匣，现出蜡封纸包，待纸包一寸寸展开，赫然是数卷旧书。见到“此书出日一切皆吉”的封条，众人无不心生欢喜，视若神谕。

“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的《心史》，终于重见天日。纵然它没有唤来甘霖的法力，然当时明朝正遭满族覬覦，岌岌可危。《心史》的出现，恰似一场酣畅淋漓的及时雨，落在万千忧国之士的心头。杨廷枢等苏州士子对此书爱不释手，每每读罢，掩卷泣下：“苟读此而不泣数行下者，必非忠孝人矣！”应天巡抚张国维更是自愿捐出俸禄，延请林古度作序，将这部血泪凝成的《心史》大量刊印，引得百姓纷纷争阅。

《心史》的刊行，使郑思肖火爆朝野，成为孝悌忠信、赤胆爱国的榜样。这种榜样的力量一直影响着明清两朝，直至近现代乃至21世纪。“一心中国梦”，跨越时空，不断扩展其内涵与广度，直至今日仍熠熠生辉。56个民族和睦共处，人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这何尝不是郑思肖曾经魂牵梦萦的世界？

阳台上的兰花有土有根，方能开得热烈。而历史中的那株无土之兰，依然在时间的风中，静静摇曳。它已无需泥土，因为它早已将根须，扎进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里……

踏遍青山终不悔

——记美国医生海门薇在闽清

● 秦 佳

闽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西部，地处闽江中下游，是一座有着“梅城”雅名的县城，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境内的梅溪，经城关汇入闽江，将闽清与福州相连接。历史上的这条溪流，成为一条连接外界人士、货物乃至新生事物的至关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它曾为闽清带来新的希望，百年前的许多感人故事从这里开始。

清末民初的闽清，贫困落后，医疗条件差，疟疾横行，医者稀缺，百姓求医十分困难。

福州在“五口通商”后，大量外国传教士、医生相继来到中国开展传教与行医，这其中就有一位美丽、善良的美籍医生海门薇，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渡过东海到岸福州，穿行闽江、梅溪，最终来到闽清，用17年的青春年华，在福建闽清六都（今坂东镇）偏僻的乡村，踏遍闽清的山山水水，谱写了一曲医者仁心、救死扶伤和中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顽强抗日的生命华章。

海门薇医生（1894—1974）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农场的的一个农民家庭，在考取塔夫托医学院后，她一边打工，一边学医。1920年，她在路过当地一个教堂时走了进去，听到一位中国女医生石美玉在台上作演讲，谈及当时中国乡村缺医少药、迫切需要有人资助的状况，便暗下决心，毕业后要到中国去，服务那里的贫困病人。为了能来中国，实现她的行医救人的梦想，大学毕业后的她，由于不是“美以美会”成员，而是另一个教会组织成员而不被批准出国传教，于是她设法去学习了相

关圣经的资料，并通过考试取得符合条件的传教士资格，尽管这不是她的初衷。

几经波折之后，1924年时年30岁的海门薇怀揣着“要把我的能力和知识贡献给中国的医疗事业”的抱负，由“美以美会”对外传教妇女部等组织的资助，派到中国福建闽清六都善牧医院，接任准备退休的前任美籍院长兰玛利亚的职务。

1924年1月的一个午夜，海门薇从美国乘船到达中国上海，又乘木船在海上颠簸了2天2夜来到闽江口。到福州马尾港后，她又改乘“房船”到达闽江北港的码头。

海门薇到达福州的次日，参观了当时条件较好的由教会办的美高爱医院（仓前山岭后）。当时，该院想留她工作，但她婉言谢绝，坚定地选择初衷，到更为贫困的福建闽清六都善牧医院。

之后，海门薇从福州南台的闽江北港码头出发，乘坐简陋的木船，在闽江逆流而上去往闽清，经过激流险滩，最终到达闽清县城。次日，她换乘“鼠船”（即竹篷船）从溪口沿着梅溪往源头而去，行驶约20里后，终于到达六都善牧医院。沿途经过咆哮的瀑布落下而汇成的溪流。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青年时代最惊悚的一天。”

海门薇到闽清善牧医院，除了是为了接任前院长兰玛利亚的工作，同时更是出于她那颗善良、纯洁的仁爱之心。她放弃在美国安逸生活条件，漂洋过海来到万里之遥的中国，只为实现她心中的梦想——帮助贫困的中国山区缺医少药的病人，这是何等崇高的信仰。

彼时闽清，疟疾恣意横行。在闽清善牧医院工作的头几个月，海门薇就患上疟疾重症难以治愈，浑身乏力。之后，她被兰玛利亚院长带到鼓岭疗养，年迈体弱的老院长也因此推迟一年才回国养老。

经过一个多月在鼓岭清新空气的滋润，她的疗养效果显著，体力逐渐恢复。之后，她回到闽清善牧医院工作。不久，老院长离开中国回美国安度晚

年。而海门薇医生则挑起了运行这家医院的重任。

海门薇医生在闽清善牧医院一呆就是16年。其间，曾骑马或徒步走遍闽清的各个偏僻的村庄给病人看病，当时医院的医疗条件、设施、环境都十分简陋、药品匮乏，她却以极大的热情倾注到该院的工作中。

从1924年起，她在闽清善牧医院为病人做了诸多手术，如该院的第一例甲状腺切除手术；为一位肠子留在体外的病人缝补肠子后重新放回体内获得成功；为一位病人做了乳腺癌切除手术，等等，不一一列举。她用智慧与勤劳开创了闽清外科手术的先河，功不可没。

海门薇医生当年走遍了闽清的山山水水，靠一头马（派特）代步，驮着医疗用品，而且常常要穿过土匪出没的山头，她克服重重困难，给当地的病人带去医疗服务。有时须步行10小时才翻越一座山。一次，她徒步15里山路，在煤油灯照耀下翻过一座山，半夜才到达闽清十一都。当时那里是疟疾重灾区，她医治好了一位奄奄一息的牧师徐照明，也是海门薇医生的中文老师。

一次，海门薇医生到鼓岭度假，没住2天就接到善牧医院发到鼓岭电报局的一份电报，称一位产妇难产，有生命危险，她毅然火速赶回闽清抢救。

在闽清期间，海门薇医生扩建了病房、建成职工宿舍——“恩兰楼”、水塔，增添了医疗仪器等，首次引入自来水、电灯、电话和汽车。培养了20多名护士，还在白云渡、十四都及县城的“行悯医院”设立分诊所。

1937年，心高志远的海门薇医生为了实践更多病例经验，到江西南昌的一家医院行医。抗战期间，由于战乱，她无法回到闽清。之后，她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报名，自愿参加医疗救援队，前往战火下的陪都重庆。她被安排到重庆西拉丘兹医院，在那里她抢救了许多在日军空袭中受伤的前线伤员，还有病人、儿童，目睹了日机狂轰滥炸下满目疮痍的

重庆。

再后，由于该院面临日机轰炸危险，须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海门薇医生由此被四川资州的一家医院聘请去工作。

由于长期工作在中国的医疗事业岗位以及抗战中的战地医院前沿，多年的劳累、奔波及忘我付出，海门薇医生最终积劳成疾。也由于缺乏食物、营养，她的身体日渐虚弱，连上楼梯都感觉腿无力。又因美国家中的老母亲重病，她需回国养病及处理家事，于1941年回到美国。

在中国期间，海门薇医生收养了2个家境清寒的女孩为养女。其中长女张华辉带回了美国。次女张华星没来得及一起带走，原准备回美国安顿好之后再来接她。但之后，却因各种原因她没能再来到中国，这成为她后来生活中的一大遗憾和牵挂。

海门薇医生在中国期间所写的日记，在她去世前全部捐献给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在她晚年时，一位美籍华人教授德雷克先生将其日记整理成书《海门薇医生在中国》。遗憾的是，海门薇医生因病未能看到这本书籍的正式出版就离世了。

2025年，海门薇医生家族的后人托马斯·海门薇来到中国，与海门薇医生在中国的养女的后人黄瑶相聚，共赴闽清六都医院追寻先辈的足迹。

2025年，海门薇医生的事迹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她的名字被列入福州三山陵园抗战英烈纪念墙上。

闽清的山山水水，留下了海门薇医生踏马行医的足迹。鼓岭山路见证了她急病人之所急的佳话；在重庆山城战地医院，她写就了无惧生命安危、救死扶伤的抗战故事。一位可歌可泣的医者，一段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颂歌。

海门薇医生的感人故事，将在中美人民心中永久传唱，也将在时间的长河里历久弥新。她走过的闽清山水、溪流不会忘记她；闽江之水、鼓岭山路不会忘记她，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她——一位坚强、勇敢、善良的美国医生！

别样的爱

● 陈宗辉

说句实在话，我在三十多年前的中小学阶段确实没有读到多少书，但就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老师们默默忍受着身心折磨，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来抚育我，给了我隐隐约约的希望，至今仍然温暖着我平平常常的人生，让我时时心存无限的感激。

“文革”期间，我初中两年学校不开设英语课，英语老师改教《数学》，数学老师改教《工业基础知识》（相当于现在的物理、化学常识）。到了高一，仍然没有英语课本，英语老师就用蜡纸刻印当时最流行的英译政治口号以及教学用语，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等等。一个星期油印一张八开纸，教师教得非常认真。到了高二，有了英译的毛主席语录选段课本，内容虽然不多，但也不容易学。课堂上，新任英语教师陈英华补充了很多切合实际的生活用语，鼓励我们课后学习用英语交流，他还经常进行汉英比较，精心讲授英语语法知识。有一天晚自习，无知无畏的我用英语写了一篇《到农村去》的作文，满满写了两页科作业纸（当时没有英语专用作业纸）。那天恰好英华老师值日，晚自习下课后，他就到学生宿舍走廊督查，他讲课声音洪亮，在木板楼的走道上脚步咯咯有声，哨子也吹成一道道至高无上的命令。我已躺在靠门的上铺准备就寝，看他走进宿舍就侧过身来悄悄把稿子给了他（现在回想起来那实在是很不礼貌）。他以为我又写了校刊的宣传稿，轻声地问：“怎么不给老柳（政工组长柳秉芳）呢？”我说：“英语作文。”他说：“好，我就看看。”

第二天上午课间操时，英华老师把批阅过的那篇英语作文还给我，跟我说：“下午把你的这篇作文抄在楼道旁的大黑板上（比现在教室的黑板大些）。”他看出了我的犹豫，大声鼓励我，说：“好作文，好作文！”我看了稿子，他用红笔改了几个地方，大都是动词谓语。结尾一句全改了，原意是“我们是知识青年，回到家乡，就一定要把家乡建设成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新农村”，他改后意为“我们是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去，就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把农村建设成我们自己的家乡，让它成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堂”。不久，他看了学校宣传栏上我写的作文，高兴地说：“作文就要这样，要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时候，我才体会到英华老师的良苦用心。今天回想起来，当时说“用自己的双手把农村建设成为我们自己的家乡，让它成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堂”的话，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常常敢于直言，不迷信，英华老师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英华老师是抗美援朝战场的翻译官。“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之初，他就到三明师专创办英语科，担任科长，不久，他又调任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执教。

就在同一个学期，有位胖圆脸庞、头发稀疏的老教师常常在晚饭后叫我跟他一起散步，有时也带我到他宿舍看书。他当时教初中语文兼管学校的图书室，名叫陈国柱。有一次，从校园出发，经过石板铺成的街市到文山村，在少有汽车来往的泥石路上，他走着走着，站住了问我：“快毕业了，你有什么感受？”那时候时兴说大话，什么“党叫干啥

就干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等等。这些话当然没有错，但是整天挂在中学生的嘴上，不免让人啼笑皆非。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有谁还有心思了解一个中学生的内心感受？他不是我的老师，却认真问了，还站着等我回答呢。“虽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我只有回家劳动一条路，在那里扎根一辈子，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他听了，很不满意：“世事常新，人生多变，不会永远这样的。不管在哪里，都要有爱，艰苦生活更需要爱情，爱是不能忘记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些在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沉重得我承受不起，他又说了：“你不是喜欢诗吧，情诗最优美。正像刘三姐唱的那样，上天能赶乌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我更加不好意思了，只说：“我那村庄太偏僻，世上各种好东西都被大山拦在外面，到不了我那偏僻的小地方。”

有人说，世象往往最早被睿智的诗人作家道破。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作家写爱情小说出名，这些作品成了当代文学“春回人间”的名著。《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一批作品曾经让多少人感动！而乡村教师陈国柱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但他关于人生的某些看法要比名作家名诗人道破得早。后来，我有一次路过母校想去看望他，一打听，他已作古，一个常常微笑着关心人的教师怎么走得这么快呢？真是令我“不掉眼泪也无由”。

农历一九七五年末，我在母校任中学民办教师。曾在下放期间教过我一年的陈钟英老师写信邀我到福州一游。我很高兴，那时我还没有到过福州呢。同校福州籍的老师回榕过年，我就随他们一路同行。船减速向苍霞轮渡码头驶去时，同行的一个老师叫我快看，原来钟英老师已经在轮渡码头上等候了。在榕的几天中，她请李延瑞老师给我讲授逻辑知识，自己带我参观了师大校园、图书馆、西湖、动物园、东街口等地，为了了解学校全景，她让一

位高年级女生带我上楼顶鸟瞰。还带我去参观了纸制品福利厂，她帮两位盲人阿姨写信，让我了解盲人做工的情况和生活状况。在师大住了两天，她就带我到她鼓楼区东牙巷的家。

农历年底的福州，天气很冷。晚饭后，她抽了支香烟，把自己高大宽敞的卧室兼书房的吊灯开得通明，天井中那棵小榕树的影子静静地映在隔墙上。我坐在她那油光发亮的桐油漆面书桌（八仙桌）的对面，认真听她给我讲数学家陈景润坚韧不拔、挫而弥坚的科学精神的故事。

我一边认真听着，一边注视着她。她神情庄重，讲得极为认真，她不是在讲一个普通数学家的故事，而是在传扬一种献身科学的不屈精神，在传递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过了两年多时间，徐迟发表了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享誉甚多。由此可见钟英老师当时讲述陈景润故事的见识和勇气。可以说，陈景润为了数学科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钟英老师不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恶劣环境，宣传科学精神，不也同样是传递科学火炬的勇士吗？她后来担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华南女子学院院长、理事长，始终坚持“受当施”的华南精神，她获得“福建省杰出人民教师”的荣誉，把省委、省政府奖励给她的轿车无偿捐献给了华南女子学院。她不但给过山乡愚顽如我辈以别样的爱，更是把她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风摧雨绞路迷茫，天降轻舟载我航。两岸花开噙露笑，一江鱼戏带云翔。蓬莱山麓时光短，东牙巷中书径长。最是安人常记取，冰川雪地溢馨香。”（拙作《七律·赠钟英先生》）

四十多年过去了，诸多往事如烟似雾，只有老师们的别样的爱如一条清澈的小溪，在我的心头上日夜不停地流淌，催我告别肤浅，去认识浩瀚无边的海洋。

寻根洪塘：一座村庄与四位宋代进士

● 韩康平

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丙午正月初六，我与兄弟自福州启程，奔赴连江东岱洪塘，此行便是对“根”与“源”的一次追寻。

洪塘村雄踞敖江南岸，山环水抱，钟灵毓秀，自古便是连江人文荟萃之地。车入村口，“水岸乡村”“人文洪塘”的标识醒目亮眼，但见田园碧绿、新居俨然、古树繁花与高悬的红灯笼相映成趣，一派清新祥和的节庆盛景。未及遍览美丽村貌，我们便直奔韩氏祠堂。祠堂粉墙黛瓦，规制庄重肃穆，门楣之上“韩氏宗祠”匾额高悬，堂内香烟袅袅，先祖牌位排列井然，尽显宗族礼序的典雅与庄严。族中长辈早已在此等候我们，细说韩氏家族的源流脉络。据长辈所言，洪塘韩氏奉南阳为郡望，自北宋年间便定居于此，世代以耕读传家，文脉绵延千年，从未断绝。

随后，长辈自祠堂藏书阁，恭敬捧出第四次续修的《洪塘南阳韩氏族谱》。宣纸线装，蓝色封面，手写墨迹沉静，捧读时顿感岁月沉淀的厚重。翻开族谱扉页，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谱序赫然在目，文中清晰记载：“韩于连为望族，忠厚家传，诗书世继，其先昌国公以熙宁诸科除将作监簿，仲礼公以元祐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彰明公以文举特奏名附列贾安宅榜，师孔公以正列前奏名附陈诚之榜……”为证史实，我对照乾隆版《连江县志》卷六·选举志·科目题名，所载内容与族谱完全吻合：韩昌国，宋熙宁六年癸丑（1073）余中榜进士，将作监簿；韩仲礼，元祐三年戊辰（1088）李常宁榜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韩彰明，大观三年（1109）贾安宅榜进士；韩师孔，绍兴十二年（1142）陈诚

之榜进士。短短七十年，一门四进士，科甲联芳，这不仅是韩氏家族的无上荣光，也是洪塘古村的文化盛事，更是闽地文教兴盛的鲜活实证。手捧族谱，千年往事仿佛浮现眼前，先贤们青灯苦读、笔耕不辍、金榜题名的身影，从纸墨间缓缓走来，令人心生敬畏，肃然起敬。

拜谒祖先，敬阅族谱后，我随长辈披拂草木，拾级登上洪塘山，寻访韩氏先辈祖墓。松竹苍翠，台阶蜿蜒，草木葱茏间藏着岁月的沉静与安然。古墓依山而建，墓碑虽历经风雨侵蚀略显风化，但先人名讳、家族世系仍依稀可辨，确为韩氏先祖安息之地。千百年来，族人岁岁祭扫，香火从未断绝，守护着这份血脉根脉。这一抔黄土，掩埋的是先人骸骨；一脉香火，传承的是家风文脉。正是这份敬祖尊贤的执着坚守，让韩氏家族千年不散、枝繁叶茂，让洪塘文脉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走下洪塘山，村干部陪同我们继续探寻洪塘的历史胜迹。首站便是龙潭摩崖石刻园，巨岩突兀耸立，古榕盘根错节，这里是连江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岩石之上，“祝圣万年山”楷书端庄大气，“龙潭路”行草飘逸洒脱，为清乾隆年间重镌，笔力遒劲，古韵盎然。一幅嘉庆十年所题的诗刻“钟灵秀色翠，盘龙化石童”，隶书笔法浑厚，沉稳古朴。亭台门前题写着醒目的对联“径曲通禅室，门幽对野桥”。移步换景，清幽雅致，尽显古人造园的匠心与意趣。龙潭摩崖石刻说明了乾隆年间洪塘已是人口稠密、拥有公共地标的成熟村落，现存最早的《连江县志》（乾隆五年戚弢言修）卷一·山川志亦载：“永贵里去治十里，江水潮则由外浦上闸环里浦至洪塘，汐

则由洪塘闸而下，曰里外铺。”

不远处的崇福禅寺，亦是洪塘历史的重要印记。据嘉庆和民国版《连江县志》记载，此处原为“崇福道院”，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后改作佛寺。寺内古碑有载：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民国十三年（1924）改建。村党支部书记吴汝朋介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崇福禅寺曾改作学校，80年代改为大队礼堂，90年代复修佛寺，2005年以佛寺大殿为基础扩建为村文化宫，现成为全县独特的“古寺+文化宫”建筑体。香火与书香相融，晨钟与书声相应，既是村民祈福许愿的心灵之所，也是乐享文化生活的精神乐园。

探寻过石刻与古寺，吴汝朋书记又引我穿行村庄，他边走边说：这几年，村里因地制宜，振兴乡村，新建了蔬菜大棚、冷链与烘干厂，让现代农业进入古村；这道路整洁、路灯明亮、污水纳管、水系复清、“厕所革命”等让洪塘旧貌换新颜。说话间，我们行至“三落厝”门前。这座三进合院式的古民居始建于明代，木石结构精巧，马鞍墙错落有致，飞檐翘角灵动飘逸，雕梁画栋精美绝伦，美人靠、观景阁、石磨石舂、古井等设施一应俱全，展现出闽派古厝的独特韵味。这里不仅是孙氏祖居，1931年至1934年，还曾是中共闽东苏区水上红色交通站，成为游击队员隐蔽、中转、传递情报的重要据点，是连江“二·三”革命的关键旧址。如今不仅是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地标。古建风华与红色记忆交织相融，让洪塘的历史底蕴更显厚重。驻足凝视，一砖一瓦皆藏故事，一梁一柱尽载乾坤。

走出三落厝，移步前行便到古渡口。眼前敖江江水浩荡奔涌，一路向东汇入大海，渡口石阶斑驳老旧，船行痕迹历历在目。这里曾是敖江水上交通要津，亦是洪塘对外往来的门户，古时韩氏子弟赴省应试、四方商旅往来、渔舟唱晚归航，皆从此渡口出发。如今凭栏临风，遥想当年舟楫往来、商贾

云集的繁华，感慨岁月变迁、时代更迭，唯文脉与乡情，如敖江江水，亘古如斯。

行至村尾，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与村公园令人眼前一亮：宽阔的村道舒展通畅，繁茂的绿植生机盎然，精致的亭台点缀其间；文体广场开阔敞亮，村民或围坐闲谈或漫步健身，孩童追逐嬉戏，欢声笑语萦绕耳畔。昔日内河浑浊、道路陈旧的旧貌已然褪去，如今的洪塘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先后获评省级生态村、连江十大最美村居、市级文明村、高级版绿盈乡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千年古村不曾老去，换上新颜更显动人，千年文脉底蕴与现代宜居生活在此完美融合，让先贤笔下的田园诗意，化作如今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日常。

半日之行，让我心潮澎湃。从韩氏祠堂的族谱墨香，到后山祖墓的血脉传承；从龙潭摩崖的古寺风韵，到三落厝的红色记忆；从古渡口的岁月沧桑，到乡村振兴的如画美景，处处皆藏文脉之根、家风之魂、红色之骨、山水之美。洪塘之美，美在山水灵秀，更美在人文厚重；韩氏之荣，荣在科名显赫，更荣在传承不息。宋代四进士，是洪塘千年不变的文化坐标，更是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精神象征。

返程福州，思绪依旧万千。一个古村，因文化而钟灵；一族文脉，因乡土而赓续。洪塘以山水滋养生灵，以文化铸就灵魂；韩氏以诗书传承世代，以忠厚立身做人。千年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变迁，不变的是敬祖尊贤的初心，是耕读自强的精神，是守望相助的乡情。此次洪塘之行，不仅是一次寻根问祖、观光览胜之旅，更是一场涤荡心灵的文化洗礼、精神寻根。愿洪塘古村永葆生机活力，愿韩氏家风代代薪火相传，愿这方水土文脉永续、福泽绵长。谨以小诗一首，为洪塘之行作结：

新春寻根到洪塘，韩氏家风翰墨香。

四宋进士昭青史，千年古村焕新章。

龙潭石上留题刻，敖水岸边忆帆樯。

一脉源流承南阳，耕读传家岁月长。

缘来青观顶 漫看海生月

● 东山侨



人生中，总有一些地方跟你有缘，注定要与你的生命交织。于我而言，平潭的青观顶便是如此。若无缘分，我便不会踏足此地，更不会在此得见绝妙美景——海上生明月。

初缘因情，起于工作。那年夏天，组织上原分配我从事公安工作，后改到基层担任团干。翌年，我当选乡团委书记和人大代表。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大福村主任“大林”和青观顶村团支书“小林”。小林斯文谦和，内敛踏实。听说他与当地一位女青年相恋，女方家长嫌他家境一般，未曾同意。团支书也会遇此困境？于是我第一次专门来到青观顶，找到女青年，替小林说话，为他们打气，盼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时我还未曾谈过恋爱，浑身充满热情。如今，小林已成林总，事业有成。

再缘因根，源于祖脉。壬辰那年，清明回乡，偶然得知家乡开基始祖的原配祖妣是青观顶大湖寮人。他们曾在此生活一段时间。撰写《肇迁后楼记》的六世孙能坦公，是我曾祖父。他在中秋吉日留下的肇迁记，颇有东坡书法的笔力和韵味，文中记叙

了青观顶的故事。我曾请人将这一墨宝刻于青石之上，以传家风。人皆有认祖追宗之心，十年前，我第二次专门来到青观顶，寻先祖足迹，观故地变迁。这次我真正喜欢上了青观顶。此地居高临下，面朝大海，是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我还找到阔别多年的小林，见他家宅雅静，生活美满，我由衷高兴。

三缘因友，系于明月。“天地茫茫寻方向，最高路灯是月亮”，这是我当年写给家乡、写给自己的感言悟句。我生于农村，少时村里没有电灯，没有通车，没有自来水，生活十分艰辛。我从小尊崇月亮，喜爱望月，因为月亮与光明黑暗、时空山海、潮汐盈亏、哲学生命、方向高度息息相关。乙巳夏日，有好友想到平潭，我推敲天时，选定农历六月十六，恰逢周末。那日日落与月升均在傍晚六点五十分左右，正是观赏“海上生明月”的绝佳时间。十五之前，月出海时，日尚高悬，月亮之光、月色之美难以显现。十七之后，月升偏迟，月形亏缺，亦不完美。十五月亮十六圆！一年能有几个这样的日子？即便是十六此日，也未必能如愿赏月。春夏秋冬，风云变幻，若

遇多云阴天，刮风下雨，也与月无缘。就十六吧！我联系昔日大福村主任，后迁居福州发展的大林先生，一谈即合。大林先生建议住到青观顶上，可观沧海、看日出、拍日落、赏月升。

相约是故地，相伴是故友。十六那日，公历8月9日，我第三次专程来到青观顶，大林先生同行，平潭好友丁先生闻讯赶来相聚。唯憾福州那位好友因有公务，推迟行程。此番登临，主赏海上明月。青观顶是平潭南部海拔最高的村庄，三面环海，山高水好，是长寿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村里有原生态海岸沙滩与奇岩怪石群。我们下榻石头厝改造的民宿，漫步村庄，花岗岩风化形成的石林引人入胜，“一片瓦”“苍鹰雄视”等象形石景惟妙惟肖，极具观赏与保护价值。

山海之间，山是历练，海是胸襟。傍晚登临山顶，远眺沧海靛蓝，荡漾于台湾海峡，伸向海天尽头。极目观海，总让人看远、看宽、看淡。看远，让人立志高远，目光长远；看宽，教人海纳百川，胸襟宽阔；看淡，助人听风观云，气定神闲。远眺满是印象，触摸才是体验，我循路来到海边，在沙滩岩礁上，又看到儿时随父垂钓见过的成群海蟑螂，钓鱼人以此为饵。许多游客惧怕，我却觉得有点亲切，它是海洋环境“清道夫”，还有药用价值。日暮西沉，我们折返山上。观景台上，游客等候拍摄醉美日落。太阳的光线慢慢软了下来，一分分地淡下去，近处风景变得模糊，而远在福清的山峦，轮廓反愈清晰。

一阵阵海风自山下漫来，盛夏里居然透出一丝丝凉意。拍完日落的游客陆续散去用餐，他们全然不知，片刻之后将有海上生明月的难遇盛景。我与友人凝望东方，静候月出。我深信明月不会失约，但等待的时光总显得漫长。世人观日出易，观海上日出难，观海上月升更难。正因难得，有人建议将此番景象记下。

月现海上，出身高贵。暮色四合，难忘时刻来

临。东方海面悄然泛起一缕光晕，初时朦胧，若有若无。在浩瀚的大海映衬下，光晕显得微弱而神秘，但宣告明月将至。神奇的是，光晕并非在海平面出现，而是悬于海上。定睛一看，光晕逐渐凝聚明晰，形成一顶粉红色小帽，又似一顶降落伞，还像一轮左转的峨眉月。“看到了！看到了！”同行者欢呼声破寂而起。月儿竟被“抬高”近两轮月亮的高度。这种“高”，我们未曾想到。天公作美，明月不负，这种苦苦等待方可一见的“贵”，这回也领教了。我们全神望去，谁都没想到新生的月儿，竟是这副样子，它娇怯得很，宛若初绽之花，尚不敢尽情开放。随后，那顶粉红小帽清晰起来，接着加厚，变成左转的上弦月，其下渗出一抹浅蓝。我一时不知其理，是因为平潭东边的台湾岛山峦遮挡，造成月出抬高吗？转念一想，恐怕是大气折射所致。至于初生月儿呈粉红色，想必也是光线穿越大气造成。海天巨幕，新月初升，先窥其冠，后见其身，自然高贵难得。

月浮海上，色彩斑斓。清爽的海风一阵阵拂面，月亮的颜色也随之流转变幻。我们陶醉在美景之中，不觉间，月亮长成椭圆形模样。此时的月轮，下端缺了一小部分。所缺之处，恰似初见时那顶小帽，只是倒悬了过来。若将小帽子补回月轮下方，便是圆圆的月儿。这个时候，月亮的颜色最为瑰丽，五彩层叠。最上层是左低右高的蛋黄色，如绸缎般铺展；其下是从左到右渐次扩展的橘黄色，若霞光般明艳；中间较厚的一层是桃红，似胭脂般晕染；往下较薄的一层是粉红，像薄雾般轻笼；最底层则是左高右低的浅灰蓝，犹如远海般朦胧。

月圆海上，神奇变脸。月亮宛如一位神奇的魔术师，似川剧变脸，不断更迭着色彩和形态。你看，月亮浸染出的那片橘黄，渐渐分化，一部分变成蛋黄，另一部分却深沉下去。接着，桃红色一部分悄然变成橘黄色，与先前的橘黄汇在一起，扩大了月域。浅蓝色部分也来凑趣，颜色更浓，面积更大。

随后，上方的黄色部分逐渐减少，底部的浅蓝铺展开来，变成灰蓝一片。月轮就在这色彩的变换中，仿佛成熟了许多。时光缓缓流逝，月亮上的橘黄和浅黄色增多起来，成为新的主调。此时，隐隐约约窥见月轮上的月兔形迹，似在遥望人间。一会儿，月亮通体变为褐红色，显得温暖、质朴、怀旧；又一会儿，颜色更浓，变得沉稳、奢华、成熟。这一变脸阶段，月亮不断变大变圆变亮，月兔之形也愈发清晰。

月照海上，浮光跃金。月亮徐徐升高，月光由先前的五彩绚烂转为褐色，继而又渐渐褪去了褐色，换成一片澄澈的银灰色，然后愈发清澈和明亮，化作白银般的颜色，剔透如玉。就在这时，月华倾泻下来，慷慨洒满海面。顷刻间，万顷海面铺开粼粼光影，形成“浮光跃金”的梦幻景象。月光在海面上铺就一条金色流淌的大道，从遥远的海天相接处迤迤而来，直抵青观顶山麓，仿佛邀请我们踏海逐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般月色，何尝不是自然的造化？它如同慈母一般温柔，没有喧嚣，没有造作，只是静静地亮着，以最朴素的方式照见天地万象。大道至简，明月亦是。它不言，而万物生，它不争，而万象成。海上生明月，明月照海上，这般浮光跃金，便是自然之道。

月升海上，随风入怀。半空中的月亮，恰似银盘，素雅明净，皎洁无瑕。此时的月光皎皎似霜，伴着清风，向你袭来，这不正是古人“明月入怀”的意境吗？李白的“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写尽磊落光明。“袖中东海月，拂拭入君怀”“夜潮退去玉壶开，万顷清辉入我怀”“清辉漫转上高台，忽有冰轮入我怀”，道出雅士们的坦荡与高洁。月再升空，月轮长出了一圈朦胧月影，如同给明月戴上了璀璨的光环。我喜爱书家余先生赠我的“登山观海”书法，此刻心想，何不再请先生续写“明月入怀”，与之成对，以添清趣。或再题“收作心灯”，以表淡泊宁静。此时，山的那一边，是否也有人正

望着月亮从东山缓缓升起？海上的月，是“生”来的，是先生后升；东山的月，是“上”来的，是先上后升。海月生来，入心入怀；山月上来，入眼入怀。明月无私，不论山海皆披其辉。而古今之人，凡能怀月赏月，皆是一种缘分，皆是一份清福。

月静海上，一眼万年。我走过许多漫漫长夜，见过弦月如钩、血月如瞳、雾月如纱，却从未如此被海上明月震撼。当你立于青观顶之巅，四周寂静空旷，眼前沧海茫茫。明月从邀约到初现，从弦月到圆满，从五彩到皎洁，从海上到天上，从眼里到怀里，此真乃一生一世的一眼难忘！今晚的月光不算有多罕见，但在迷人的青观顶上，在茫茫的苍穹下，我的生命和灵魂恰好被月华灌注和抚慰，明月不仅照亮我眼前最梦幻的山海，也照亮我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此轮明月成为永恒意境，它胜过人间名作，值得我一生铭记。在无际天空与无涯碧海之间，人如沧海一粟，能得遇一轮明月，拜月为师，敬月为友，是此生幸事。人生倏忽，世事倥偬，我们总说改天再聚、下次再来，然沧海桑田，盛景难再，何日再见同样之山、同样之海、同样之月？

月亮盈缺有序，千古如斯不变，月照前人尽，还照后来人。古人观月，或叹人生短暂，或感际遇无常，或寄千里思念，或祈功业圆满。而我在离开青观顶时，却想起“天心明月”，想起“惟有心月月，天者常清明”“此月天在天，月在尔方寸”的诗句。是的，海上生明月与世上生吾身，是何其相似！月亮高贵，人生亦是天生地造，生命无价；月亮五彩，人生亦是波澜壮阔，绚烂多彩；月亮变脸，人生亦是一路磨砺，几番成长；月亮烁光，人生亦要照亮别人，奉献社会；月亮入怀，人生亦要修身如玉，舍己利人；月亮清静，人生亦要清辉满地，清气满天。

此山此缘，此海此月，此景此象，此绝此妙，难求难应，难寻难再。我当惜而记之，以念岁月悠长、人物有缘、山海有信、明月有情。

南宋丞相郑昭先与连江安利桥

● 江旭升

潘渡镇地处连江县敖江中上游，这里水平江阔，两岸风光旖旎，相传元代郡绅潘昉捐舟为渡而得名。“潘溪风帆”是敖江十二景之一，连邑才子周正子有诗云：“云拥潘家渡，飞帆去复返。乍闻樵燕语，复见岸花开。”

流水行处，桥自横生。连接潘溪两岸最早的桥梁是安利桥，位于潘溪水电站下游百余米处，由于年代久远，大桥现已坍塌只剩下石桥墩，远远望去露出江面的一座石桥墩还留下人工垒砌的痕迹，另两座已被大水冲垮成横七竖八的乱石堆，上面杂草丛生，清澈的江水从三座旧桥墩间悠悠流过。

那安利桥建于何时？又为何人所建？最后又怎么垮塌呢？一次偶然机会从朋友处得知，在潘溪南岸有发现两块古石碑，上面的碑文很可能与安利桥有关。听闻这一消息，心中为之一震，自江滨路西行约十里，果然在宝溪村一水渠上找到了那两块古石碑。从外观上判断，这两块古石碑原先应是合二为一，后来不知是何原因被分成两半。除去表面上的尘埃与落叶，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保庆丁亥，中流湧出断石，安利，莫知自始，邦人异之……金华徐澄因记其事勒于石。”果不其然，这两块残缺不全的古石碑，是宋代浙江金华人福建提刑徐澄撰文的《安利桥记》。

翻开历史资料，安利桥原名惠政桥，宋绍兴十四年由知县阮圭所建，原为木构桥梁。庆元三年惠政桥因大水被冲毁，乾道三年知县晁子闾重建，不久大桥又遭损毁。郑昭先，字景绍，号日湖，祖籍连江县名闻乡仁贤里邵地，官至知枢密院事兼参

知政事。一次还乡祭祖路过潘溪，当得知乡民潘大同发起创设义渡之举，欣然应允写下《议潘溪创设渡船置田济渡募缘序》。他在序言中写道，桥梁和船只，实在是渡过险阻所依赖的工具，也是治理地方推行善政的人急需办理的事务。我们连江县河道众多，各处都有相应的渡河方式，而潘渡原本有一座长桥，可以通行行人与车马。不知道这座桥建于哪个朝代，近年因为洪水和泥沙冲击而毁坏，溪水也日渐变深，往来赶路的人都为此感到十分不便。本地善士潘大同，心生恻隐，有了兴办渡船的想法，他和我商议说做功德不必拘泥于形式，做事贵在能够长久延续。他想打造一艘渡船，再购置十亩田地，交给摆渡的船夫，用来酬劳他日夜撑船渡人、看管船只的辛劳。这样才能广泛救助行人，让善举长久传承下去。这件事需要花费不少钱财，凭其一己之力难以办成，因此需要募捐筹集钱款。先生是位德高望重的贤人，恳请在文书的开篇写一篇文章，以此作为凭证取信于人。郑昭先听后说道，追求便利、远离险阻，是人之常情。花费一时的财物，换来长久的安宁，是明智之举。每逢春雨连绵溪水上涨，人们步履艰难无法过河的时候，谁不会和我有同样的心愿？清晨涉水过河，水深及腿，让人踌躇不敢前行的时候，又有谁不会赞同这件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件善事就容易办成。

郑昭先出生在长乐洋屿，却对祖籍地连江怀有深厚感情，他深知桥梁舟楫乃是百姓通行的关键，对民众行路之苦感同身受。虽然他的身份与地位十分显赫，可他却为人谦和，不摆官威，对地方善士

的倡议予以尊重与支持，并以文劝募、取信于人。

郑昭先晚年致仕回乡，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告诫他们说，天地之间，只有人最为尊贵，因为人能够践行道义。践行道义首先要做到孝顺，而做到孝顺，没有比继承父辈的遗志更为重要。我以前往连江祖家邵地，每次经过潘渡，渡河都极为艰难。我常常仰天长叹许愿，我郑昭先如果能实现男儿志向，必定设法在这里修建一座桥。后来在淳熙癸丑年，我参加浙漕考试考中第六名，随后入太学，从平民步入仕途，在朝廷任职忙于公务，没有一天得以安宁。不久后我历任御史、右正言、左司谏，又升任端明殿学士，以及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还外放任临安提举、湖南安抚使等职。我多次上奏朝廷请求辞官回乡，了却修建潘渡桥的心愿，可都没有得到皇上准许。如今有幸承蒙恩准退休，回乡养病，可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衰弱不堪，当年在潘渡许下的造桥心愿没能实现。你们三个儿子，一定要牢牢记住我的话，不妨多拿出自家的钱财，带头倡导四方人士募捐，想方设法建成这座桥，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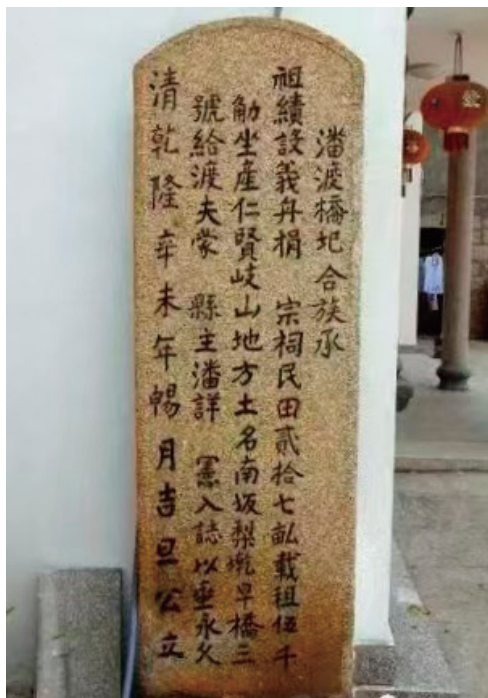
让我成为天下言而无信的人。另外，我还有西坑三十亩田地，你们三人不许分占，每年收取的租粮都存入公箱，日积月累，专门留作日后修缮这座桥的费用。其他的事就不用我嘱咐了，你们三个一定要把这些话写下来铭记。

回望郑昭先的一生，他年少勤奋好学，从科举步入仕途，平生多地为官，为国分忧，为民操劳，最终位极人臣。可他始终不忘来时之路，常怀赤子之心，见潘溪之上的桥梁毁于洪水，百姓出行受阻念兹在兹，暮年遗命教子修建大桥造福于民，以行善积德作为家风传承。

绍定时，郑昭先长子郑逢辰将遗命建桥的事禀告郡守王居安，之后两人一同主持修建大桥，第二年秋天大桥竣工，并改名安利桥。桥长七十五丈，宽十八尺，高四十尺，设水门十道，高度和宽度都比旧桥增加了一倍。桥上建有房屋二百三十六间，总共花费三万缗铜钱，一半来自官府库银，其余皆为众人乐施捐赠。建造这座大桥，其实是郑逢辰为完成父亲郑昭先的遗愿，但碑文的正面没有记载，郑逢辰忧心这是不孝之举，安溪知县陈宓赞许他的这份孝心，特意在石碑的背面予以记叙。

安利桥在此后的元明清时期，几经兵荒与水患，屡毁屡修，清康熙六十年，大桥塌陷，仅存桥址耸立于江流之中。雍正四年，一场大水过后安利桥彻底垮塌只剩下桥墩。乾隆时，郑氏后人传承祖先家训，接续设立义船摆渡，并捐献宗祠名下的田产二十七亩，可收租谷五千斤，坐产仁贤岐山一带，地名分别是南坂、梨珑、早桥三处，田租收入用来供养摆渡人。此事由潘姓地方官员上报官府，以田养渡，官督民管，永不收费，勒石永守。

夕阳下，敖江沿岸秋光如画，芦荻生烟。望着江心中这三座将近800年前的石桥墩，不禁让人有一个穿越时空的回想。南宋绍定时期，福温官道上一座雕梁画栋的风雨廊桥跨越大江两岸。桥底下江水横流，桥面上车马喧嚣，行人络绎不绝……



寨坂，铁轨上的乡愁与传承

● 沈页真

2024年冬月，我终于来到了白濂乡的寨坂，一场跨越三年之久的约定在明晃晃的午后实现了，或许是过于激动，以至于脚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竟然趑趄起来。

十一二年前因为工作原因，安溪的二十四个乡镇我都粗略到访过，对于白濂整个乡镇的印象是地形狭长，人们沿溪谷而居，分散而清寂。这次如果不是牵连老师的邀约和带领，短时间里或许与寨坂不会遇见，也不会对这个有着世外桃源般名字和神秘容颜的村庄有今日的见闻和思考。

在村口，漳泉肖铁路（原名天湖山支线）铁轨穿过圆潭仔的山丘隧道，蛇形贯穿整个村庄，邻村建有火车停靠站长基站。以往绿皮火车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进寨坂，得意洋洋地穿梭过圆潭仔岭、铁屑莽岭、东树坂岭，沿途走马观花般地掠过畚族魅力之地、下林周书房、桥亭，而后意犹未尽地延伸至内堀，在长基站稍作逗留，再分叉朝着剑斗、感德和永春坑仔口方向驶去。

牵连老师介绍，由于受白濂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及后期的淹没范围影响，途经寨坂村的原铁路线路不得已改线，临村中的火车站自此变成“旧”站，新的火车站就建在寨坂村北山脚下的下坂角落。冬日午后的阳光白亮、慵懒，正在施工中的新火车站正进行水泥路的浇灌，石子与水泥搅拌发出的浑沌闷响，在山间回荡。周遭一片赤白之色，但不难想象，不日之后建成的具备现代化样式的火车站将是多么的壮观，必将是一片土地的地标性建筑。

或许是我的迟来，未能看到旧火车站的原貌，但站在白濂水库的坝头往东望去，依然可以看到寨

坂的全貌，也可以瞧见那个年代久远的旧火车站，在远远的对面孤独伫立。它曾经给一个村庄带来生气，给这片土地的村民留下了美好、恬静的回忆。

寨坂的友人许才丁说，那长长的火车轨道是他学生时代情感的寄托。幼时天蒙蒙亮，他就穿过火车隧道，翻越山丘走路去上学，即便是清晨的火车从身边轰隆隆地驶过，也如同呼吸一样平常，就像是学伴一早的招呼。傍晚，在霞光满天的暮色里，他又穿过贯穿村庄的铁轨归家。隧道里，夏季的凉爽和冬日的和暖，那气息如大地母亲的怀抱，令人平静而有安全感，这是他小学到初中求学生涯里最美的回忆，也是足以治愈一生的回望。

火车的到来，也给村庄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那“哐当哐当”的压轨声，以及“呼啊呼啊”的鸣笛声，是村人陶醉其中的乐章。南来北往的旅人，不管旅途远近，在火车驶入绿水青山的茶乡，都不禁精神一振。火车停靠在长基站的时候，在外漂泊打拼的归人卸下旅途的疲惫，奔向自己的家园；怀揣梦想与希望的村人，则踏上承接山海的征程。火车站成为一个交接点，归来与出发，迎接和送往，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就这样生生不息地演绎着。

穿梭在寨坂的火车，就像历史长河里的扁舟，承载着先辈们从中原历经千帆、披荆斩棘，才在此处落脚，开荒拓土、繁衍生息，才有了如今的社安民宁。

此次同行的有我一位好友王玉玲，从临镇感德嫁到寨坂已十年有余，然而，她对寨坂的了解，仅仅局限于婆家家族群里。寨坂的地理布局、左邻右

舍的人际关系，在她心中都是空白。走在路上，乡里乡亲也未必知晓她是谁家儿媳。其实，王玉玲一家已经定居县城，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集中回家住上三四天，而后又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开始新一年的离家之旅。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何对寨坂的印象是空白了。

朋友黄荣辉已是花甲之年，退休后很少回老家，回忆起小时候的画面，每一帧都还清晰如昨：空气是那么的清新，溪水清澈见底，鱼虾随手可抓，甚至时常来叨小鸡的老鹰搏击长空的叫声，还在耳边回响。情到深处，他不由自主模仿起了林中黄鹂的叫声，眼里闪烁着泪花。

这两位朋友，并非对家乡的热爱不够深沉。其实早在两代人之前，白濂这片土地就已被纳入大水库建设工程的规划之内，只是具体的范围尚未确定，许多人面临着背井离乡的困境。有人在这种不确定的日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也有的人乘着寨坂的火车早早地在外成家立业。留守家乡的人，不敢好好装扮家园，生怕不出几年就成为水库大坝的基石。

年轻人对乡土避而不谈，功成名就的人选择远离故土，故乡永远只停留在童年的点点回忆里。这不仅是寨坂的现状，也是其他乡镇、其他村庄的普遍状况。

牵连老师却是一个例外，“回家”是他生活中的关键词。

此次跟随牵连老师回了一趟家，周母在屋后的菜园子里侍弄时蔬，周父到田间地头散步后，在桥亭歇脚，顺道给桥亭里供奉的诸佛上一炷清香。父母同周老师的对话，就像是对下班到家的儿子的日常唠嗑一样，每次归家，他都要驱车四五十公里。

牵连老师的写作，总是关乎他生命中的寨坂，寨坂构成他写作的气味与空气。故乡是他灵魂深处气息的来源，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乡土气息，让他魂牵梦绕。他的经验来自那里，他的性格

也来自那里，他的血液中流淌着那里的基因。而此次的《记住寨坂》，就是他凭一己之力要促成的大事儿。他深知文字的力量和意义，他要把家乡的一切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既是历史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延伸。虽然这项工作困难重重，支持的声音也不多，跨越时间又很长久，但是他有着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决心和勇气，一直在努力促成、坚持与推进……

乡愁不是一味地固守，而是传承，就像铁轨一样，不断延伸，却始终相连。如今，新的火车道在圆潭仔改道，跨过西溪，在下坂角落大展宏图，然后再汇入旧的剑斗、永春路线而去。但寨坂村中的那段旧铁路也不会记忆中消逝，那呼啦啦的轰鸣声，会一直回荡在耳畔。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在潮流的裹挟下，故乡渐行渐远。其实，不管是什么原因，谁都无法也不该去脱离、淡化故乡，那里是所有人的根基所在，它让我们明白自己从何而来的底气，也赋予我们因何而往的勇气。就像那火车，它呼隆隆地来，呼隆隆地走，它似乎在告诉寨坂的所有子民们，他们从中原而来，开荒拓地，在此繁衍生息。

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当“乡”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往昔的烟火日常被尘封进记忆的角落，成为人们心中一抹遥远的怅惘。但寨坂，这片承载着无数故事与情感的土地，不该被岁月遗忘。要记住寨坂，就需要有牵连老师这样的寨坂人。书写寨坂，方可记住寨坂。

作为一名外乡人，我由衷地希望，更多的寨坂人能加入《记住寨坂》的行列，拿起笔，或用影像，或借回忆，让家乡的故事在时光里延续，让乡愁有处可依，让未来的人们，依然能循着先辈的足迹，触摸到这片土地曾经的温度与灵魂。在岁月的漫长轨道上，我们一同接力，让寨坂的记忆永不褪色，让这份对故土的深情，绵延不绝，岁岁年年……

金桔往事

● 罗文妹

车在通往家乡的路上疾驰，一到管前界，窗外的景便切换成一帧帧金桔。“满山尽带黄金甲”，寒冬里，金桔身着盛装，露出最灿烂的笑容。这一抹抹黄是久违的温暖，仿佛空气里都氤氲着金桔的气味，坐车的疲乏顿时消失殆尽。

想起小时候，父亲管理的几片金桔山，父亲像养育孩子一样呵护它们。

春天，给金桔树剪枝、上肥，对劳动近乎苛刻的父亲，总要把一块块地松过去，然后挖大小适宜的坑。小孩的活儿就是用废弃的碗舀上肥料倒进坑里，父亲再搅拌、整平。夏天，锄草治虫浇水，水是从山下一桶一桶挑到山顶。炎炎夏日，如此往返，汗水湿透了父亲的衣背。日复一日，终于，金桔开出白色的小花儿，结了椭圆的小果。它们渐渐长大，由青绿向黄色转变。一到深秋，全家人的目光聚焦在金桔树上，盼着金桔早点熟。尽早摘下来，可以交学费、扯布做新衣裳……

十一月的好天气，金桔的黄金时代到来。家家户户忙着摘金桔。大人挑箩筐扛梯子，小孩挎着篮子布袋漫山遍野跑。金桔山迎来一年最热闹的时候，从天上掠过的鸟叫声、孩子的嬉闹声、大人的说笑声……让寂静的山沸腾起来！男孩爬到树上，女孩胆小站在低处，一旦看到乒乓球大的金桔王，摘下来直接犒劳嘴巴。甜里带着丝丝缕缕的酸，特别解渴。肚子吃撑了，不时打嗝送气，篮子里倒是没几个金桔。母亲告诉我们，摘金桔的时候，为了保护树枝，为了让金桔蒂完整，要把金桔转下来。这样可好，一粒金桔慢悠悠地在我们手上旋转得天昏地暗才离开枝头。母亲看到了，嗔怪：这样摘，到天黑也摘不完。她说，要边转边拗，这样既快，又不伤金桔。日头落山，袋子鼓，箩筐满，我们收

工。父母挑着颤悠悠的箩筐，我们提着篮子，背着小布袋走在前头，雄赳赳气昂昂，因为路过的村民总会对母亲赞叹：“你家孩子真懂事勤快。”

金桔采摘季节，父亲总要钉些透气的木箱，整出一个房间专门放金桔。漫长的冬夜，我们吃过晚饭就搬出竹匾、长凳，把刚采回来的金桔按颜色、个头，分成三六九等。再把这些金桔装进木箱，一层层码起来。站在空旷的大厅，寒夜里风吹来，手脚冻得生疼，心却热乎乎的。

住进“绣楼”的金桔如待嫁闺女，有收购金桔的人登门。没人瞅上的金桔，搁久了会发霉。母亲舍不得丢弃，就把这些金桔晒成干，或放进锅里，加入少许冰糖熬成蜜饯。母亲说，金桔会促进消化，还可以止咳化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加工的金桔成了我们最好的零嘴。

种金桔靠山吃山，也靠天气。冬天也会有大雨，金桔裂开，落下，腐烂。遭遇霜冻，金桔更是抵抗不了。有一年冬季，冰天雪地，金桔被冻熟了。眼看马上收成，可转眼就落空。看着一树树沉甸甸的金桔，父亲唉声叹气，母亲眉头紧锁，家里笼罩着化不开的阴霾，我们不敢调皮再惹父母生气。

现在好了，金桔林盖起科技大棚，还有的农户给金桔树披上薄膜。这样，雨来，霜来，金桔身上也有了铠甲。

政府、媒体多渠道吸引商人，金桔上了央视。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网上买到金桔，上门采摘的顾客纷至沓来，种金桔的人再也不愁“女儿”嫁不出去。金桔是家乡的代名词，是对外递出的一张名片。好时代，好政策，让果农眉开眼笑。

我家已多年不见金桔，父亲一年年老去，耄耋之年的他再也侍弄不了金桔。对土地无比热爱的父亲，看着一棵棵枯萎的金桔树，一个个荒废的山头，那种无奈只有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懂得。

又逢金桔上市时节，看着街上大大小小的金桔，有关金桔酸酸甜甜的记忆再次涌上心头。

遥祝家乡的月亮

文 / 斤 辛

太阳下山了，村庄上空升起了
月亮一样的灯笼
月亮在房顶，月亮在海面上
月亮拎在手里
龙、狮，脚步欢腾
一步一步踩在宋朝的石板桥面

儿时的梦想就这样举过头
儿时的记忆，一页一页翻出来
古街的人流和海水听从月汐涌动
小孩子们被忙碌的身影忽略
主题是穿过全境的平安

灯牌、灯阵，诉说灶火的兴盛
此时，月亮也参与进来了
她与我的女人、女儿一起
以家族的名义举起神圣的火
照亮双眸和一年的晨昏

稻草人生

文 / 叶发永

它一直以为自己不是草
是青青秧苗
水流清浅，岁月温柔
放眼望去，田野辽阔，山河锦绣
稻浪随风起伏
未来像花一样美好

去掉了稻谷，它明白了自己就是一种草
草就要认下草的命
不再强求什么，随缘就好
荒野、路边、墙角都可以是居所
能停留就停留一阵子
多看尘世几眼
多回忆一些事
这样挺好

作别红尘是一件挺纠结的事
稻草左右为难
一半想走，一半想留
就像世间许多说不清的爱恨情仇
那就交给一把火：
想走的化作轻烟
想留的变作泥尘

春风吹拂，万物苏醒
谁又化作了云朵
远远地
看着人间？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文 / 黄招琴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淹没奈何桥边的叹息
前世的绚烂
在今生悄悄绽放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穿越忘川河水的沧桑
彼岸的花叶

在轮回中默默相望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惊醒望乡台前的惆怅
静谧的安宁
在此刻静静遗忘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吹动三生石上的风铃
温暖的香气
在今夜里淡淡飘散

淡淡地，淡淡地
一世飘散

新娘港

文 / 林亚川

家乡有条河，名叫新洋港，
可很多人却喜欢称她“新娘港”，
因为这名字，妙得像春日暖阳，
它好似灵动的绸带，依偎着村庄，
在故乡的田埂间，飘荡蜿蜒。

儿时记忆中，天刚破晓，晨曦洒在河面上，
挑水的阿伯阿婶，踏着青石板，
哼着小曲，穿过小巷，水桶晃荡。
“新娘港”的水，清冽甘甜，
它灌溉着农田，让庄稼茁壮成长，
滋养着村民生活的梦想。

往昔岁月，交通闭塞，陆路难畅，

新洋港承载着主要的水路运航。
稻麦归仓的时节，木船穿梭忙，
悠悠桨声里，诉说着乡亲对生活的期盼。

夏日炎炎，她是乡邻们的避暑天堂，
孩童们个个像浪里白条，
“扑通”跳进河里，笑声与水花四溅。
大人们坐在岸边，手里搓着衣裳，
边唠着家常，边洗尽生活的尘痂。

黄昏时刻，晚霞给“新娘港”披上金色纱装，
渔船陆续归来，船身满是收获的重量。
渔仓里，鱼儿活蹦乱跳，闪着银光，
映着渔民们脸上，朴实又满足的笑颜。

端午佳节，新洋港成了欢乐的海洋，
龙舟似离弦之箭，劈波斩浪。
船中的锣鼓手，敲得那锣声震天响，
划桨的后生，喊着号子，浑身是力量。
岸边的乡亲们，扯着嗓子助威，
那场面，堪比迎娶新娘，
热辣辣得让人难忘。

河畔的翠竹，随风摇曳，沙沙作响，
像是在把“新娘”的故事娓娓细谈。
垂柳依依，细长的柳枝垂在水面上，
就像给新娘戴上了绿色的发簪。

新洋港啊，是那最美的新娘，
眼眸如清澈的水波，温柔又明亮。
她性情娴淑，温润恬淡。
我的家乡，因为新洋港，
就像娶了个能干的好姑娘，
日子越过越亮堂。

她巷吾生（二首）

文 / 榕之夏

人间四月天的回响

她，是福州古厝里走出的四月天
巷陌青瓦，还留着年少呢喃
吾，以方寸邮册为笺
生，在百年后与你温柔相见

你是梁上的诗，笔下的风
是古建檐角那一抹灵动的虹
从福州的巷陌，到北平的城
一身诗意，撑起家国的晴空

书信里的温度，旗袍上的云影
在这方老宅里，慢慢苏醒
我把故宫百年的邮册，轻轻递上
让方寸之间，映着你目光里的光

她，是人间四月，是永恒的回响
巷里的风，还在把你的名字轻唱
吾，以赤子之心赴这场百年之约
生，在你的诗行里
永远明媚、永远热忱

林徽因主题馆开馆感怀

她自闽山毓秀来，
清芬一缕入襟怀。
巷前古厝凝芳韵，
阶下春风拂玉台。
吾以邮笺藏岁月，
心随诗卷忆英才。

生逢四月天如锦，
再续人间大爱哉。

重阳节登乌石山

文 / 郑信钧

爸爸说，当九碰到九这一天
就要回到爷爷奶奶身边
把拗九粥的温暖
送到他们心间

于是，爸爸载我
跨越150多公里的思念
献上健康长寿的祝愿
已好久不见

爷爷奶奶露出甜蜜的笑脸

这是苏塘村的秋天
菊花竞相绽放，空气如此清鲜
爷爷奶奶牵我
徒步登临乌石山巅
我们品尝蟹肉，饮一口山泉
遥望远方的炊烟

我高举双手说，多么欢乐的一天
溪鱼也回应呼喊
飞快跃出水面
日影缓缓西斜
一只枝头穿梭的布谷鸟
仿佛听懂我的歌声
把我对爷爷奶奶的爱
一同唱响在高高的乌石山巅

静坐（外一首）

文 / 姚若愚

阳光把影子
压成薄薄的一片

榕叶的碎响
落进衣领

风穿过指缝时
带着闽江潮润的呼吸

我坐在旧藤椅上
看尘埃
在光束里赶路

像看人间所有的匆忙
都有了透明的形状

站台

旅行箱轮啮着台阶
风衔走脚印
背影
早已楔进高铁门缝

暮色漫上来
谁的影子
还在等
虚无的云

草本汤进城

● 沉 洲

闽东几个高山县，都有青草、植物根茎入饌传统，坊间端上饭桌的菜肴亦药亦膳，形成风味独特的药膳饮食。

女儿高考那一年，吃腻了家中饭菜，每到周末，常常拉我去社区草本汤店铺改善伙食。两人各点一样砂锅煲就的小肠汤或乌鸡炖罐，拌一盘品相赏心悦目的菜心苗，再要个竹筒乌叶饭，40块钱不到，两人已经把嘴和胃安抚到没一点儿意见了。

问她感受，回曰：清楚健康，是家里的味道。

前后思路明显自相矛盾，但我还是能理解她想表达的意思。同属家常饭菜，家里做的食材少且口味单一。

草本汤饮食区别于通常的快餐、小吃和酒楼饭店正餐菜肴，其主要烹饪手法不外乎砂锅慢煲、炖罐静蒸、捞拌兼施。现场环境明厨亮灶，无高油高盐高糖，冰鲜禽畜肉化冻焯水去腥后，一份份都是当日现煲现炖和现点现炒现拌，菜品清淡爽口。“草本汤”这三个字，就像它的饮食场所一样，简洁明了，清清楚楚，让大众获得有记忆的味蕾体验。

草本汤源出闽东“中国长寿之乡”“闽东药城”柘荣县，遵循古法烹饪技艺，又不仅仅拘泥于当地的古早味。为了一口吃不腻的好味道，反复筛选药食同源的青草或植物根茎，与禽畜肉巧妙配伍，既回避了汤药色味，又起到祛腥提味增香目的。汤品的鲜香，感觉被磨蚀掉锐角，呈现醇厚的复合之味，一如陈年老白茶，能喝出岁月的绵长。

青草与植物根茎入饌多传承传统配伍，提香用牛奶根，去湿用五子毛桃，解毒用无花果根。倘若想润喉亮嗓，加入菊花、金银花那是首选。中医智

慧与药膳饮食联手，借四时节气调理体内阴阳失调的亚健康，实现养生与美味的平衡。春季呼应清明升发之气，喝配有金银花、菊花的小肠汤，疏肝利胆；夏季契合长夏养脾药理，喝铁皮石斛、陈皮猪肚汤，健脾祛湿；秋季缓解涩燥伤肺，喝参须猪心汤，润燥安神；冬季恪守冬藏原则，喝红枣、枸杞乌鸡汤，温补肾阳。地方药膳文化转化为健康饮食符号，这方面与同为青草药资源众多的屏南县棋逢对手。

如果说屏南的药膳饮食专注于传统古早味，招徕老饕们前去品味；那么，柘荣的草本汤则类似川菜做派，为了抓住年轻人的胃，杀进都市攻城略地。

草本汤没有邈里邈遑进城，它精心收拾打扮了一番，进而与城市不断融合，为城里人平添饮食一味。它不是单纯进城打工谋生，而是向城里人推荐了一种天然健康的餐饮方式。

好味道少不了应季的生态食材，绿色无污染。寻找好食材，发现好食材，这是草本汤在城里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自建和合作食材基地，原产地直采直供，从田间到餐桌，彰显天然品质与原味。

乌鸡是拿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泰和乌鸡，猪肉选黑猪品种，鸡鸭要农家足月放养；时令蔬菜菜心苗从夏秋的宁夏追到冬季的云南；不嫌麻烦，用清水自发豆芽儿。还有，精选无熏白工艺的福安生湿米粉、香气足的霞浦芹菜、清甜味的松溪萝卜和包菜、永泰红芽芋头、舟山渔场带鱼、恩施富硒土豆、黑龙江乔府大院稻米、潮汕小黄牛牛排……在源头上把控食材本味和口感。为了尽显乌鸡汤、土猪肉、小肠汤炖煲后的清甜品味，讲究到水也是来自柘荣的山泉。

为了一口健康好味道，食材处理也颇为用心。招牌汤品小肠汤的主材是猪小肠，洗净时油脂必须剥离得恰到好处，确保润口还不油腻。原先统一采购，不是洗不干净就是洗过了头，难以保证品质。如今都是自添繁琐，采购回来自行处理。饺子、扁肉等包馅

食物也是在低温无菌车间里，专人手工包就。

一个偶然机会，我参观了柘荣的草本汤中央厨房，那里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冷链配送车队。所有食材在当地净处理，鱼无鳞鸡鸭不见内脏。改刀切片切块，为避免氧化失鲜，一份份密封包装。同时，专门研制的各种复合调味汁、调汤汁、拌面汁、酱汁和草本卤味汁、红烧汁也分门别类包装，通过冷链车配送进城，按统一标准现场烹煮上桌。

食材标准化预处理，弱化了城市门店的厨房场景，菜肴品种多且出菜相对快捷，味道鲜醇独特顺口，满足了城市大众对饮食的要求。

餐饮讲究食材之间的最佳搭配。猪小肠性甘味微苦，闽人一致认同其清热解毒与凉血功效，故福建各地的小肠汤，闽都配伍苦菜，屏南选择鱼腥草，柘荣则加金银花等，目的就是希望达到食材间和谐的无缝融合。

进城后的草本小肠汤，经过多次改良，版本迭代，遂成招牌菜。汤清味醇，解腻开胃是它留给我的好印象。

一路走来，小肠汤最终选定与金线莲同台共舞，盖因其清热凉血，功效与猪小肠相当吻合；进而还添加了一个优点：草香别致，汤色清浅。为了提升汤品风味的丰富度，曾经加过罗汉肉、鸭腿肉，未成定局。最后尘埃落定，小肠恢复单层，添加与其高度匹配的鲜猪肚，既解决了脆感问题又增加了汤味的丰富度，被食客们普遍认可。喝了这碗汤，当即便有回甘之感，次日依然口腔舒服。

砂锅煲的牛排汤销量大，早期用不锈钢大桶煲，比较发现汤味不如砂锅煲出来的香醇，汤色的清澈度也有区别。从烹调原理讲，煲汤要慢火慢功夫，急不得也快不得。不锈钢桶大，容器壁薄，上下火候相差悬殊；容器内也沸点不均，以勺翻搅，汤便浊了。砂锅储热保温，锅内温度基本一致，慢煲能将食材的呈味因子一点点地激发出来；而且口小，香气也不易逃逸。有了这样的比对，从此，牛

排汤杜绝使用不锈钢容器，为保持其汤醇肉香本色，多煲几锅是硬道理。

草本汤烹饪讲究器皿甄选。高压锅压牛杂，短时间熟透弹牙；砂锅慢煲小肠、牛排，时间久方能入味；炖罐蒸乌鸡，火候均匀，汤清味纯。火候也必须控制有度，通常砂锅内滚沸之时，改小火为时已晚，香味蒸发，汤水浑浊。开锅时立马改小火慢炖，青草之味才能一点点炼化出来，储味保香。从烹饪工艺而言，煲比蒸好。砂锅内温度高，热汤在食材中穿针引线，食材彼此渗透融合，结果就是汤味浓郁甘醇。

早期的草本红烧肉，中央厨房切块到店，化冻现煮，加葱姜蒜焯水，膻味无法完全除尽。在中央厨房，将整扇猪肉用火枪烧烤，一除细毛，二消异味，同时表皮产生胶质，咬在嘴里有糯感。然后整扇肉在滚水里捞过，再切块稍炒定型，一两成熟分装进城，门店再上色添味烹制。这款红烧肉颇受食客青睐，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标准化，一包化冻好的肉加入五香、桂皮、八角、辣椒等配好的等量酱汁，再兑进100克清水，大火煮30分钟即可出餐。

猪肚汤也做过多次升级，开始加入莲子、花生无特点，加砂仁又现药味，最后改为铁皮石斛才达到理想境界。

在外省读大学的女儿，对草本汤的味道依旧耿耿于怀，张口还能念出一串她中意的菜名。

柘荣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也是高山白茶的核心产区，一向追求生态食材的草本汤，在该县富硒地块建立了茶园，精制“毛毛针”品牌的富硒茶，进城跟会员们做分享，把“一口茶汤一份健康”的养生理念延展到餐桌之外。

当下，绿色无污染的食材是餐饮业的基石，删繁就简的烹调手法迎合了消费者追求健康的诉求，而且净菜模式，也是未来餐饮业的发展方向。药膳彰显膳而弱化药，煮出风味独特的好味道，草本汤走出了一条大众餐饮的别致之路。

再访长庆，牵挂长存

● 陈家恬

有些人，有些事，分明没有密切关联，却念兹在兹，难以忘怀——有形的本分之钩早已脱下，无形的情分之钩则悄然挂上，如同回城知青之于老东家。

上午，应老同事朱德灿先生邀请，欣然前往入伍的第一站——长庆镇中洋村吃喜酒。

之所以“欣然”，一来德灿先生既是曾经的多年同事，又是曾经的多年邻居，在婚宴日渐减少的当下，别具意义；二来故地重游，可以看看老地方，见见老熟识；三来必逢曾经的许多同事，必有聊不尽的话题。

因为“欣然”，太太也同往，而且提早一小时。

提早的目的在于，是我带她一起回访精准扶贫挂钩对象——选择最特殊、最困难。

一到长庆地界，便倍感亲切，文昌阁如同密钥，咔嚓一声，开启了记忆U盘，所有的图景，所有的文档，纷纷冒出，渐次明亮，仿佛冬日晒爆的茶籽，犹如春风唤起的谷荻。

由村干部魏步清、魏宏长同志作陪，顺路回访尾洋村贫困户魏爱智。他出工去了，房门紧锁，门前杂乱依旧，更添众狗狺狺——看似柴火（板块）东一垛西一堆，其实都是狗窝，这里一二头，那里两两头，总共不知多少头，仿佛养狗场。众狗有的被铁链或绳索拴着，有的仅仅囚禁着，大小不一，毛色各异，但它们此时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

把我、太太和村干部都看作坏蛋。正如作家刘亮程先生《狗这一辈子》所写：“来人并非找狗，却先要与狗较量一阵，等到终于见了主人，来时的心境已落了大半，想好的话语也吓忘掉大半。狗的影子始终在眼前晃悠，答问间时闻狗吠，令来人惊魂不定。”我虽不惧怕，却也紧随村干部而逡巡。胆小的太太，倏地折返，任凭我壮胆与招呼，终究撤退到公路上去了。

“进村入户，狗也让路。”在这里，这句称赞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的老话，恐怕是失灵了。但须知——本人从来没有自夸过。它们的禁闭，它们的羁绊，它们的饥饿，使之丧失了最基本的辨识能力，除了食物，别无所顾，管你来者何人，管你来者为何。

从爱智堂哥那里得知其养女的零星近况。她在福州上班，孝顺养父，平时只接养父的电话，也只信养父说的话。

即将上车时，不知从哪里颠来一头黄白相间的小狗，在我的脚边缠缠绵绵。太太觉得可爱，凑近，意欲抚摸，孰料它凶起来，吓得她后撤数步。

上了车，2019年6月那则日记《爱管闲事》所写的许多情形瞬间浮现眼前。尤其是弱智的爱智，当年制作斗式木车，拉着捡来的女婴在砂土公路上游玩的情形（邻居披露），以及在同事吴锋同志陪同下约请她（当时在读初中）来政协谈心，勉励她“不抱怨命运、发奋苦读”的情形，宛如昨日。精神大于物质，认知大于本领。很想带上太太找她沟通，但不知她愿不愿意。从事心理健康公益多年的太太，觉得这种沟通比单纯给钱给物来得重要。

随后到长庆村回访贫困户魏应麟。当年家境的脏乱差，经过我的敦促和援助，改变了，也保持了几十年，而今又还原了！虽有公益性岗位（村保洁员）托底，而他家的完全脱贫，尚须假以时日。

他家门前两畦碧绿的芥菜竟令太太欣喜得惊呼起来。

“雪柑——雪柑——卖雪柑——买雪柑”，不远处老妪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叫卖，竟也令我想起当年为销售雪柑而愁苦的光景……

最后到该村当年极贫户魏启松家（筹资10万元帮他建房，而且关心其子女就学就业），惊悉户主启松已过世。从小脑瘫的遗孀，仍以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顽强活着。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她的母亲，从另一个村过来照料。她依然横躺床上，多年不见，更精神了，也更能说了。她居然认得我。

你怎么会记得我呢？

我，我记得，你是好人，大好人，我记得。

我好在哪里？

你，你给钱，你给我盖房子。

说罢，她的两脚在堆放床头的衣服里翻动起来，好像要找什么。她的母亲告诉，她要找手机。

手机？

是的，手机。

什么时候买的？

买了一年多。是她的女儿买的，也是她的女儿教她玩的。

怎么玩？

用脚。都是用脚。天天看抖音。

会看抖音？她见我狐疑，两脚配合着，不一会儿，果然开出了抖音。

她说她会拍照。而且给我拍。我说拍了做什么。她说她想我的时候，可以看见。我配合着，但没有对准，拍到了她的母亲，她要再拍。

因为时间关系，她的母亲替她拍了，递给她。她接过，看了看相片，又看了看我，确认后，笑了。

太太见她衣衫单薄，问她冷不冷。她说不冷。她的母亲说棉被很重，不热。当即叮嘱村干部代为购买，买一床又轻又热的棉被，明天之内落实，由我出钱。

太太说索性由她去买，她内行，现在就去长庆

街选购。不一会儿，她回电，满街都找不到又轻又热的棉被，只能去县城买了送来。我说趁便买几件衣服和几双袜子。她的母亲说袜子穿不了，她的脚要当作手来用。

告辞时，她的母亲嘀咕了两件事：一件是房子加层施工一半的问题，另一件是女儿户口迁移问题，女儿已经57岁了，要是再不迁来，到时候入不了祠堂。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说抓紧收尾，不要再花大钱了，要考虑孩子结婚，毕竟30岁了。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表态叮嘱落实。老太太又说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外孙在城关与人合作收废品，四万多元分成尚未拿到。我也表态过问到底。

走访毕，喜忧参半，喜的是镇村干部和邻居依然关心他们，忧的是他们的生存依然艰难。

好在喜宴，它平添了我们的喜悦。

一到城关，太太顾不上休息，就上街挑选了大豆纤维被。它质地温软，款式新颖，比我家自用的更高级。这一点，太太是深受岳母影响的。岳母对人大方、对己小气，是出了名的——“送人总是最好的，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太太童年并不理解，甚至抱怨过，而今却将其奉为圭臬。

太太把被子拿到楼顶晒了，让我托人捎去。遗憾的是，衣服没有合身的。

拜托该镇党委书记邱飞尧先生带去被子，转交我们微薄的心意。可以帮忙捎带的有好几位，而我也像太太选择被子一样，也是用心挑选的。

“这世上有一半的人，永远也不知道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这是法国作家写在《巨人传》里的箴言。是的，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才会改变。对你所关切的地方，关心的人们，你抽出时间，前往那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体悟体悟——适当回访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每一次回访，我都深受触动，深受教益。

无用之大用

● 罗锦生



时光像一座巨大的植物加工厂，植物难逃其手，不得不默默地接受它的各种加工改造。

一些植物经过它的加工改造后，幸运地从低级跃升为高级，比如花蕾绽放成花朵，花朵又转变为果实，既令人赏心悦目，又让人收获满满，过程和结局圆满，堪称“人生赢家”。而有些植物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经过时光的加工改造后，不幸地从高级下降为低级。比如稻谷成熟脱落后，失去了稻谷“光环”的稻禾价值便一落千丈，几乎归零，以致连称呼都改为了“稻草”。一些人在形容家中有多存物时，常说“多得像稻草似的”，稻禾如此结局看上去无疑是“人生输家”。物质价值急剧流失的事物，常易被势利所遗弃与轻视。人们对稻草却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它沦落至“草”的境地后，并未像一般的草那样成为废物，或者仅仅“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般化，它以柔韧的品性，化“草”为“宝”，在乡土间活用出了万般精彩。

当稻草的悲剧发生在冬天时，田野仿佛经受了一场浩劫，显得消瘦，甚至是空荡荒凉的。失去生命的稻草此时会重新站立在田野上。当然，它不能像作为稻禾时那样，把根深深扎入大地，一根根地伫立。人们将散落的稻草捆扎成一把一把的草把子，其形如“金字塔”般下大上小，便站立且站稳

在田野上。纵是一条线，横也是一条线，仿若是兵马俑客串到此。田野由此不仅饱满了些许，也热闹了起来。蜻蜓和麻雀这两个家伙，又有了倚靠，悠然自得地落在上头。鸡和鸭显得粗莽，它们肥硕的身躯穿梭其间，偶尔还“互殴”一番，“殴斗”总以鸭子的落败而停止，草把子和田野上多了些鸡鸭毛，证实着生命活动的迹象。

冬日的太阳，暖和的表面下暗藏着凶狠的杀力，将稻草体内的水分丝丝抽干，并彻底“剿灭”其残存的些许叶绿素。不承想，脱水后的稻草不仅“身轻如燕”，而且颜色变得“金光闪亮”。体态和颜值的变化，似乎是痛苦给予稻草的奖赏，它也因此走上新的征途。

床垫分门别类，在农村高档的是棕床垫。高档的理由自是“物以稀为贵”，因为棕树长得慢，产量也低，所以非一般农家人用得起。故而以稻草做床垫为普遍现象。人们并不因原料就地取材和成品藏于席子下而忽略了美观要求，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明创造了专门工具，运用麻绳将一根根稻草编串起来，按照床的大小收边，编成整整齐齐、厚厚实实、大小适合的稻草床垫。这种床垫软硬适中，助暖保温，还会徐徐散发出草香，既利于骨骼健康，也助于睡眠。

这种垫子虽是稻草做的，质量确是硬邦邦的，几十年也不会坏。现在城里常见的工业化床垫，外部包裹严密，内部填充材料与气味安全性难以直观判断。睡在稻草床垫上，听着草秆轻微的声响，闻着淡淡的稻草香，如此安心的岁月时光成为久远的记忆了。

稻草的温情，不仅藏在床榻间，也护着禽畜的寒冬，除了为人们的床铺服务，稻草也甘当禽畜的铺垫。

猪圈、羊圈、牛圈、鸡窝、鸭窝、兔窝等都会用到它。它既要帮禽畜们阻挡寒湿气，还要承接它们的排泄物，可以说是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地做到了“一条龙”服务。

更令人惊叹的是，稻草还可当建筑材料。农村建房时间一般选在冬天，此时农闲。建房是大事，传统的农村人认为，一个男人的一生中应建一次房，以前建的房为土木结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为主，木材是从自留山上砍的，沙是小溪里捞的，土是房前屋后的地里挖的。土的一大用途是刷墙，墙的主体为木材和毛竹，毛竹切割成片，嵌入木头内，之后毛竹箴片编满竹片的空间。这些完工后，进入糊墙工序。

俗话说“烂泥糊不上墙”，稻草就专治这个“糊不上”。它因此被切成段，每段长约5厘米，均匀地混入泥巴中。这些稻草便牢牢地拉住泥巴，使泥巴乖乖贴在墙上。这样的工艺材料，绝无甲醛超标的风险，完工即可入住。此时的稻草，早已和墙壁融为一体，与主人长相厮守，直至荫及数代人，数百年不散。不仅贡献的分量凸显，结局也算美好。

相比把稻草作为建筑材料，稻草的另一种归宿就显得有些粗暴了，那就是被烧成灰，做了有机肥料，最终回归为泥土。如此，是真真切切的生命轮回了。

各种农事中，种菜是项技术活。而技术里头的许多环节要靠材料支撑，尤其是冬春的季节里，此

时不仅要面对气候的挑战，还要防止“不速之客”的光临。南方冬天的野外寒冷刺骨，且少雨，春天则又湿又冷，如此天气很不利于菜种发芽生长。而被搜刮一空的田野，又逼得那些没有冬眠“技能”鸟儿们，不得不四处觅食。由于常年觅食，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当菜种一落地，它们就觊觎上了。菜园里的稻草人，它们看两眼，也就识破了，知道对它们毫无实质威胁，偷食的野心必是膨胀了，时刻蠢蠢欲动。

这时，貌不惊人的稻草就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南方人对绿色植物的爱深入灵魂，“三餐不见绿，两眼就发绿”。小白菜、芥菜和空心菜等的色泽青翠欲滴，无疑是慰藉南方人灵魂的良药，在餐桌的地位十分高，必须得有它们。因而一定要种出来，于是种子一撒落地，稻草便铺在上面了，像给种子盖了层软棉被，挡风雨、锁水分，也断了飞鸟的念想。

如此，水浇下去，干干的稻草可以帮助存储部分的水，然后徐徐释放供出，而万一下大雨的时候，稻草又可以起到阻挡冲力的作用，犀利的雨点打在软绵绵的稻草上，失去了破坏力，使菜种“安居”，避免了被冲得七零八落的下场。也使觊觎的鸟们看不见了种子，明明知道里头有好货，却无从下口，即便它们硬要“开盲盒”碰运气，也难以得逞。之后，种子自然是顺利地生根发芽，待长成青翠的菜苗，稻草已腐烂，成为它们的肥料了，它可是为它们做到了相伴一生、守护一生、奉献一生。

稻草能长草菇，而且特别甜。高高的菇脚，白中带褐的颜色，在稻草堆里悄悄出现，模样美丽又可爱，如果在菇中放些肉片，那味道就美极了。因而，常有妇女和小孩在稻草丛中寻寻觅觅。然而，自然状态下生长的蘑菇数量有限，摘到的都是运气。人工栽培产量高，但需要木材等材料。“十年树木”，砍一棵少一棵，种的远赶不上砍的，这种

代价很高且影响环境的行为不可持续。

科技破解了其间的密码，稻草长菇的功能便运用到食用菌生产中。于是，它被切碎，甚至被打成粉，再经过挤压、蒸煮消毒等加工程序，终成为菌料。不同的配方与栽培方式，长出各色的蘑菇，这些蘑菇的共同特点就是味道鲜美。这是稻草的原味输出吧！

工业品的材料中，亦可见到稻草的身影。其中最常见的是造纸，只见一车车的稻草被运进造纸厂，经过层层工序后，稻草最终变成了纸。

每一层工序，就是对稻草的一次无情考验，粉身碎骨是“小儿科”了，那些高温漂洗和极限压榨方是苦楚煎熬。草变成纸，原来的面目已全非，用途却大不一样。其中，最能成为永久的是被文人墨客使用。比如一篇经典名作写在这纸上，毫无疑问要被藏进博物馆，倍加呵护，世代流传。当然，这种概率如同买彩票中奖那般，多数草纸是在烧香祈愿和寄托哀思中，被火化为灰烬的。慰藉人心的角色，也是情深义重、意义非凡了。

专编草绳的小作坊，用简单的专用工具，将一根根稻草紧紧地拧扭在一起，编成了草绳。作坊小，功力大，隔几日不见，成堆的草绳就把小作坊围得水泄不通。草绳被卷成像饼一样的圆形。这种圆滚滚、胖乎乎的形态，很有喜感，给人以艺术品的感觉，真舍不得拆开使用。至于它们最后的归宿，难以知晓，因为被运到远方去了。

用稻草编成草鞋绝对是人类一项重大创造，在物资匮乏、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难以承受制造一双鞋子所耗费的人工、材料等，况且还要有制造的技艺，不是人人都会，那时拥有一双鞋子无疑是个奢侈的想法。但无论是劳动，还是旅行，都始于足下，“举足轻重”，脚太重要了，伤不起。常在路上走，哪能不伤脚，保护脚得从穿上一双鞋子开始。

稻草被编成草鞋之日，就是履行护脚责任之时。在多数人还在穿草鞋的年代，脚下所踏的多是

荒山野岭，好点的顶多是羊肠小道，不仅崎岖，而且路面凹凸不平，甚至是犬牙交错、危机四伏，赤足走在上面，随时可能被尖利的荆棘、沙石等割破伤及。脚掌上有无数的神经末梢，并与大脑紧密相连，被称作“人的第二心脏”，丝毫的痛感都会传导至“心脏”，心脏重要而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人们以“攻心之痛”“锥心之痛”等词语，表示人体之痛的极限，意思是没有比心痛更痛的痛了。

草鞋代脚承受荆棘、沙石等尖利物的摧残，任由它们割刺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只为保得人们的一双脚。它表面上是保护了人的一双脚，其实是托着一个人的生活，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时至今日，鞋子保护脚的使命更加多元，特别是在运动赛场上，已然是国家间的科技比拼，好鞋子助力运动员超常发挥，或不良鞋子致运动员失常发挥或受伤的事件屡见不鲜，因而专业运动员大多定制自己的运动鞋。时代的变迁，使得保护脚得从穿上一双好鞋子开始。在原始落后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离不开稻草的一段铺垫与护航。

稻草无言，其化“无用”为“大用”的神奇之道，除了其本身柔韧等优异性质外，更是“物尽其用、天人合一”的理念运用的典范，凝结着劳动人民无穷的生活智慧，打造出了越来越美好的生活天地。



疍民泪

● 陈家怀

年年端午，今又龙舟。昨晚我在漳州九龙江畔观看了大型歌舞《龙江岁月》，美轮美奂，如诗如画。

今天我站在西溪公园，眼前是龙舟赛的现场，呐喊、划桨、齐心、拼劲、冲刺、夺标，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看着服装统一的各队赛手，我好奇地想起这些赛手都是哪里来的，我边上一位村民说：“都是我们各村的小伙子凑成的。”我又问，现在都没看到江上有走船的，他们怎么会划船呢？是专门训练出来的？村民说，是的，但有些是疍民的后代，他们天生就是水手。疍民，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20世纪的画面，那时九龙江上漂泊着成百上千的小木船，它们不是渔船，不是运输船，不是捞沙船，而是水上人家，家就是船，船就是家。他们没有土地不算农民，没有房屋也不算居民，他们是千百年前被官府赶下江河的最底层贱民，这些水上人被称作“疍民”。记得儿时我常在九龙江玩耍戏水，有次突降暴雨，我爬进了一条小木船，一股浓烈的霉气味扑鼻而来，我第一次看清了小木船里面长得什么样，船长大概五六米，宽不过两米，几片木条盖在船体三分之一处，下面堆放杂物，上面就是吃睡生活区，弧形船顶是用大片竹篾编织成的，在木条上铺着一席破旧的草垫，垫子上有一团同样破旧的被褥，边上还有一个烧柴的小炉子。景象一览无余，这就是疍民的全部家当。我当时还不懂他们是疍民，只知道在船上避雨。船里有一家三口人，见我爬上船，面无表情也没说话，我就像空气一样。估计他们常遇到我这样的人，我也没吭声。雨过了我就跑了，连感谢都没说，冷漠对冷漠，但我一直没忘记这只船。

当晚我到朋友何家做客，闲聊时我说起疍民一事，也真巧，何友对疍民十分了解。他说在1997年，刚到政府工作不久，就参加了脱贫攻坚战，其中让九龙江疍民上岸是脱贫重点。他说疍民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已有千年之久了。他们世代以船为家，整日蜗居在狭小空间里，很多人都成了罗圈腿，也被称作“曲蹄人”。一年到头，他们要忍受寒冬酷暑、狂风暴雨、蚊虫水蛇的肆虐，是人类最悲惨的族群。而且还长期被官家和岸人歧视，不准上岸，不准读书，不准与岸人通婚。他们靠抓小鱼小虾为生，偶尔跑跑小运输，温饱不济，人人营养不良，小病靠自愈，大病就等死，平均寿命不到40岁。他说由于疍民数量不少，吃喝拉撒都在船上，生老病死也都在船上，所以九龙江流域污染严重，这也是必须让疍民上岸的原因。他说政府先是动员九龙江两岸乡镇划出一部分宅基地，再由财政拨款建房，用于安置上岸的疍民，还发给安家费，分配农田林地，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村民。近十几年，九龙江两岸的村落几乎全部变成了高层江景房和大片公园生态园，被拆迁的疍民成了失地农民，但分到了商品安置房后，华丽转身为城市居民了。他最后苦涩地说，你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一些老疍民是不愿上岸的，我们做着迁祖宅的好事不被理解，好说歹劝两年后，第一个疍民才终于上岸了。看来苦难不仅会限制我们的想象，还会捆绑我们的手脚啊。

告别时，何友从屋内拿出一本长篇小说送我，书名为“上岸”。天呐，想啥来啥，正合我意，我如获至宝，回家便粗略扫了一遍，发现小说是说宁德疍民怎么努力上岸的故事，而何友却说漳州疍民开始时并不愿意上岸，难道两地疍民想法不同、眼界不同，待考。但肯定的是，疍民们的苦泪如同九龙江水已汇入了东海，一去不回，如今疍民们满眼都是幸福的泪。



乡村二记

● 欧阳瑾

故园草羹

尝忆儿时乡居，岁饥谨，藜藿充肠。惟年节宰牲，采百草入釜，炊烟挟药香盈室。吾与姊嬉于庭，腹鸣如鼓，犹强颜守灶添薪。釜既沸，慈母分羹数瓯，遣余姊弟馈邻舍。及归，釜中仅余清汤，啜之反觉甘饴。今侨居海表者，垂暮犹念此味，盖情之所钟，非在膏腴也。

越州载归故园，慈母鬓已星霜，不复能执爨。虽有庖人效其技，然箸不沾荤久矣。犹记表舅自闽南至，母烹蕃鸭飧客。舅以鸭胗相贻，余稚气掷还，母怒目切责。彼时不解，此羹乃乡邦最隆之礼。飞禽走兽经百草淬炼，竟脱胎换骨。鸭皮若琼脂，肉如甘醴，闽南客击节称绝，携青草数束而去。

所谓青草者，实百草之萃。吾乡童稚皆识，行山见黄芪则信手拈之，昔人云“飞禽莫如鸽，走兽莫如兔”，然乡民烹兔尤精，盖深谙草木金石相生相克之道。闽中地卑湿，先民仰观俯察，得百草驱寒祛湿之妙，岂非天意垂怜？

今市井巷陌，青草汤铺林立，食客云集。每归故里，挚友必邀余大啖。观药肆栉比，商贩操斤析根，寒热温凉如数家珍。更有七旬翁日日入山采药，

皓首穷经，自言：“此仙家饵术，采之可寿，鬻之可富。”语虽俚，实含至理。

暮色四合时，独倚老宅柴扉，恍惚见炊烟再起，药香氤氲中，总角小儿奔告邻舍。忽闻母亲唤食声，惊觉月满中庭，唯闻蟋蟀咽砌。

今椿萱并凋，萍寄他乡。每见青草汤肆，恍闻药锄叩石之声。青草羹之味，慈母之馨，尽化烟云。呜呼！曷其有极？曷其有极！

永阳苦芝

春分之候，永阳之野苦芝丛生。余观其叶脉苍苍，忽忆故山雨后，此物漫生若碧涛，与古寺黄墙相映。昔者乡称佛国，伽蓝星布，有沙弥某者，不耐青灯黄卷之苦，欲辞师云游。

师闻之，不语，指天下谷令采苦芝，及归，煮作羹，沙弥啜半盏即顰眉曰：“何其苦也！”师莞尔：“真苦乎？”对曰：“如吞黄连。”师拊掌大笑：“若欲知甘者，可更采之。”

翌日复烹羹，沙弥仰饮而尽，咂舌曰：“同根同釜，何昔苦而今甘耶？”师敛容正色道：“非菜有异，乃汝心有殊。初惧其苦，则百苦丛生；后甘其苦，则真味自显。勘破苦谛，即证菩提，此苦岂非汝之助缘乎？”

沙弥顿悟，自此晨钟暮鼓三十载，终成丛林龙象。后世弟子入门，必饮苦羹，师问：“甘耶？苦耶？”皆答，“苦耶。”复饮蜜水，问如前，若答：“甘耶。”则颌首曰：“可传衣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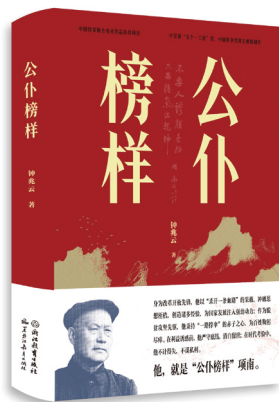
乡老云，昔岁大饥，民赖此物活者甚众。今宴饮华堂，犹见朱箸点羹，座中皓首者多潸然。余尝问父老，“苦耶甘耶？”对曰，“少时食之则苦，今食之则甘，非菜变也，齿牙衰而世味深矣。”

天下谷谷主曰，余观苦耶事，乃知众生沉浮，皆系方寸。昔陶潜嗜菊，周子爱莲，今永阳人独钟苦芝，岂非以味觉参禅机耶？世有畏苦求甘者，闻此当释然矣。

一部新时代公仆形象的重塑之作

——读钟兆云《公仆榜样》

● 谢建娘



《公仆榜样》的出版，在当下的公共文化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对一位优秀领导干部的朴素记录，更是一部突破传统叙事模式、深刻反映新时代治理逻辑与福建改革精神的报告文学力作。钟兆云以文学家的敏锐和历史学者的审慎，通过刻画项南同志真实而丰满的形象，完成了一次对“公仆”这一核心政治社会形象的当代重塑。其价值，远超一般人物传记或事迹汇编，成为理解福建改革开放史与公仆精神的一扇重要窗口。

叙事突破：从“圣人化”走向“人性化”

长久以来，英模题材作品容易陷入两种困境：或是过度拔高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是流于琐碎沦为事迹的简单堆砌。《公仆榜样》成功避开了这两个极端，开辟了一条“人性化崇高”的叙事路径。

书中项南同志的形象是立体的、饱满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夙夜在公、锐意改革的领导干部，更是一个会在深夜为某个民生难题或改革瓶颈辗转反侧、会在面对复杂矛盾和历史包袱时流露出凝重与沉思、会在取得点滴进展时展露由衷欣慰的活生生的人。钟兆云不回避描写人物的艰难抉择甚至某些情境下的压力与重负。例如，书中对其推动国有企业“松绑”放权时，所面临的疑虑与阻力有着细致刻画；对其倡导大念“山海经”、因地制宜发展福建经济时，所需的巨大魄力与周密思考，也多有呈现。这些细节非但没有削弱人物的光辉，反

而让他在关键时刻的坚持、智慧与担当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其风骨与情怀更加动人心魄。

这种叙事策略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它表明，新时代的公仆形象不需要通过剥离人性温度来树立权威，恰恰相反，正是在人性与党性、个人情感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张力与统一中，才能展现最为坚实的信仰力量和最为深厚的人民情怀。《公仆榜样》塑造的，是一个可感、可知、可学的“榜样”，而非遥不可及的“神话”。

治理洞察：揭示改革深处的方法与逻辑

本书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通过一个人的工作轨迹，生动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福建作为前沿地区在探索发展道路时的内在逻辑与治理智慧。

书中细致展现了改革工作的极端复杂性与开拓性：它不仅是执行上级政策，更是在观念束缚与时代要求之间寻找突破口；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更是在“山”与“海”的资源禀赋间进行战略布局（如“山海经”的提出与实践）；不仅是激发经济活力，更是在计划体制惯性中为市场主体“松绑”赋权。项南同志面对的，很少是现成答案，更多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稳妥推进”的复合难题。钟兆云没有将解决方案简化为个人的灵光一现，而是将其置于深入调研、集体智慧、群众实践与顶住压力的综合叙事中呈现。例如，对“松绑”放权事件的描写，就充分展现了其倾听企业呼声、力排众议、勇于担当的决策过程，这客观反映了改革进程中真实的运

作方式与所需的勇气。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捕捉到了项南同志身上那种“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治理能力。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他既能高瞻远瞩地提出符合省情的战略构想，又能抓住关键环节果断推进。这使得《公仆榜样》超越了对个人品质的颂扬，成为观察和理解中国地方改革进程与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宝贵微观样本。

文学价值：纪实美学的深耕与超越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公仆榜样》在纪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达到了新的高度。钟兆云继承了福建文学注重细节、讲求韵味的传统，将扎实的采访与细腻的文学表达融为一体。

全书语言质朴而精准，叙事沉稳而富有内在节奏。作者善于运用富有画面感的场景描写来替代空洞的评价，用人物自然的言行来展现其精神世界，用具体的工作细节来折射时代的宏大变迁。书中对福建地方风物、社会氛围的描摹，不仅提供了真实的地域背景，也赋予了作品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生活质感。

更重要的是，本书在结构上颇具匠心。它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年谱式写法，而是围绕若干关键主题和工作领域，以点带面、纵横交织地展开叙述。这种结构既突出了主人公在不同层面的作为，也形成了多声部的共鸣，让读者能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维度理解人物的实践与时代的互动，从而实现了从“一人之事”到“一地之治”再到“一时之势”的意蕴升华。

时代启示：重新定义“榜样”的文化意义

《公仆榜样》的出版，呼应了新时代对干部队伍建设和公共文化塑造的深层需求。在一个价值多元、挑战复杂的时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榜样”？本书通过项南同志的事迹给出了有力的回答。

它启示我们，新时代呼唤的榜样，应该是像项南同志那样，扎根实践、知行合一的奋斗者，而非

脱离实际的空谈家；应该是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实干家与改革促进派，而非爱惜羽毛的“太平官”；应该是心有温度、行有准绳的奉献者，以真诚、干净、担当作为立身之本。他身上体现的那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那种“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的作风，正是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公仆品格。这种公仆精神贯穿项南同志一生，从白手起家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为百姓的福祉与国家的未来匍匐前行、躬耕不辍。

同时，本书也深刻展现了“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福建精神在改革年代的磅礴实践。项南同志身上那种不回避矛盾、不畏惧困难、在改革创新中寻找出路的劲头与智慧，正是福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其干部精神风貌的一个经典缩影。这使得《公仆榜样》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成为诠释和传承福建改革精神、激励后来者的一个重要文化载体。

《公仆榜样》是一部经得起多重解读的作品。从个人角度看，它是一个关于奉献、改革与成长的故事；从政治角度看，它是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和改革开放精神的生动诠释；从文学角度看，它是纪实文学创作如何紧扣时代脉搏的一次成功探索；从文化角度看，它参与了新时代榜样叙事与地方精神谱系的重要建构。

钟兆云以深厚的笔力告诉我们，真正的榜样，其力量无需华丽辞藻粉饰，无需夸张情节烘托。它蕴含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开拓中，蕴含在对复杂历史难题的破解中，蕴含在“真诚、干净、担当”的人格光芒中，更蕴含在与人民群众共呼吸、同时代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的血肉联系中。《公仆榜样》的成功，就在于它用文学的方式，让这种朴素而伟大、具体而深远的力量得到了真挚、动情而深刻的呈现，为时代留下了一份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公仆画像与精神启示。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最为宝贵的价值所在。

地域文化的传奇叙事

——评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

● 萧 然

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自2022年6月始，陆续发表于《福建文学》《民间文学》《短篇小说》等近二十种文学期刊，已逾36篇。其以闽东福宁府（州）作为核心叙事空间，聚焦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生活图景，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市井人物与日常生活事件，塑造出众多鲜活而独特的“福宁奇人”形象，构建出一个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化意蕴的地域文学景观。以微观叙事折射宏观历史，从具体的地域经验出发，展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层观照与当代思考。这些作品在发表后不仅获得了刊物的转载，还先后荣获“今古传奇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孙犁散文奖”等文学奖项，体现了业界对这部书稿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的肯定。

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民族精神之源，集中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情感、信仰与道德传统。在文学创作中，它凝聚着民族的共同情感与行动，构成作品的精神内核。一部好的小说，除情节、环境、人物与语言之外，其环境构建与人物活动往往与深厚的民俗文化紧密相连，并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呈现。这样的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承载着珍贵的民俗学价值。民俗之中，潜藏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其集体意识中最深刻、最稳定的外在表现。民俗的变迁，也往往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最深层的演变。

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对福宁府（州）的人文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传说掌故、庙宇寺观以及变革，作了详尽的描述，并且融进了小说的故事之中，使读者从小说集中可以领略到霞浦这座千年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鲜明的民俗特色，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量并非全部来自创作中的艺术技巧，主要的还是渊源于王石斌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深情。

民俗小说是以民间风俗为题材的小说，继承宋元话本传统，并吸收当代小说技法发展而成。它注重情义的丰富性和传奇性，擅长通过风俗人情的描写渲染氛围，从中挖掘文化心理的积淀。其人物刻画往往工笔细描与写意传神相结合，外部行动与内心活动相映照，并常采用说话人叙述方式，强调通俗可读，追求雅俗共赏。这类创作要求具有浓郁的地方民俗风味。王石斌将视野聚焦于福宁市井的各类人物，在他们身上注入特定的文化意蕴，从而刻画出独具特色的福宁地域文化性格。福宁府（州）的文化形态鲜明浓烈，其真实而独特的地理与精神空间，构成了王石斌“福

宁传奇”系列小说创作的特定叙事空间。作品通过对这一空间的生动书写，使人物的本质特征得以彰显，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如观空间艺术般具体鲜活的印象。这个富有浓厚地域色彩的福宁空间，与小说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韩村轶事》开篇就说：“故乡韩村的老辈人，总爱说自己是福宁府韩村人。这福宁府，即今天的福建宁德，当时府治设在霞浦。而韩村偏于霞浦东南一隅，为海边商贸小镇。大凡到过韩村的，几乎都被其地界内令人震撼和窒息的美景所折服。碧海、金沙、奇岩、古堡并不奇特，奇特的是，有三条河流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在韩村小平原上汇聚一处，然后向西南潺潺流过，汇入东海。韩村融山、水、田、海于一体，有着‘鱼米之乡’的美誉。韩村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还是福宁文化在霞浦的发源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出过一百零八位收录于《福宁府志》的官吏，而且奇人异士也不胜枚举，留下颇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闽南糊》则通过一位神秘食客对地方传统小吃制作技艺的精妙点拨，在寻常的市井生活场景中寄寓了“艺无止境”的深刻哲理。《医者》则以江湖郎中巧施计策、以假死脱险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民间智慧与生命韧性的动人力量。

为与小说内容所及的奇人奇事相适应，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借鉴了说书艺术，更多采用传奇和笔记体小说相结合的方式，从而形成一种生动的审美艺术特征。所谓传奇，从语意上理解即指对奇闻异事的记录与叙述。而就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来看，其要旨之一则是以生动的情节来讲述动人的故事。传奇最关键的在一“奇”字。汉代文论家王充有一段话论及“传奇”：“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

绝。”他这一段话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文采华丽的辞赋，但也从另一方面阐述了人们的接受心理是趋于奇异人物和新巧故事的。清代李渔论述“传奇”则有这样一段文字：“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王石斌深得中国文学创作的精髓，在塑造人物时注重对“无奇不传”这一传奇叙事手法的吸收和应用。传奇叙事首先体现在故事与人物本身的传奇性，这也是王石斌的小说具有极强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石斌的小说创作不是以宏大的情节取胜，而正是要选取那些生活中的平凡且细小的生活场景，并组织成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而揭示深刻的主题。作家的描写不乏夸张与想象的成分，虚虚实实，令人目眩神迷，具有传奇色彩。在《酿酒弟》中，作者将家族酿酒技艺的传承与“戚继光抗倭”的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通过一次酿酒失败的日常事件，勾连起祖辈随军抗倭的英勇往事。小说在民间技艺与家国历史之间建立起深刻的精神联结，使个人命运与民族记忆相互映照。王石斌的传奇叙事在此既体现了历史纵深，又通过情节的巧妙转换，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这种将日常生活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叙事手法，让地域故事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共鸣。传奇写作手法更能调动读者在感受和想象中的积极主动性，人物事件的“后味”更强。《孝子炮角》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狗东西，黄氏米酒的脾气都搞不懂，也敢来我福宁州地盘上混。余炮角恶狠狠地骂出声来。若问余炮角怎么会突然雄起，这也与黄氏米酒的个性有关，黄氏米酒单饮到五成时，会让人产生豪情万丈的感觉。”以个人化的视角与立场处理小说题材和主题，使得王石斌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性特征。诗性是小说叙事所带有的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王石斌在建构这些奇特的故事情节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通过他

的故事让读者明白一些生活中真实的道理。

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的许多结尾独具匠心，常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点睛之笔。例如《秀才家一》，故事在主人公与官差默契地写下相同的“药”字中达到高潮，随后以智取匪寨、一举成功的干净利落收尾，既体现了人物的机敏与协作，又以传奇笔法赋予故事鲜明的戏剧张力与回味空间。而《棋中缘》的结尾则意味深长：“第二天，建善寺多了一个出家人。那出家人时常立在龙首山腰，注视着对面山上的寂照庵，一望就是老半天。”

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是其对福宁这一地方独特的空间、民俗、语言等进行“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为散落在民间的三教九流的奇特小人物单独立传。以《泥塑匠》为例，该篇借画师林承宋从艺、抗倭的人生历程，勾勒出民间工匠在技艺传承与家国危难中的精神蜕变。作者将技艺修行与人格成长相融合，以“塑神”寓“立人”，在师徒伦理与乡土大义的交织中，诠释了福宁地域“以艺养心、以心贯艺”的生存哲学。此类书写既为小人物立传，亦从民间技艺中照见乡土伦理的朴素与坚韧。同时，作品也着力记录与呈现那些正在消逝的乡土传统与民间智慧。这些民间的奇人、能人，各有绝活与个性，把他们放在一起，整部小说同时又具有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色。王石斌笔下的书写，通过剖开多个人生的截面和缩影，从而展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宇宙。当野心足够的时候，可以构建出类似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的“原型故乡”。就像是王石斌在平行时空下的一个真正的故乡，虚构是建立在自己真实故乡记忆之上的，将众生相，以及生活风貌完整展现出来。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中的一些传奇故事虽然取材于民间传说，但又是市井生活实录，那些民间传说经过作家的甄选剪裁，它是作家的再创作，蕴含着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其实是对

福宁地域文化在进行记录和抢救。比如《棋中缘》中描绘的南路一带通过弈棋胜负来裁决民间纠纷的独特方式，从海埕划分到兄弟争产，双方愿赌服输，棋子落定后不得再有异议。这种看似古朴的民间规约，实则体现了乡土社会中崇尚智慧、尊重契约与追求公平的内在秩序。

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通过具体生动的民俗描写，深刻展现了福宁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例如，《掌印功》所描述的融合海陆竞技与民间信仰的龙舟赛事，则生动体现了民俗活动中体育精神、社区认同与宗教仪式的多元交融；而《陈三娘》中巧嵌地名与“福文化”的楹联创作，更是将民间智慧与传统雅文化有机结合，展现了地域文脉的活力。这些民俗事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叙事的内在肌理，共同构筑起福宁地域鲜活而深厚的文化景观。

近年来，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写作者们开始追求多元化的审美风格，越来越多地面向故乡经验构建起独属自己的文学世界，字里行间流露出地方特色的韵味，恰似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肇始兴起的现代乡土文学的一种创作新模式的致敬。周作人曾提倡文学：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正的思想和文艺。这种踏在泥土地上的真实感能使创作者更容易触及人们的心灵深处，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的强势冲击以及网络文化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有根”的文学创作更显得掷地有声。

王石斌“福宁传奇”系列小说在虚构的文学世界里注入了真实的生活印记，也展现出了福宁府（州）的芸芸众生在这些破碎的、无法缝补的命运里，想要好好活下去的一种韧劲。如果要在故乡文化书写史上留下印记，王石斌显然不应止步于一册故事集。如何将个人化的乡土经验，升华为对社会人生的普遍观照，是他今后创作中值得持续探索的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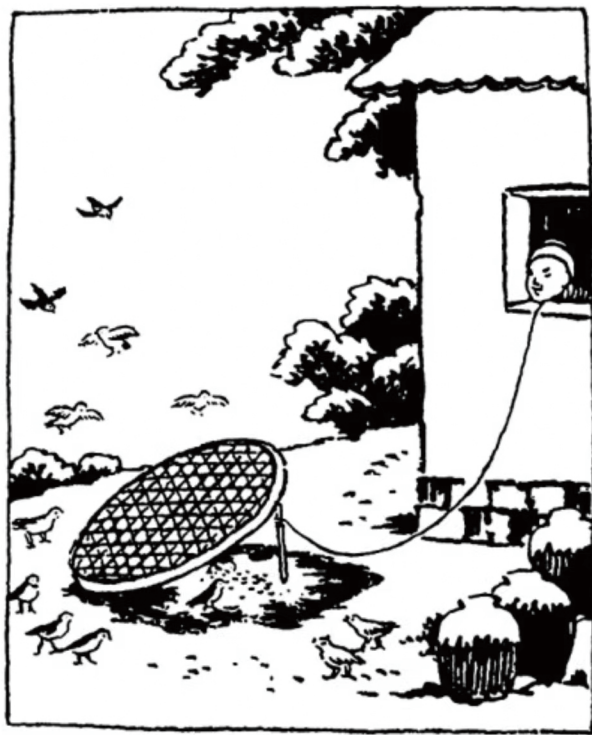
博物书写的本真性追求

● 郑丽霞

近年来，当代散文创作接续博物书写传统，作家对自然万物投以关注的目光，通过“我”的视角对“物”展开细腻观察和细致描绘，并且在“格物”时融入现代意识，特别是突出“物”的本真和情感的本真，从而让“物”的特征和价值呈现出新的风貌，给读者以美妙的阅读体验。

博物散文重考证，善勾连，在引经据典中书写“物”的历史，包括物候、地理、文化等维度，形成“物”的知识考古学，彰显“博物君子”的文化底蕴。同写蜡梅，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征引苏轼、黄庭坚、谢翱的蜡梅诗，马俊江在《文心雕草》中则涉及王安石的《红梅》、范成大的《梅谱》，以及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周瘦鹃的《花木丛中》等。作家们旁征博引，将“物”置于一条文化的河流之中加以审视和揣摩，让作品饱含浓郁的文化韵致，颇有“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当代博物作家在继承和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力求把“物”从繁重的象征意义之中跳脱出来，回到“生命的童年”，回到“刚出发的那个时刻”。

中国文学有托物言志、寄物抒情的传统，比如梅兰竹菊意象寄寓着作者对生命意志的持守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春秋时期孔子曰：“气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东晋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宋代苏轼慨叹“不可居无竹”。元代王冕笔下的墨梅具有“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特点。在他们的观念中，诸如梅兰竹菊的“物”富有隐逸、高洁、柔韧等象征意义，



丰子恺所绘“百草园”

表达着作者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不过，古典文学中“物”的象征性有时过于稳定，成为一种刻板、牢固的文化符号，从而失去本真性的自然存在，鲜活的“物”早就被贴上了简单的标签。钱锺书曾经提及好的写作“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当代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阿来就对“咏花而不见花”的“不及物”审美态度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试图展开具有本真性

追求的博物书写，还原“物”为“物”，据“物”写“物”，呈现“我”对“物”的观察与感受。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作家力求破除古典文学意象与真实物的区隔，部分跳脱出“物”与“人”之间僵化的象征意义，书写“物”自然的、原始的、本真的状态。“物”不再只是人的精神与品格的媒介载体，也是自行独立的审美对象。自然之“物”从背景成为主角，这种转变不仅是创作手法的革新，更是审美观念的深刻变革。

回到“物”的本真状态，并非冷冰冰的自然科普，作家在坚持突出“物”的科学性基础上，擅长以细腻的视角观察自然之“物”，使用充满诗意的文学笔法和审美笔触描绘“物”的特性。于是，作家笔下的“物”蕴藏着他们的情感和记忆，构建起有温度、有个性、有格调的博物写作。这种博物散文给读者以丰赡的自然知识，又提供丰盈的审美愉悦，实现文学性与科学性的相互交融。

马浩在《谁染枫林醉》中以科学的语言解释枫叶由绿转红的缘由，即枫树叶片细胞液呈酸性，随即笔锋一转，慨叹枫叶历经春、夏，饱经风霜，终成红枫。这使得枫树由绿转红的现象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审美问题。阿来在《贴梗海棠》中，以文学性的语言书写海棠花的植物学特点：“那花一朵一朵一律五只单瓣，不似绢的轻薄，而有绸子般肥厚且色彩明丽同时沉着的质感。”把海棠花瓣比作绸子，形象而又熨帖。李元胜则以白描和拟人手法书写螳螂：“修长如箭的身体，颈部超长，腹部也超长，而且动作优雅、从容有如深山里的文人。”他在《寻花问虫》中时常对自己发现的花和虫表达出惊叹与喜爱之情。阿来也注重呈现“寻花历程”，沉醉于花朵对自己的情感馈赠。有的作家以自然之“物”作为情感媒介，以回忆为通道，展现创作主体对于人事变迁的感喟，表达“物”带来的生活哲思。马俊江在《杨柳依依》中通过“杨树”怀想老家的房屋，在《“龙”是水边红蓼花》中怀

想北方老家的院子和二姐。这些博物散文以“物”联结新旧时空，在浓浓的回忆之中由“我”的一己情感通达“我们”共同的情感世界。

在传统散文中，大自然往往承担着一一种风景或者一种衬托的角色，而在当代博物散文中，作家习惯把“自然”作为主体对象展开书写。他们走出书斋，亲近自然、观察自然、思考自然，挖掘自然现象背后蕴含的秘密。只有复归自然，无功利地探求自然，做到超然物外，还原一个出世般怡然自得的“真我”，才能从实践意义上完成对自由心灵的追寻。马俊江坦言对自然之“物”的态度是“只管审美，无关实用”。阿来认为以往的植物知识过于注重道德内涵的挖掘，也过于追求实用价值，作家可以从身边的草木之中学习一点植物学知识，学习欣赏“物”的美感。当代博物散文家书写自然之“物”，追求是自己亲眼所见的，是自己侧耳倾听的，是真实而真切的自然存在。通过这种真实的书写，作家们原原本本呈现“物”的自然之美，突出内心的本真性情感，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这种创作实践，不仅可以丰富当代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审美体验，培育一种在自然万物中发现美、欣赏美的生活方式，进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乐于用心感受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真。

当下，自然博物知识浩如烟海，触手可及。当人们打开新媒介，各种博物知识纷至沓来、应接不暇。这对于博物散文写作而言是一个挑战。好的博物写作不应该是既有知识的堆叠和累加，不是干巴的内容简介、文字说明，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化独享，而应当是创作主体充满情感的独到观察和用心表达，如汪曾祺的写作，把博物知识从幽深的书斋请出来，使之走在阳光下、住在人世间，与作者的具身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情感等巧妙融合，面向社会，面向读者，使之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真实可信、亲切可人。

黄中华：于诗画耦合处，觅艺术理想家园

● 笔 间

认识黄中华先生一晃十几年了。他经历了自己的油画创作从少年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个属于他历史进程中，个人艺术成就与学术地位相互耦合，此次艺术作品展是他博士毕业前的一个成果展，更是他作为青年画家的一次正式个展。

2009年，黄中华本科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基地班油画专业，随后开始教职工作。多年以后，他决然辞职，攻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学位。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直在研究与创作的路上，平静专注地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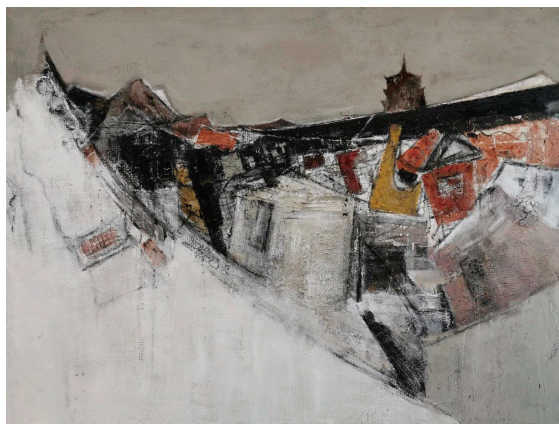
我与黄中华有着三个共同的爱好：绘画、艺术评论（黄中华为艺术学博士生）以及诗歌。于我而言，诗歌是职业所在；于中华而言算是爱好。他虽零星写过一些诗词，没有发表，仅与我共同探讨过。如他笔下所写：“从前美，土墙素罐均可入画，美在水清天蓝，美在单纯，美在单一，从前美，连落灰都是清雅的。”这短短数语，体现了他感受周遭世事的心境与审美体验。他心中有诗，这份诗意自然而然地流淌于他的画作之中。

苏轼曾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维摩诘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传统中国绘画里，诗画融合的范例屡见不鲜；然而，中国诗歌元素融入西方绘画的创作却相对少见。黄中华的作品中，便有以诗词命名的佳作，如《海潮——春色满园关不住》《心潮——可爱深红爱浅红》。这两幅作品均以海边场景为蓝本，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一幅借鉴客观对象，采用写意油画的方式创作；另一幅则源于主观内心感受，以抽象表现手法呈现。故而在作品命名上，一为“海潮”，一为“心

潮”。两幅作品的颜料皆溢出外框，这既是他研究的课题，也是他突破传统绘画束缚的方式，更是对“春色满园关不住”诗意的一种具象化表达。“可爱深红爱浅红”这句诗取自杜甫《江畔独步寻花·其五》中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中华以深红与浅红为主色调，搭配少量黑色，色彩既充满活力又不失稳重。

近年来，黄中华多以撰写论文为日常事务，但偶得外出写生，即成为他心灵释放的出口。那压在心底的万千思绪，宛如被囚禁的飞鸟，终于在诗境与画境的交融中重获自由。当笔触在画布上轻盈舞动，思绪也随之飘飞，化作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正如他所记录的心境：“在不画画的日子里，满地的树叶被黄金分割着，空中的云时明时暗，天边忽暖忽冷，心间常有感叹。在不画画的日子里，光阴在发间冷却。”“拾起一片不起眼的思绪，淡泊在午夜的树荫里。熙攘的月光搁浅了墙角，褪色的夜梦惊蛰了过往。”

其中，《春的气息》亦是诗画一体的融合佳作。



家园之二 2020年

画面以绿色为主导，绿色象征着生命、希望与新生，它是大自然的底色，也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那鲜红与桃红的点缀，恰似黑暗中的明灯，为画面注入生机与活力，让人真切感受到春的力量与气息。这春，既是自然界真实的春天，也是他内心深处对生命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期许，是他当时心境的生动写照。可以说，正是在特定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中，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个人意志、自我气质的交融下，成就了如今的黄中华。

中国油画的当下，是在新旧观念、东西文化、社会与艺术、写实与表现、形式技术与思想的不断冲突、渗透、论争、融汇中逐步发展的。对于黄中华而言，他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同样经历了各种挣扎，面临着思维与创作的困境。

幸运的是，他具备喜欢思考、不断探索的精神，在摸索过程中展现出坚定的目的性与冷静客观的选择性。他没有盲目地一头扎进西方艺术的怀抱，也没有固守中国油画已有的高度，更没有退缩于简单概念化的所谓“民族化”思维方式。他严肃思考了中国油画的走向问题，既不匆忙下结论，也不直接投身于当下流行的当代艺术潮流。2025年国庆期间，在三坊七巷举办的展览中，他的博士生导师王裕亮为其定位主题为“耦合”，并在前言中指出四个方向的耦合，即不同材料、抽象与具象、内心与外界、中西绘画的“耦合”。这四个方向高度概括了黄中华艺术探索的指向。在我看来，“诗画”的耦合，也是他艺术创作中的亮点，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艺术之路上不断突破、创新。

个人认为，探讨黄中华的艺术创作，从在地文化元素出发去探寻他精神家园的抵达，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他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感走向历史，又从历史中感悟回归生活，并擅长从绘画角度凝练抽象表达的形象。例如《家园之二》，整幅作品以马鞍墙符号勾勒坊巷家园的场景，用色浑厚大胆，笔触流畅自然，展现出他民族艺术的独特底色。这与他

创作生涯中逐渐形成的、从师辈那里继承来的基础以及明确的研究思想密切相关。在各种耦合之中，他力图探寻中国油画走向新的理想的路径。

他创作过系列综合材料与漆画作品，这是他通过多元尝试来抵达自己创作路径的体现。从他的诸多作品中，我能看到他力图从生活、从时代中开启更深层次的寻觅。他着眼于“在地文化元素”，如福州三坊七巷地域建筑中的马鞍墙、门窗扇雕饰，以及乌塔、白塔等。他将这些地域文化元素从画布延伸至生活，从现实家园中抓取精髓，提炼为油画的构图骨架与笔触逻辑，让这些“家园记忆”成为画面的情感内核。无论是白塔、乌塔还是家园系列作品，在黄中华的笔下，都不是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呈现，而是染上了一层墨韵与诗意，让油画不止于写景，更蕴含着家园的精神底色。他用色极为大胆，有些天空以红色笔触表达，意蕴历史文化空间；以暖灰色调铺陈古厝的沉静；用赭石色点染马鞍墙的岁月感；用透明罩染体现家园里的记忆。《家园》系列以及《海港清风》《晚风》《风起》《岁月无边》《城》《文心意韵》等作品，无不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写实精神，同时又洋溢着大气的写意气息。空间感增强了，主次虚实层次丰富了，作品具有了传统文人画的气息，却又运用着古典的油画语言。特别是综合材料的运用，让他的作品走出自己原有的绘画语境，迈开了新的步履。

黄中华在内省与外察中探寻自我理想所在与气质所长，沉着地坚持这一艺术观念，又不自我封闭。因此，他的创作也就展示了一种高雅化和“高贵”的品位，这种“高贵”是需要一个艺术家不断“克制”“抽取”，至少意味着一种风格化的强调，而俗气则更自由、更本能地抵达自己心中的绘画语境。那就是他在烟火现实与水墨理想的油画对话，构建起他的画布上的家园，一半烟火现实，一半油画理想，用画笔让现实里的乡愁与理想中的家园在画布上完成双向奔赴与相拥。

福建文艺家风采



紫气东来



◎ 郑金星

郑金星，民盟盟员，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一级/高级技师，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陶瓷艺术大师，泉州市非遗（德化瓷烧制技艺）传承人。现任福建省雕刻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理事、德化县万玉陶瓷研究所艺术总监。

师承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李甲栈，从事雕塑创作30余年，作品荣获国内外工艺美术类评比（大奖赛）金银铜奖40多项。多件作品被中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佛教协会、扎什伦布寺、中国陶瓷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等收藏。



鱼篮观音



祥云观音